

備旨

上論語卷之壹

文魁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上論卷一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商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元增訂

孔子

學而章旨

論語

論是議論語是答述此書是記孔子平日與門弟子講學論治相問答之言語故名曰論語分上下兩篇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

仲尼魯國人是說

學而時習之

學謂所知所行皆效先聖賢之所為也而承上起下之辭時習是時時溫習

先聖父叔梁紇娶施氏生之意總一學字貫首節時九女無子妾習而說得此學也中節朋

生孟皮病足來而樂公此學也末節不乃求婚於顏

氏顏氏三女全重在時習上三節各上

無間斷其功之指所不亦說乎也乎是贊歎辭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知之理所能之事言

以幼女徵在何學字有用字人不知字

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

妻之徵在禱宜略頓方覺下面數字有

於尼丘之山進步三不亦乎字有使其

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

生孔子因名自證自驗意

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夫子示人心

有麒麟吐玉上句是為學不已其功下

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學之全功意

書於闕里其言自得於心也學兼知行

故也若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則心與理相融而所知者益

文曰水精之註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

子繼衰周為知言也復其初者復本性

素王顏氏異之善以行言也重時習上

之以繡紱繫倪字形容時習之驗須得樂

而信從者厭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既有得而人信不信從則

有朋自遠方來

自是由來是

不亦樂乎

樂

麟角信宿而只可自喻不能告人意不
去誕生之夕亦字有不期然而然意

有二龍繞室

有朋節旨

五老降庭五

上句言學致同類之從下

老五星之精

是慶吾道得廣其傳也重

也顏氏之房

遠方上但講朋來不可涉

聞鈞天之樂

聲氣一路悅屬自心樂兼

空中有聲云

人已有廣狹而無淺深

天感生聖子

人不節旨

故降以和樂

上句言學至於不尤人下

之音孔子生

是信其為成德之士也重

有異質

不愠上要說得細註可玩

有子

愠與憂有別憂者為天下

有若魯人為

是公底愠者為一已是私

人強識好古

底君子地位儘高

道○孔子既

有子章旨

沒弟子思慕

此章有子欲人務孝弟以

之以有若狀

行仁上節言人能孝弟自

似孔子相與

無不仁之事已伏下節案

共立為師如

而下節極言孝弟之量以

孔子時也他

申明上節意總見孝弟之

日弟子進問

重不可不先務也

曰昔夫子出

有子節旨

行使弟子持

首句一頓不好犯上作亂

吾之悅雖深亦未能達於外也今有同類之朋自遠方來則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
眾將見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不亦
歡欣宣暢比於
悅更為發舒乎
○人不知
人泛指眾人上而君相下而士
民皆在內不知是不知其學也
而不愠
不愠只不
改其悅樂
不亦君

子乎
君子兼識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
高養粹說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
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
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足以及人固為可樂苟人或不見知而心稍有不平則猶有近名之累尚未足為君
子也若今人不我知慮之泰然略無愠怒之意則吾致吾知而境之逆者不足以搖
吾心也吾力吾行而事之變者不足以易吾志也品詣純粹不亦卓然
特立而為成德之君子乎夫學由說而樂以至於君子學之能事畢矣
補顧麟士云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
為人是為子
而好犯上者鮮矣
犯上如疾行先長之類是
小不順的事上如分尊於

我年長於我者皆是不
不好犯上
是過
而好作亂者
作亂是大
不順之事
未之有也
決無
註有

單指父兄者作人字看
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講
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有子欲人務孝弟意曰天下惟孝弟為至重誠使其為人也能孝以善事父母弟以
善事兄長則其心和順而好干犯在上之人者鮮矣既不好犯上而不為小不順之

事顧乃好作亂而為大不
君子務本
君子是有仁民
本立而道生
立是植立不搖
道是天下事理

順之事者未有此理也

○君子務本

君子是有仁民

本立而道生

立是植立不搖

兩具已而果一直說下見得人能孝弟生是雨弟子問曰則其心和順豈有不仁之夫子何以知事就現成說此為人與下之子曰詩不為仁為字虛實不同

君子節旨

云乎月難於此節極言孝弟之重首二畢俾滂沱矣

昨暮月不宿句泛言君子務本有益下畢乎他日月是推其本之所在也務有

宿畢竟不雨聚精會神意立有栽培牢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

商瞿年長無固意生有活潑洋溢意本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其母為妻立無工夫全在務字既立而其道自生凡事皆然而況於孝弟乎若吾所謂孝弟也者本一念之和順推

室孔子使之上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之仁民愛物皆是心也其即行仁之本與學焉務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矣豈但犯

齊瞿母請之本而孝弟實行仁之第一亂不作孔子曰無憂事故亦可名曰本而已哉

瞿年四一後補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當有五丈夫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

子已而果然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先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

敢問夫子何生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以知此有若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戒人不可徇外意曰有德者必有言根心者必生色言與色未始非仁也若巧好其

默然無以應乃推行仁道之大自此始言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以悅人之觀則是務外而不務內少矣其心德之仁矣學

遂避師席○耳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者可不知所戒哉

檀弓子游曰主於孝弟之一理也仁就

甚哉有子之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

言似夫子也巧言全旨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吾是我日是每日三省是以為人謀是代人而不忠乎忠

三事省察吾身此句且虛

此章戒人徇外也。上句是盡心有視若與朋友交。朋友是同類之而不信乎。信是誠實不欺凡事傳謂受師致飾於外下句是喪其中已事之意。與朋友交。朋友是相交。而信乎。皆實不但言語也。傳之傳。不

之所有講巧令須與仁字對勘與後足恭章不同鮮矣者夫子渾厚之辭要說得婉然辭雖婉而警人之意甚切。

三省全旨
此章曾子毋自欺之學也。以吾身句作冒下三句正詳其事當以省字貫首兼註改之加勉二意非是截然不省別事只是見得此三省實有纖毫未盡處省其用功之密如此。補信不習是當下便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省也。

馬融曰司馬較急耳為人謀主一事說與朋友泛說忠存於己就

步百為畝畝心上說信見於物就事上說戒自欺是曾子一生得力學問謀不忠交不信傳

百為夫三說戒自欺是曾子一生得力學問謀不忠交不信傳

為屋三為力學問謀不忠交不信傳

井井十為通不習均切吾身故欺人欺

通十為成友欺師總為自欺但三不

出革車一乘字須說得細微方合曾子

千乘之賦其身分乎字正省字精神乃

地千成○包自己搜尋有疚處

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使民以時。節用而愛人。信是此心專一不敢輕慢事是國。信是始終如一不朝令夕改。節用而愛人。節不

儉嗇乃是裁抑冗費用是國家。使民以時。使是役使。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

支用愛是保愛人兼臣民說。民指百姓。註。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

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

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

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

咸曰古者井

田方里為井

千井為乘百

里之國適千

乘也○朱子

曰車乘之說

疑馬氏為可

據馬說八百

家出車一乘

包說八十家

出車一乘一

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

八牛馬兵甲

芻糧悉具恐

非八十家所

能給也

故又另言之

至冬乃役則在農畢是

補以時大綱此云農隙兼

春夏秋乃時中節目

弟子全旨

道千全旨

此章論治國之要本君心

說五者皆政之大體未及

政之詳者如禮樂刑政綱

紀文章諸條件也但君心

即於事上見之敬者處事

無忽心信者臨民無欺心

節者用財無侈心愛者待

人無忍心以時者無自便

妨民之心照註五者平列

有缺一不可意若數者以

敬為主及反覆相因之說

俱係推原敬信節愛句內

用兩而字見道千乘者既

須如此又須如彼也時使

乃愛人中一事王政重農

故又另言之

至冬乃役則在農畢是

補以時大綱此云農隙兼

春夏秋乃時中節目

弟子全旨

蓋重行而濟以文也弟子

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講夫子論

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講治國之

要曰人君治千乘之大國其要有五國之事至難理也必主一無適以敬其事而猶

慮生攜貳之端則誠其號令而信於民焉國之用至難給也必量入為出以節其用

而猶慮開寡恩之漸則周恤保養而愛乎人焉至於國有興作役使於民則以農隙

之時而不取妨其耕耘收穫之務焉治國而能行此五者則大本立而禮樂刑政可

舉矣

○子曰弟子是為人弟

為入子者入則孝入是在家庭內孝

出則弟出是在宗族間弟

謹是所行謹慎凡出入起居動

作威儀皆是信是所言誠實

於眾行有餘力隨所行凡有閒暇處

則以學文則即也學文非專考上

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眾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

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

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

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講夫子示幼學之準曰人生德業端自弟子

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講為弟子者入於內則溫清定省以盡其孝

出於外則徐行後長以盡其弟由是行必致其謹而有常言必主於信而有實又必

汎愛眾人以廣其量親近仁者以求其益行此數者而一有餘暇之力則以學夫詩

書六藝之文焉不惟驗所行之實事亦足以發本來之聰明矣補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六事畢然後學文也

子夏

二字作一冒責成弟子正

實事亦足以發本來之聰明矣補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六事畢然後學文也

下商字子夏見父兄之教不可以不先

敬上交下接言弟子所以立本謹行信

商之行也仁弟子所以接物餘力字

能誦其義以活看是隨時有空閒處則

文學著名為便一息放心也倪氏曰文

人性不弘好行二首以本末重輕言則

論精微時人行為重此章先行後文是

無以尚之嘗也以知行先後則文為

返衛見讀史先四教章先文後行是也

志者曰晉師賢賢全旨

伐秦三豕渡此章見學貴敦倫意上四

政焉○子夏

○子夏曰賢賢易色上賢字作好字看下賢字指有德賢人易移也色女色事父母能竭其力竭是盡而無餘力是分所當為

勢所能為者事君能致其身致身不必限定捨身只是鞠躬盡瘁不論常變不顧利害皆是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信是言如其心

雖曰末學雖曰是設言末學以生質之美言吾必謂之學矣學以明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

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

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

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

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

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

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重躬行之實學曰學莫貴於盡倫有人於此賢人之賢而卻似移易其好色之心其

好善何誠也事父母則竭盡其力之所能為其事親何誠也事君則知有君不知有

身能委致其身而不顧其事君何誠也與朋友交則言如是心亦如是而無不實之

事父母能竭其力竭是盡而無餘力是分所當為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信是言如其心

○子曰君子指自修者言不重則不威不重是氣質輕浮意兼語言動學則不固學兼知行不固

有暫得暫失意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夫子示人以自

亦承不重來乎內故不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講修之全功曰厚

重所以蓄德也為君子者苟動容之間不以厚重自持則示人以可慢之形而不見

有可畏之威吾知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雖有所學亦隨得隨失而不堅固矣是

○子曰君子指自修者言不重則不威不重是氣質輕浮意兼語言動學則不固學兼知行不固

有暫得暫失意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夫子示人以自

亦承不重來乎內故不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講修之全功曰厚

重所以蓄德也為君子者苟動容之間不以厚重自持則示人以可慢之形而不見

有可畏之威吾知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雖有所學亦隨得隨失而不堅固矣是

曰詩之於事日用飲工夫人若實能盡也昭乎若日偷卽此是學更有何學饒

月燦乎如星雙峯曰必好善有誠方能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

辰上有堯舜行下三事可見賢賢是為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之道下有三學第一要著而思動而為無一念之虛偽則學之本立矣

王之義雖居不重章旨已則無益

蓬戶之中彈此章言君子自修之道首而有損

琴以詠先王節為學之基次節為學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

之風亦可以本三節恐人累我之學四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發憤忘食矣節恐我自累其學前二節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

各單講後二節作對可也補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

不重節旨馬改過所以自新故有過當速改不可畏難苟安而學之補蔡虛齋曰先言不重

此言自修之道要厚重首言言不厚重下兩句言其舉為學之弊欲人有以立其質後言忠信擇

弊見厚重之不可已也重友改過者是舉為學之要欲人知所用其功

在正衣冠尊瞻視上

主忠節旨

此言自修之道在於存誠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

忠信兼所存所發看忠為實心信為實事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

無友節旨化之則其德會子示至孝之化曰民之厚薄惟上所致若為民上者致慎於終而亦歸於厚也

此言自修之道當慎取友皆慎終追遠復其德之本然而歸補朱子曰慎終追遠乃天理人情之不容己者自友者交也是活字不如已於厚矣為人上者可不端本哉

即上厚重忠信不若己也於厚矣為人上者可不端本哉

○主忠信

主是常存意忠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信是誠實之心

○無友不如己者

友作交字看不如己是學問不似我者無毋通禁止辭也

○過則勿憚改

過是無心之失

○慎終追遠

慎終以喪言追遠以祭言

○民德歸厚矣

民德是民孝思之德歸是復還本有意厚是不偷薄

○補

補是上所當盡非為化民而為之也然能如此則

○禮

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

○化

化之則其德會子示至孝之化曰民之厚薄惟上所致若為民上者致慎於終而亦歸於厚也

○歸

歸是上所當盡非為化民而為之也然能如此則

○補

補是上所當盡非為化民而為之也然能如此則

○禮

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

○化

化之則其德會子示至孝之化曰民之厚薄惟上所致若為民上者致慎於終而亦歸於厚也

○歸

歸是上所當盡非為化民而為之也然能如此則

○補

補是上所當盡非為化民而為之也然能如此則

○禮

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

○化

化之則其德會子示至孝之化曰民之厚薄惟上所致若為民上者致慎於終而亦歸於厚也

○歸

歸是上所當盡非為化民而為之也然能如此則

○補

補是上所當盡非為化民而為之也然能如此則

○禮

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

○化

化之則其德會子示至孝之化曰民之厚薄惟上所致若為民上者致慎於終而亦歸於厚也

○歸

歸是上所當盡非為化民而為之也然能如此則

○補

補是上所當盡非為化民而為之也然能如此則

四書補註簡言

上論卷一

子禽 過則節旨 此言自修之道當速改過

充齊人子車 過亦就在偶不厚重不忠 弟陳子車死 信不擇友之失上看

於衛其妻與

慎終全旨

其家大夫謀 此章為當時為民上者忽

以殉葬定而 略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

後陳子亢至 而發要歸重在上者說慎

以告曰夫子 終單指父母追遠自父母

疾莫養於下 至遠祖皆然此正自處於

請以殉葬子 厚處歸厚亦只是慎終追

充曰以殉葬 遠而各念所生也歸字妙

非禮也雖然 可見厚是固有的

則彼疾當養 子禽章旨

者孰若妻與 此章見夫子盛德感人之

宰得已則吾 妙重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欲已不得已 句上節子禽之問是疑以

則吾欲以二 求聞政下節子貢之答是

子者之為之 言以得聞政子禽意原重

也於是弗果 在求子貢提出一得字全

用在自然與 有心上分別求

子貢 與皆是有心 得則自然

衛人田常欲 子禽節旨 作亂於齊憚 天子至邦原 要觀風察政

己德厚矣故民亦化而厚須知是說民德不是說民 風風有滄滴德無同異孝親之心正是所同得處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 謂凡所必聞其政 至之邦必聞其政 聞是商度是非議論得失 謂政指邦之綱紀法度

因革損 求之與 求 是夫子有 抑與之與 與是邦君有心問夫子二 子禽姓陳名亢 與字是疑而未決之辭 註子貢姓端木名

益者 心去問邦君 與字是疑而未決之辭 註子貢姓端木名

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 與字是疑而未決之辭 註子貢姓端木名

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註子禽不知夫子聞政之由故問於子貢曰夫子周旋

夫子有意於邦君求之而得聞與抑邦君有意於夫 註子禽不知夫子聞政之由故問於子貢曰夫子周旋

子與之而得聞與是子禽以常人之情窺夫子也 註子禽不知夫子聞政之由故問於子貢曰夫子周旋

得之 溫即不慘暴不刻薄意良即平坦無險險意恭訓莊敬莊主容敬主心中發

外也儉即容貌收斂而不放肆非儉約之謂讓即不矜己而推善以與人意得

之是得聞其政有人君 夫子之求之也 就搭上文此是夫子之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

感悅來就而取正意 夫子之求之也 就搭上文此是夫子之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

與 言異乎他人之求必屈己訪 溫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

問而後得也要見未嘗求意 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

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

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

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

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

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

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型而樂告之者

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 講子貢曉之曰夫子之聞政非求亦非與也蓋其盛德積

高國鮑晏故不忍忘天下之心子禽原
移其兵欲以重求邊觀抑字可見

伐魯孔子問子貢節旨

之謂門弟子溫良恭儉讓俱是以德容

曰夫魯墳墓之接於人者言惟其盛德

所處父母之積於中故有此德容發著

國國危如此於外然亦皆就子貢看出

二三子何為在夫子初不自知也五德

莫出子路請雖一時俱形還宜逐字發

出孔子止之揮得字方有根據畢竟邦

子張請行孔君與之而後夫子得之然

子弗許子貢不謂之與者與則發自邦

請行孔子許君得則感自夫子也未二

之故子貢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

出存魯亂齊明夫子之未嘗求耳須依

破矣疆晉而語氣含蓄講下而不求之

霸越○子貢意躍然於言外方可

常相魯衛家父在全旨

累千金卒終此章論觀人子之法為父

於齊○齊景子志趨事為不同者言之

公問子貢曰上二句觀志行大概以知

孔子之聖何其人之善惡下二句就觀

終身戴天不語氣相因遞下重在不忍

制而儉謙遜而讓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問而夫子因以得聞之耳
夫曰得之即擬之為與不可也而何況於求是夫子誠不可以求言也然亦何必不
以求言就子所云求者而論我夫子之以盛德自然之感求之也其諸異乎他

人之所為求之與而奈何以求與淺視之也噫若子貢者洵可謂善觀聖人矣

云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請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

人後已謂之讓五者夫子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全在無心感動見盛德之應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在權不由己志即行父沒觀其行父沒便見事權由己行即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句緊連觀其行說無改是心不忍改道可謂孝矣孝從人子

猶事也是父平日所常行者略就好邊說可謂孝矣孝從人子

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

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

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人之法曰欲觀人子之孝不於其迹而於其心當父在之時已不得以自專故但

觀其志向之邪正及父沒之後始得以自專故觀其行事之得失然亦未見其孝也

又必父沒三年之後無遽改於父所行之道焉雖

得自自專之時猶有不忍死親之心斯可謂孝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和對嚴字看先王之道先王乃制禮者道即禮

為美斯即此也承和字來美正與貴字相應惟

其有得於和斯其所以可貴而為美耳

小大由之小是小事即威儀三千大

是小事即禮儀三百由是

從指天下後世言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

指先王所制之禮言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

指先王所制之禮言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

知天之高也忘親上輯語云開口便說終身履地不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

知地之厚也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句賜之事孔子纔講孝則上面說箇甚

譬如渴操壺禮之章旨此章有子辨和以維禮也

杓就江海而上節言禮中之和以示人去又安知江見禮非煩苦之具下節言

海之深乎景禮外之和以警人見不行公曰子得毋非禮之過蓋因當時有徒

太譽乎子貢和之弊故特原禮以救之曰賜何敢譽禮之節旨

尚慮不及耳為貴言禮行於和下即制賜譽仲尼譬禮之本於和說上二句已

如兩手捧土包下三句意下不過發明而附泰山其上二句耳道即禮也斯指

無益亦明矣和說美即貴也小大由即使不譽仲尼禮之用也朱子謂心安便

譬如兩手挹是和至嚴處即是至和處泰山其無損不分兩概

亦明矣景公有所節旨不行言和有不行下推其

曰善哉豈其不行之故也亦字與前相

然乎○衛侯不行之故也亦字與前相

會吳於鄆吳應言無和之禮固不可貴

始也

謹行於遠恥辱也恥由內生辱自外

至全在改恭時見因不失其親

依得人是謹交於始也亦可宗

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講有子維禮意曰禮在天下本是嚴肅然皆出於自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然而非勉強故其為用必和而不迫安於天理順

乎人情乃為得禮之本意而可貴是禮也即先王之道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斯其所以為美而可法可傳故天下後世小事而曲禮三千大事而禮儀三百莫不

由於先王有所不行有是容或有之意不行是不能推之天下後世無弊意知和而和

之道也○有所不行有是容或有之意不行是不能推之天下後世無弊意知和而和

下名分皆不以禮節之禮節本體之嚴者節是亦不可行也

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難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

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

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講夫禮既貴於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和則凡為和

者宜無不可行矣而有所不行者何哉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以禮節其情之過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施之小大亦不可行也此可見過

嚴則拘拘非禮也過和則肆肆亦非禮也用禮者其審諸禮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

裏更有甚禮這便是不可行

○有子曰信近於義近義謂合於事理之言可復也全在約信恭近於禮近禮謂無

宜是謹言於始也言可復也全在約信恭近於禮近禮謂無

時見之恭近於禮近禮謂無

過不及是

近禮謂無

過不及是

過不及是

人審衛侯之無禮之和亦不可行知和
舍子貢請束知字不必深咎知和一
錦以行見太於和方是弊時解歸咎於
宰嚭曰子若知字非許東陽曰此說用
秋衛君是墮禮前節是推原後節是防
弊

或者難以窮
乎乃舍衛侯

信近全旨

此章示人遠悔之要三上
句是能謹於始三下句是
無悔於終要知慎始即所
以慮終故言可復遠恥辱
亦可宗不於復之遠之宗

之之日而後信之也即當
其約信致恭因親之時而
已可信矣但三者要淺看
信是約誓非誠信也恭是
儀容謙恭因則偶爾因依

朱子謂近只是合曰近日
不失必平日有精義明禮
知人工夫方能如此

君子全旨

此章學君子好學之心以
勉人文勢有三折意實一
氣相承不求安飽者正一

也宗是終身可宗
全在因時見之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
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
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
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
矣有子示人以謹始之道曰言行交際人之大節存焉世之悔於其終者亦以始
之不謹耳人當約信之始即慮其終之可復與否而求近於合宜之義則言必
可踐而復也當致恭之始即慮其終之恥辱何如而求近於中節之禮則遠於內愧
之恥外羞之辱也當因依之始即慮其終之可宗與否而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

以宗而主之也夫言行交際能謹於始
而無悔於終如此君子尚其謹始哉

○子曰君子是謀道
之人

食無求飽

二無字作不暇字
看飽是厭足意

居無求安

居是宅身安是
安樂自便意

敏於事

敏是奮迅意事兼
而行即求道之事

而慎於言

慎是謹慎度其
可言則言意

就有道而正焉

就親近意有道是事言
之準正兼講明觀法二

意
謂是稱說好有汲汲求進意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

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
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
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
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學然學非難而好為難也惟君子食未嘗不飽而志無暇於求飽居未嘗不安而志
無暇於求安一惟敏於所行之事以勉其所不足慎於所出之言不敢盡其所有餘
然猶不敢自是也必親就有道德之人以正其事言之是非焉斯

誠有見於道之無窮無時無處而不在於學也可謂好學也已
補蔡虛齋曰好學
者務欲得乎道

其心於敬事慎言而敬事
慎言此心猶不自是又必
就正有道總是好學無窮
之心但好學二字在無求
敏慎就正數字內見得有
孜孜不自己意若缺一即
不全矣有道者此人之身
與道爲一也就正隨事隨
言皆就正非待事言畢纔
就正可謂句是難解不是
贊辭

貧而章旨
此章見道無終窮學無止
境也首節是論貧富者守
不如化下二節因其能悟
而辭之言詩俱在學問上
說通章以未若二字作主
以知來知字作骨

貧而節旨
無諂無驕全是以理制欲
故曰自守可也就自守上
說雖曰僅可亦不得遽下
不足之辭下面未若轉身
方有力處貧多不堪其憂

不求安飽者志在道也敬事慎言者用功於道
之實事也就正有道者欲使吾之道恰好無差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 貧是無財諂是心困於無而屈於
人無諂則處貧而不爲貧所移矣 富而無驕 富是豐財驕是心
恃其有而於於人

無驕則處富而 何如 是問其人學 子貢曰可也 可在自
不爲富所淫矣 力造就之境 守上說 未若貧而樂 未若是不如樂
而好禮者也 好禮是凡事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弱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
皆有節文意 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
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
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貧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
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 子貢先貧後富嘗用力於自守者乃問於夫子
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曰貧易諂富易驕人情也今有人焉處貧不爲

貧困而無所卑屈處富不爲富動而無所驕矜所造若此果何如也夫子曰貧無諂
富無驕是不溺於貧富之中而知所自守視世之驕諂者異矣其亦可也然無諂猶
知有貧不若貧而樂心廣體胖併其貧而忘之無驕猶知有富不若富而好禮處
善循理併其富而忘之夫子答子貢之言如此蓋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也 ○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四如字指爲學言 其斯之謂與 斯指凡學問而言
此二句是詩辭 乃夫子未若中所

舍之理不專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
貧富一端 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
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 子貢聞言而悟曰我以無諂無驕爲至矣
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而夫子猶有貧而樂富而好禮之言是天

下之理無終窮而學問之功無止息也詩有云君子之學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
磋之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其斯義理無窮之謂與 ○

○

○

故以樂屬貧處富鮮克由禮故以好禮屬富要之貧而樂非樂乎貧貧自有其樂也富而好禮非是欲守其富乃自去好禮耳

詩云節言

此節要為子貢感悟自歎光景非問語切琢是無詔無驕影子磋磨是樂與好禮影子斯字指可也未若之謂引詩之意須放寬說不專在處貧富上

賜也節言

上句許以言詩要得鼓動語氣下句推可與言詩之故始可與者言必如此人方可與言非自今始之說全重知來上往來字宜活看只是子貢觸類旁通意

不患全旨

北辰 艾千子曰北辰於患人不知已者下一轉辰與極星是語患不知人直說向內去兩件辰非星蓋自己見得道理然後能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始方也詩指全經言告諸往而知來者往是已言指貧富之道來是未言指淇澳之詩註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鶩於虛遠謂天子稱許之曰吾因貧富而言未若賜即由未若而言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詩其哉賜之善於言詩哉必如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補此與子夏可與言詩雖俱是許之辭然語意不同子夏是因詩悟

貧富悟詩 禮子貢是因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 患是憂慮人該得廣凡君臣朋友皆是不已知是人不知己之善 患不知人也 不知人是

之是非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己之善 謹 夫子示人以爲己之學曰 邪正 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君子之學求在我而已我 誠是與正矣即人知之於己無加人或不知於己無損不患人之不知也惟患不 知人之是非邪正耳蓋不知人則無以取是而舍非從正而遠邪此則所當深患也

補章內兩知字不同上知字是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字是欲兼知人之善惡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 德是躬行心得之理以德是 譬如北辰 是譬君象居其所 是無為而眾

星共之 之指北辰言眾星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 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

乃天之樞紐知人自己道理不明如何
天動處所謂能知人可見知人正以為
天無星處曰己不然何異方人

辰是也緣人

為政全旨

要認此為極此章言德化之盛欲為政
就傍取一小者知所尚也通重為政句
星謂之極星為政以德德不在政外所
其北辰則非謂科條之設皆以躬行心

其極星也

○得者運之也但以德則人

朱子曰天圓

自感化不見有為之迹非

而動包乎地全無有為也此句已寓無
外地方而靜為而民歸意下正詳此意
處乎天中故耳北辰為天之極譬為政
天之形半覆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

乎地上半繞

其所譬人君之無為眾星

乎地下而左

其之譬天下歸之也

旋不息其樞

詩三全旨

紐不動之處此章夫子以讀詩之要示
則在乎南北人首句是舉詩之全下是
之端焉謂之揭詩之要重思無邪不重

極者猶屋脊

一言思字最當玩思既無

之謂極也然

邪言行皆無邪矣須要發

南極低入地

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

三十六度故

總使人思無邪或問是作

其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
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
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服眾

馬則無為而天下歸之譬如北極之辰尊居其所寂然不動而眾星皆四面旋繞以
其向之也是可見北辰無為而眾星以情屬大君無為而萬民以德從此無為之化
同天之治也觀天象

○子曰詩三百

詩是詩經三百

一言以蔽之

可蓋全詩之義

辭是斷

思無邪思是

無邪是心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
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
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
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

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

以學詩之要曰詩之為經自關雎以至殷武蓋有三百篇之多然其中有一言之約

可以盡蓋全經之義者如魯頌駉篇曰思無邪是已蓋凡詩之言善者以為勸惡者

以為戒其用皆歸於使人無邪思也則此

朱子曰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言之

思無邪之一言豈不足以蔽全詩之義哉

三百篇只是一思無邪折言之則一篇

中自有一思無邪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作一句讀

○子曰道之以政

道是引民為善以去惡政者法制示

齊之以刑

齊是一其趨刑是

民使之為善禁令戒民使不為惡驅民不得不為善

周圍七十二詩者發於性情之正百朱去惡以濟政
度常隱不見子曰鄭衛諸詩係本人自之不及者 **民免而無恥** 免是苟且免罪恥是羞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

北極高出地作夫子存此以示戒安可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講** 夫子示為治者當審所尚曰政

三十六度故皆謂得性情之正只要讀而本末辨於其間矣誠使人君治民道之以法令之政至有民之不從者又齊之以

周圍七十二詩者思無邪耳 **道之章旨** 為惡之心仍在也是上以法 **道之以德** 道是躬先倡率意德是躬行心 **齊之以禮**

北極之星正此章言治道之淺深欲人治民民亦以法應之如此 **道之以德** 得謂為善去惡以為天下先也 **齊之以禮**

在常見不隱君審所尚也政刑德禮皆指五禮 **有恥且格** 恥是恥其不善 **禮** 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

七十二度之為治者所不可廢但以政而不動其旁則民日遷善而不自知兩 **者** 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中常居其所刑不過使民遠罪以德禮 **者** 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則經星隨天節雖平列要歸重下節 **者** 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左旋日月五以政節旨 **者** 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緯右轉更迭上二句言人君徒用法以 **者** 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隱見皆是環為治下言民心畏法以從 **者** 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繞而歸向之治見政刑獲效之淺免是 **者** 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天樞有五刑之效無恥是政之效刑

星其前一明即政中不平

者主太子其以德節旨

二最明者太上下言言人君端本之治

乙主帝座其下言言人有格心之化見德

三主庶子其禮獲效之深有德禮雖用

四主后其後政刑終是德禮之政刑有

一開得些子恥是德之效格是禮之效

凡所以致知力行者皆於此端其趨而為之汲汲矣

○三十而立立是堅守得定

不為事物搖奪

註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而志于學乃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理 **註** 古者十五而

是方入大學之時 **而志于學** 志有汲汲於此意學訓大學 **註** 古者十五而

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 **講** 夫子自敘其進學以勉人曰理以日進而

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講** 無窮功以積勤而有獲吾蓋身歷之而知

其然矣猶憶吾十有五之時而即有志於大學之道 **三十而立** 立是堅守得定

凡所以致知力行者皆於此端其趨而為之汲汲矣 **三十而立** 立是堅守得定

此孰淺孰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補** 相形處自見不可全將政刑貶壞

矣是上以心感民民亦以心應之如此 **補** 相形處自見不可全將政刑貶壞

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 **講** 若使道民

以使其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講** 若使道民

其法也而皆本於躬行之心德民固觀感而興起矣而稟有厚薄感有淺深之不

者又齊之以中正之禮抑其過引其不及則民不惟有恥於不善而且格以至於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而志于學乃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理 **註** 古者十五而

而不甚明者 禮即在德中不平
主帝都極星 吾十章旨

也○北辰如 此章聖人自述進學之序
輪之轂如磨 以為學者法逐句皆從體

之臍如門之 驗得來中間數而字正夫
樞未嘗不動 子獨覺其進處須知是七

而動於其所 十時之言自志學至耳順
故註云不動 俱要做追述語氣總註不

如人主憂勞 躡等不半塗是鐵板兩柱
無逸裁決萬 吾十節旨

幾而垂裳恭 吾字領起一章志學是徹
己人自不見 始徹終事直須結裏在不

其作為之迹 踰矩上志字最有力
也 三十節旨

志是要求道 猶是兩件立
便脚下已踏 著了動搖不

得此即據德 地位
四十節旨

立尚著力持 守須費權衡
不惑則於道 理脫然有悟

應酬之間 迎刃而解何用
守為此誠立 而明通之時

五十節旨
不惑隨事物 上見這道理

有以自立則 守之
固而無所事 志矣
然向於道而 已猶未得乎 道也積十五年 持守之功至於 三十

而無所 用志矣
○四十而不 惑
是於事物上 於事物之所 當然皆無所 疑

假於用力 又加以十年 玩索涵養之 功而進於四 十則於道

之所當然 者幾微必析 毫釐必察知 極其明而守 更無事矣

源頭
○天命即天 道之流行而 賦於物者乃 事物所以當

積十年至 於五十則天 命之賦於物 而為事物所 以然之故者

皆無不知 悟發用之大 原會萬殊之 一本豈第不 惑而已哉

無不通
○六十而耳 順
是

之境界
○七十而從 心所欲
是隨心

之理即順 於心此自知 命以來若
○七十而從 心所欲
是隨心

一定不 易之理
從隨也矩法 度之器所以 為方者也隨 其心之所欲 而自不過於 法度安

進後人也 立能自立於 斯道也不惑 則無所疑矣 知天命窮理 盡性也耳順 所聞皆

通也從心 所欲不踰矩 則不勉而中 矣又曰孔子 自言其進德 之序如此者 聖人未

必然但為 學者立法使 之盈科而後 進成章而後 達耳胡氏曰 聖人之教亦 多術然

其要使人 不失其本心 而已欲得此 心者惟志乎 聖人所示之 學循其序而 進焉至

於一疵不 存萬理明盡 之後則其日 用之間本心 瑩然隨所意 欲莫非至理 蓋心即

體欲即用 體即道用即 義聲為律而 身為度矣又 曰聖人言此 一以示學者 當優游

涵泳不可 躡等而進一 以示學者當 日就月將不 可半塗而廢 也愚謂聖人 生知安

行固無積 累之漸然其 心未嘗自謂 已至此也是 其日用之間 必有獨覺其 進而入

是事上知知天命知道
理所以然是理上知輯語
云工夫喫緊在前三節雖
聖人生安想亦煞用力來
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
積去

六十節旨

知命猶要思纔容少思便

孟子曰
有違逆不得言順耳順是

道理爛熟外邊物理皆吾

心所具故一觸即通如聞

○孟懿子問孝 問孝是問
孝親之道 子曰無違 此句且
虛講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
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問孝親

禮無以立吾

七十節旨

耳順是理會得熟由外人

曰無違 夫子之意欲以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

發樊遲之問也 子曰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

曰孔丘聖人

丙而無不通此是運用得

故語樊遲 子曰不能復問夫子恐他錯認從親之令為無違故因樊遲御車而夫

子告之曰向者孟孫問孝親之道於我我對曰孝道在於無違不識孟

獲沒必屬說

人心體就是矩心體流動

孫果喻我 全在我對曰三字上斡旋不可實

○樊遲曰何謂也 何謂不是疑辭言

與何忌於夫

處就是欲從心所欲不踰

意否也 講無違若實講仍是首節語矣

○樊遲曰何謂也 何謂不是疑辭言

子使事之而

矩謂欲處皆矩也

無違 子曰生事之以禮 生是父母存日事就供奉儀文說三之字

死葬之以禮 死葬

其位故孟懿

此章夫子以禮論孝所以

殮儀文 祭之以禮 祭就禴祠烝嘗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

就殮

叔師事仲尼

字首節無違便舍末節意

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

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

樊遲魯人齊旨正欲使聞於懿子也

師伐魯及清

孟懿節旨

再求帥左師懿子不問忠而問孝明欲

樊遲為右季以不得為者致之親便是

孫曰須也弱不能以禮念頭無違二字

再有曰年雖不可說違親亦不可說違

少能用命師理只說孝為順德一念一

及齊師戰於事不可違自始至終不可

郊齊師自稷違註不肯於理且勿露

曲師不踰溝

樊遲節旨

樊遲曰非不懿子學禮於孔子必與諸

能也不信子

弟子相識語樊遲欲其達

也請三刻而

於懿子耳

從之

何謂節旨

孟武伯

禮即理也不曰理而曰禮

武伯一名洩

增損也要暗切名分上講

清之役孟孺

重不可太過邊方得徹三

子洩帥右師

家之意

戰敗而奔

孟武全旨

武伯負氣好

此章見人子當以體親心

勝將圍馬於

為孝武伯世家子弟必有

成成宰不受

溺於宴安鳩毒者故直以

怒襲成從者

父母愛子之心動之知父

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

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一循乎得為之分事之以禮焉

亦思其可為之理而不敢縱雖

無違但其令或不善耳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惟字不作獨字看正惓惓不忘意其疾指人

子之疾憂是無時不憂非特有疾時憂也

武伯懿子之子名蕤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

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

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

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母也吾試告子以父母愛子之心馬父母愛子之心惠愛保恤無所不至惟恐子之

有疾常以為憂也人子能體親之心則知所以保己之身而無貽父母憂矣豈非孝

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

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誠意不足禮文不謹是也何以別乎

樊遲魯人齊旨正欲使聞於懿子也

師伐魯及清

孟懿節旨

再求帥左師懿子不問忠而問孝明欲

樊遲為右季以不得為者致之親便是

孫曰須也弱不能以禮念頭無違二字

再有曰年雖不可說違親亦不可說違

少能用命師理只說孝為順德一念一

及齊師戰於事不可違自始至終不可

郊齊師自稷違註不肯於理且勿露

曲師不踰溝

樊遲節旨

樊遲曰非不懿子學禮於孔子必與諸

能也不信子

弟子相識語樊遲欲其達

也請三刻而

於懿子耳

從之

何謂節旨

孟武伯

禮即理也不曰理而曰禮

武伯一名洩

增損也要暗切名分上講

清之役孟孺

重不可太過邊方得徹三

子洩帥右師

家之意

戰敗而奔

孟武全旨

武伯負氣好

此章見人子當以體親心

勝將圍馬於

為孝武伯世家子弟必有

成成宰不受

溺於宴安鳩毒者故直以

怒襲成從者

父母愛子之心動之知父

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

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一循乎得為之分事之以禮焉

亦思其可為之理而不敢縱雖

無違但其令或不善耳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惟字不作獨字看正惓惓不忘意其疾指人

子之疾憂是無時不憂非特有疾時憂也

武伯懿子之子名蕤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

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

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

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母也吾試告子以父母愛子之心馬父母愛子之心惠愛保恤無所不至惟恐子之

有疾常以為憂也人子能體親之心則知所以保己之身而無貽父母憂矣豈非孝

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

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誠意不足禮文不謹是也何以別乎

不得入後又
伐成
子事親之心如何矣重守

子游
身以體父母之心上
子游全旨

聖門號為習
禮又特以文
學稱其宰武
城以禮樂為

教邑人皆絃
歌子游嘗從
孔子適衛與
將軍子蘭相

善使之受學
於夫子○季
康子以子產
比孔子子游

曰譬子產之
於夫子其猶
浸水之與天
雨乎浸水所

及人得而知
之天雨所及
人不得而知
之也

香能之奉養
有財者能之

至則與養大
矣狎恩恃愛
恐其愛踰於
以是深警發

子游問孝子
曰色難
色愉色難是
不可偽為意

事是父兄
弟子服其勞
是以身代
有酒食

是父兄之勞
父兄之勞
色難謂事親
之際性

○子夏問孝
子曰色難
色愉色難是
不可偽為意

先生饌與食
曾是以為孝
指有事二句
曾是以為孝

色愉色難是
不可偽為意
指有事二句
曾是以為孝

色愉色難是
不可偽為意
指有事二句
曾是以為孝

色愉色難是
不可偽為意
指有事二句
曾是以為孝

色愉色難是
不可偽為意
指有事二句
曾是以為孝

色愉色難是
不可偽為意
指有事二句
曾是以為孝

色愉色難是
不可偽為意
指有事二句
曾是以為孝

色愉色難是
不可偽為意
指有事二句
曾是以為孝

色愉色難是
不可偽為意
指有事二句
曾是以為孝

色愉色難是
不可偽為意
指有事二句
曾是以為孝

色愉色難是
不可偽為意
指有事二句
曾是以為孝

犬

犬狗之有懸能特孝之末耳末句言不

此非全然不孝然可強而

難正反言以見性學力並至

蹄者也清異

錄曰犬曰守

難也其必天性學力並至

門使

馬

而後有此乎

吾與全旨

地精為馬馬

此章夫子抑揚其辭深嘉

八尺以上為顏子之悟道非初見其如

龍七尺以上

愚而終知其不愚也夫子

久而終知其不愚也夫子

為駮

久知回之不愚必曰退而

察其私居日用之際則見動靜語默亦足以發明吾所言之理然後知回也向之不

酒

首其私者見非無證之空

違乃其默識心融無待於疑問者也誠不

周禮酒正掌

言也如愚只是形容不違

愚也使其果愚安能足以發之若是哉

酒之政令

○意不愚正在足發處見發

其私乃見能發亦足以三字神情如此

酒書云酒者

字最有力發非言語發明

○子曰視其所以視是大略看他

帝王所以頤

謂其發揮於日用躬行之

以兼善惡說

養天下享祀

間也故註兼動靜語默說

○觀其所由觀是用意看由

祈福扶衰養

亦足以發雖是體道但只

善者必為君子為惡者必為小人而人品得其槩矣

氣百福之會

要證其不愚意總歸於悟

○觀其所由觀是用意看由

非酒不行

道也

○察其所安察是看得深安又

食

視其章旨

○察其所安察是看得深安又

周禮膳夫掌

此章言觀人之法由著而

者其意之誠偽未可知也又必觀其意之所由

王之食飲食

至微上三句是觀人無遺

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

用六穀○黃

法末二句是知人無遁情

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帝始蒸穀為

視其節旨

夫所由之未善者固不必察矣而所

飯

視觀察
以屬事視以是落手第一
把柄視其善惡以別其為

殺梁傳曰常

君子小人

事曰視非常

觀其節旨

曰觀觀詳於
由屬意觀由是第二層細
視也易曰仰
看法所由有誠偽在乃為

以觀於天文
已為人之辨也

俯以察於地
察其節旨

理察密於觀
安屬心察安又是第三層
細看法所安是他平日存

也
主習熟處安與勉對但勿
講似察其所不安

師
人焉節旨

楊子云務學
須捲上三項事申說重言
以深明知人之道如此警

不如求師師
人意在言外

者人之模範
溫故全旨

也○孫卿子
此章為為人師者而發上

曰師習有四
句是為學而有得於心下

而傳習不與
是為應人之求也蓋溫

焉尊嚴而憚
故能知新則不滯於有

可以為師者
限之見聞而足以盡乎無

艾而信可以
窮之義理隨問隨應隨疑

為師誦說而
隨解故學者非必定要為

不凌犯可以
隨解故學者非必定要為

為師知微而
隨解故學者非必定要為

論可以為師
隨解故學者非必定要為

必察其心之所樂者何如果樂於善則已
不然則亦暫為之耳安能久而不變哉

○人為慶哉
由所安之人

人為慶哉
言

之善惡決不能
焉何也慶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
講蓋自以而由而
逃也重不善邊
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講安在人者既從

外而究其內自視而觀而察在我者又因略而致其詳雖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然能
飾所以而逃吾之視必不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與飾所安而逃吾之察人安得而

藏匿之哉人安得而藏匿之哉雖補
視在外觀在內觀在一時察在終身程註

然欲用是法者尤自知言窮理始
知言窮理是察人根子窮理又知言根子

○子曰溫故而知新
溫即是時習知
可以為師矣
重可以應人求上
註溫尋繹也
故者舊所

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
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

意互相
講夫子重心得之學意曰天下之道昔所見聞者謂之
發也
新入能優游涵泳溫習平舊聞之故而於其未見未聞之理自能觸類旁

通而每有知新之益則義理愈推愈出不窮於應可以為師
溫故知新與中庸不

而待人之求矣不然徒執成說以應天下其所應能幾何哉
補同中庸是兩件事此

只是一件事中庸重溫故此重知新中庸之故是存於己此是聞於
人以為師全在知新上來可以云者言未至此不足以為師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是器血作材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
字看不可說壞
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講

夫子示人成德之學曰人之以一材一藝名者若器血焉非全材也惟成德之君子
義精養邃其體無不具斯用無不周守常通變無在不宜豈若器之各適其用而以

一材一藝
黃勉齋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

名者哉
補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補
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補
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補
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補
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補
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補
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人師曰可以為者自所得者而言

不器全旨

此章見君子有全材之用君子是盡格致誠正之修裕齊治均平之術者所謂體無不具也故大用則大效小用則小效隨所用而皆通註體無不具在君子李內蓋自學問中來

先行全旨

此章見君子重行之心是專論君子不是泛論言行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作一句讀子貢多言未免行有不及故夫子於其問君子即在言處引之欲使其言皆所既行也須提言為主而以其所言為實學周而全旨

此章辨君子小人之待人不同二句平看上句重周下句重比不在廣狹上分在公私上分君子善與人

○子曰問君子

是問君子之實

子曰先其言

先其言者

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子貢問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子貢問君子之序而已但凡口所欲言者必一一先見之躬行無有虧欠而後從而言於既行之後焉則是言行相顧豈非篤實之君子乎賜亦法君子之先行○補不是要言方去行亦不是行了定要言總是重行之心行其言三字拆開不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不比即在周上見

小人比而不周

不周即在比上見

周普偏也比偏黨也

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講夫子論君子小人情之異曰君子小人心不同故其與人親取舍之幾也○厚亦異君子之心出於公凡理所當愛者無不親厚之可謂普偏而周而不至於偏黨之比小人心出於私凡情所可徇者皆欲親厚之殆失之偏黨而比而不知有普偏之周要之君子而周不惟周於君子且能周於小人小人而比不惟比於小人且欲比於君子君子而不比不惟不比於小人抑且不比於君子小人而不周不惟不周於君子並且不周於小人此公私相反之間而君子小人之所以○補王觀濤曰周與比是相反者非相似而實不同之說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學謂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

思而不學則殆

思謂求索其○不致者心故

同雖有時寡合不害其為
周小人樂其同已雖有時
泛交不免於為比周比在
習其理於事則危而不安
見驕泰在處已上見
學而全旨

與思俱兼知行言

此章見學思偏廢則各有
弊也上句重不思下句重
不學罔殆各承上看出罔

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
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
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
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入於其中矣
平異端之道而欲精之則其言彌近理而愈足以惑人不惟吾一身之
害且將率天下之人日趨於邪妄之歸而莫之覺其為害豈不甚哉

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
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
即之安

攻乎全旨

此章示人當正其學術不
可他用其心也上句言惑
邪之深下句言貽害之大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誨是教女作汝知是心曉得
明白之指道言有啟悟他意
知之為知之
者二之字指事物

攻字重看蓋異端雖有禍
天下之機而勢未暢惟攻
則窮其異中之趣害滋甚
矣

由誨全旨

不知為不知
不知是其識有不逮
是知也
是指上知之二句說
由孔子弟子

此章教子路以真知也知
之體具於心無所蔽乃

謂之知哉惟於理之得於知識所及者固以為知之於理之限於知識所未及者亦
直以為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然知與不知皆昭然於吾心而無所蔽是乃所

子張

足言知是知全在不欺其謂知也況由此實心求學自不難物補註強不知亦須善看子路非明以不知強為心之明說六知字不同首格知至矣何必強不知以為知哉補知乃認理未真自聖人看來見其不知耳觀尾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死孔裡之難便見

子張陳人美

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知

功不伐貴位之二句申講重不知邊是不喜不侮不知何與首句相應言現在

既不自欺不害為知況由其學必不純矣

○子張學子祿學是為學子祿是說他心內未忘必有發見於辭色者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講子張從師于求也祿仕者之俸也講事於學

○子曰多聞闕疑多是廣博聞指天下古今之理言闕是姑舍置意慎言其餘是不敢放

行也○子張一層說

問禮孔子曰子張章旨

治國而無禮此章教子張以為己之學

警猶警之無重多聞六句正示以言行相俛俵乎何之當修乃為已實學也未

所之○子張句帶言祿即在此耳

既除喪而見子張節旨

子之琴和之

此記者之辭子張干祿亦

而和彈之而是胸中有所蘊欲發洩而

成聲作而曰見諸事耳不可太說壞干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多聞節旨

寡尤寡悔總承上三層寡

者是下許多工夫不可言

無只可言寡二則字正寡

尤悔難除光景且不自曰尤

○子曰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子曰多聞闕疑

悔寡而曰寡尤悔謂多聞為寡較多見而闕之慎之者乃所進一步

以寡其尤悔也全是收斂篤實之功祿在其中只言其理如此見不必干意

哀公全旨

此章見人君當公其舉錯以服民也著眼在舉錯兩字哀公之問重在求服於民夫子之答欲其求端於

己直者民心所欲舉枉者民心所欲錯合其所欲故

服反其所欲故不服必直體到民所實受處纔見得服字真趣不說君子小人而說直枉極妙性直最惹

季康子桓子之庶子也○是非所以易錯惟枉最善

康子欲以田迎合所以易舉則字有不

賦使再有訪必驅以政迫以刑意

季康全旨

諸孔子孔子曰已不識也此章見治人當先正己康

君子行度於子意在使字欲民之盡其

禮施取其厚道夫子意在則字欲上之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何為是何所作為意民指魯國之民言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是取而用

制行循乎正理者錯凡見棄不用皆是枉是立心制行拂乎正理者

則民服是服其羣

舉枉錯諸直是舉錯不合義則民不服

是心從而非之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舍置也諸取

此二句反上看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

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

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君何所作為而能得民心之服也孔子對曰民心所服者義也君能舉順理之直者而使之在位錯眾枉

之不直者而不濫舉則舉錯合義即合乎萬民之心夫誰有不服若於枉者而反舉

之於眾直者而反錯之則舉錯不合義即拂乎萬民

之心其誰服之君欲服民亦於舉錯間加之意而已

而毅然舉錯之則民服其斷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

敬是民無敢慢於我忠是民無敢欺於我

勸是民無敢怠於為善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莊主容貌卻非色莊之

孝慈則忠

望民意

舉

舉

上論卷一

從其薄如是他使字臨莊孝慈舉教即則以丘足矣不使之使也莊雖在容貌若不度於禮上亦要根心說孝慈二者則以丘足矣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而法則有周三句亦各重上半截三則所教者

公之典在若字有神化意有自然意欲苟而行又或謂章旨何訪焉弗聽此章見正家亦為政也乾卒用田賦侯之役昭公不得正其終也書君陳定公不得正其始其於倫周書王若曰紀何有哉故或人期夫子君陳惟爾令以為政之事夫子則告之德孝恭惟孝以為政之道

友于兄弟克或謂節旨施有政命汝或人疑夫子不仕以為政尹茲東郊敬重新君嗣位上哉王成王君書云節旨

陳臣名夫子引書言為政不專在觀軌於仕以明己不仕之故惟

重銘曰員蓋孝重讀友亦從孝來施於象天方輿則有政又從孝友來有政政

○或謂孔子曰或是時人不子奚不為政子指孔子奚何也為政是出仕而秉國政在故或人疑其不

為政或人疑而謂孔子曰新君嗣位之初正君子○子曰書云孝乎云當言字孝

惟孝友于兄弟惟是獨孝是善事父施於有政施是推行意有政是

政是字指上二其字指居位說上○子曰書云孝乎云當言字孝

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

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

之至理亦託言以答之曰子以我不為政盜觀周書之云孝乎書言惟君陳能孝

不外是託言以答之曰子以我不為政盜觀周書之云孝乎書言惟君陳能孝

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施於一家以為一家之政書之所言如是則是以已

之正而正家之人是亦為政矣奚必居位治民乃為為政乎故苟可以正人政行於

補卑序長幼使一家之老者安少者懷是一家之

補卑序長幼使一家之老者安少者懷是一家之

補卑序長幼使一家之老者安少者懷是一家之

補卑序長幼使一家之老者安少者懷是一家之

補卑序長幼使一家之老者安少者懷是一家之

地輪法陰陽字君陳篇原指國政夫子
動不相離合解以爲一家之政耳末句
之謙虛疏達奚字與上節應

政也若居位治民其道不過如此故註曰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開通兩端耶尊卑是從
邪尊卑是從此章夫子爲無信者傲亦
觀軌之用信維風意也揭出人字人之
義所同○蘇所以爲人全在信無信則
子由云觀軌失其所以爲人故用而字

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鈞衡以駕馬者謂夫子慨無信者之不可行曰信乃
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 輓軌是車與牛馬相

輓端持輓者轉下不知其可卽是不可
也車與牛馬以行但宜渾舍下三句卽

有輓軌而後可行也若大車無輓而失其所以駕牛者小車無軌而失其所以駕馬

者則輪轅雖設祇虛車耳其何所藉以行之哉人而無信亦猶是也如之何其可耶

得輓軌而交虛車之不可行以明喻之
我與物得信也何以行以字著力有決

斷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可知是可知全知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

而交損益 子張章旨

白虎通曰夏此章見觀世只在理而不
人之王教以在數子張欲知來以數夫

○子曰殷因於夏禮 殷是湯國號因是依夏是
夏禮 禹國號禮就大體上看

忠其失野救子則以理之顯然者告之
野之失莫如通章以禮字作主蓋世變

敬殷人之三而禮不變也

所損益 損益就制度文爲上看
可知也 可知兼承

教以敬其失子張節旨

鬼救鬼之失子張此問重在知來亦是
莫如文周人他高明之病

雖百世可知也 可知亦指所因

之王教以文殷因節旨

其失薄救薄上六句言三代之迹有可

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

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

所革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

說 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

之王教以文殷因節旨

其失薄救薄上六句言三代之迹有可

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

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

所革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

說 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

之王教以文殷因節旨

其失薄救薄上六句言三代之迹有可

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

之失莫如忠知末二句言後世之事無不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

○朱子曰忠不可知也大凡有定者可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

只是渾然誠知無定者難知今此禮三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

慈質則漸有代相因是有定也雖有損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

形質制度文益不過善用其因是無定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

又就制度上而未始無定也故總曰可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加文采然亦知但可知二字有單就損來當觀既往彼殷繼夏而王也其所因乎夏者惟綱常之大禮而已至於制度文為

是後人命此益邊言者未免稍偏畢竟損其太過益其不及如易尚忠而尚質易建寅而建丑之類此其因革各有已然

名耳○陳氏兼因與損益看方周匝其之迹可考而知也周繼殷而王也其所因乎殷者惟綱常之大禮而已至於制度文

曰正正月也或二字是不敢必之辭寓為太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如易尚質而尚文易建丑而建子之類此其因其革各

不曰一月而尊周意有已然之迹可考而知也夫由已往以推將來則我周之天下十世十世固宜萬世

曰正月取王非其章旨無疆也其或有繼周而王者所因亦不過如夏殷周之相因所革亦不過如夏殷周

者居正之義此章為詔瀆鬼神不務民之損益雖百世之遠可推補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

義者發總要人循分意詔而知也豈但十世而已哉補只是要扶這三綱五常而已

與無勇俱就其事斷之非其節旨○子曰非其鬼而祭之其字指祭者言非其鬼是分

此節越乎分上言舉非分也鬼而越分以祭之是微福求媚其心失之詔瀆也雖祭亦何益哉

見義節旨見在知上看非謂真知灼見也義是理所無勇也此主氣言兩也字

此節歉乎分上言民義不為當為之事不為是利害牽制畏首畏尾意無勇也此主氣言兩也字

務下言正氣不充八佾全旨講義貴於勇為也苟見義理之當為乃退怯焉而不為是其志怠氣餒無自強

此章夫子正名分防亂階意忍字重凡亂臣賊子皆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

季氏

季氏乃季桓
子與孔子同
辭以誅其心不直正季氏

始於一念之忍故孔子微
○孔子謂季氏私議八佾舞於庭
天子八佾每佾用八人舞是樂舞舞千所以樂武

時其先季友
以戴儻有功
動季氏一點良心可見干

至於庭十字當作一句讀記者
語也是可忍九字方是孔子語
是**可忍也**是指舞八佾言可忍謂
全無惻然不自安之意
孰不可忍也孰字

左傳考仲子
之宮將萬焉
安處孰不可忍謂何往而

廣凡逆理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
之事皆是言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

公問羽數於
眾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

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
與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謹季氏桓子

用六大夫四
士二夫舞所
以節八音而

於其家廟之庭孔子親見其事而譏之謂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此事大矣是
尚恬然安意而忍為之也則凡逆理之事孰不可恬然安意而忍為之也哉蓋忍於

行八風故自
之○舞者樂
之容也有俯

無君則無
所不至矣

仰張翕行綴
長短之制
三家

○三家者三家皆桓公後姬
姓孟叔季其氏也以雍徹以用也雍徹是祭畢歌雍
子曰相維辟公維是

魯桓公適子
莊公為君庶
子慶父叔牙

辭辟公指天子穆穆天子是主祭之君此
助祭諸侯天子穆穆二句皆雍詩之辭
奚取於三家之堂也謂用相維辟公二句

子慶父叔牙
季友立為三

明卻反無味上章提出忍
字以其心之所不能安者
取者言無所取義也
而收其祖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

其義之所不當為者徹之

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
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

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

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乃

乃

家仲孫慶父
後叔孫叔牙

後季孫季友
後其改仲曰

孟者以此是
庶長不敢與

莊公同伯仲
叔季之次也

雍詩
有來雖離至

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

穆於薦廣牡
相子肆祀假

哉皇考綏子
孝子宣哲維

人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克

昌厥後綏我
眉壽介以繁

禮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註

此武王祭文
王之詩

人而全旨
此章為不仁而用禮樂者

為禮自其心之和樂者流
出即為樂心亡則心中不

敬不和雖用禮樂卻是龔
取於外不是從中流出也

林放章旨
此章見夫子維禮以維世

林放節旨
本字不可當作質字只就

大哉節旨
禮以本為重專事繁文則

武王祭文王之樂歌也周天子祭宗廟畢則歌此詩告成禮也三家大夫耳告都宮
而歌采蘋宜也乃歌雍以徹是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矣夫子譏之曰雍詩有
云助祭者維惠我之辟公主祭者有天子之穆穆是必有此義乃歌此詩也今三家
之堂助祭者果辟公乎主祭者果天子乎亦何所取義而歌之於其堂耶祗見其無
知妄作以取補上章是譏其不仁

○子曰人而不仁
德已亡如禮何
禮是威儀玉帛本心之敬德來
如禮何言使他不動無奈禮何

何樂是聲音舞蹈本心之和德來
如樂何是使他不動無奈樂何
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

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
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也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

發講夫子究禮樂之本曰仁者心之德禮樂之所由生也人苟失其心之德而不仁
也講則此心不敬而禮之本亡矣雖欲周旋於儀文以用夫禮而禮不為之用也其
如禮何哉人苟失其心之德而不仁則此心不和而樂之本亡矣雖欲從容於

禮樂原從人心和敬內制出不是外面具文不仁則
殘忍妄為開僭越之風生乖張之氣故禮樂不為用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姓林名放禮指禮
文本是本始對末字看註
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當世習於繁文林放有維禮
之心故問禮之本於夫子焉
○子曰大哉問
大哉是贊辭問指禮之本說大
處全在有關於世道人心上
○禮統言與
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
講天子以其不隨時逐末也稱
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講之曰大矣哉其子之問乎

林放

字子丘

禮之全體已在其中

其奢也宜儉

奢是侈靡過盛宜是心喪

喪是凶禮

與其易也宜戚

易在儀文上說也孟

林放問禮識其本也商瞿受易得其精也

此節正言本之所在首節禮字兼吉凶此禮字對喪字泛以吉禮言凡冠婚祭皆可就奢儉上說獨喪禮說不去故另言之兩句照註對講與宜字當玩宜儉宜戚是斂華就實返本之意非不得已而酌量之辭禮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者言

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未故也禮者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實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坏飲為之簞簋籩豆爵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構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禮試以禮之本言之禮貴得中奢與儉皆非中也然禮與其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禮華飾過於文而奢也毋宜簡約過於質而儉焉儉乃禮之本也喪亦貴得中易與戚皆非中也然喪與其節文習熟而易也毋宜過於哀痛慘恒而戚焉戚乃禮之本也誠能因儉戚以求其本由本以制其中而禮之全體在是矣

泰山

夷狄全旨

此章夫子慨世之辭春秋之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執國命是以夫子傷歎

泰山一名岱之

宗岱者代也

東方曰夷北方曰狄是化外之地

季氏全旨

此章夫子救越分之祭旅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東方物之始

諸夏亡作無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交代之處

泰山屬未然事故夫子欲

夫子傷時之僭亂而歎曰中國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素定也今觀夷狄

者長也言為再有救之能弗能只論冉

之邦且知有君長不如我諸夏之人反不知有君長而亡上下之分也可慨也已

羣嶽之長也

○季氏旅於泰山

五嶽視三公字是怪問語非婉商語嗎

祭山曰旅此句是記者之辭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責其不救正對曰有對

再有

呼以下正求不能救而夫

不能

有推到季

子曰嗚呼

之意

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乎

再求字子有

子代救之也末二句要透

非禮

上

禮祭名泰山

山名在魯地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

季氏祭之僭也

魯人仲弓之

發神不享非禮之祭意不

上

註

子名求時為季氏宰

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

嗚呼歎辭

言神不享非禮欲

云冉求有才

作較量語註中欲季氏知

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

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

夫子豈不知

其不可告也

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

藝以政事著

其無益句重進林放厲冉

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講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

季氏以大夫而欲旅於泰山

其僭甚矣

夫子欲止之故謂冉有曰

名仕為季氏

有意輕

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講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

季氏以大夫而欲旅於泰山

其僭甚矣

夫子欲止之故謂冉有曰

泰山非季氏

率進則理其

君子全旨

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講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

季氏以大夫而欲旅於泰山

其僭甚矣

夫子欲止之故謂冉有曰

泰山非季氏

官職退則受

此章以禮讓風天下意通

所當旅也

女為之宰

獨弗能救止之與

冉有對曰

季氏微福之心

勝吾不能救而止

教聖師為性

以君子無所爭句為主下

也

夫子歎曰

子如不救則

季氏將旅泰山矣

嗚呼曾謂

泰山之神肯享非禮之祭反

多謙退

○恭即其至易爭者以明其無

不如林放一魯人尚知禮之本

子吾固知其祭之必不享也

老郵幼不忘

爭也無爭全從平日涵養

子吾固知其祭之必不享也

子吾固知其祭之必不享也

賓旅好學博

臨時省察來所字要玩見

○子曰君子無所爭

君子是尚德之人

是爭競

必也射乎

必字有

揖讓而升

藝省物而勤

人我酬接之間君子總無

○子曰君子無所爭

君子是尚德之人

是爭競

必也射乎

必字有

揖讓而升

已是冉求之

爭所也必也句只喝起語

○子曰君子無所爭

君子是尚德之人

是爭競

必也射乎

必字有

揖讓而升

行也孔子語

言欲求其爭除非是射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

君子是尚德之人

是爭競

必也射乎

必字有

揖讓而升

之曰好學則

字是停涵想像之辭揖讓

○子曰君子無所爭

君子是尚德之人

是爭競

必也射乎

必字有

揖讓而升

知郵孤則惠

二字貫升下飲三層重讓

○子曰君子無所爭

君子是尚德之人

是爭競

必也射乎

必字有

揖讓而升

恭則近禮勤

字揖以行其讓也其爭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

君子是尚德之人

是爭競

必也射乎

必字有

揖讓而升

則有繼堯舜

君子與首句相應猶云當

○子曰君子無所爭

君子是尚德之人

是爭競

必也射乎

必字有

揖讓而升

篤恭以王天

其爭也依然然君子耳

○子曰君子無所爭

君子是尚德之人

是爭競

必也射乎

必字有

揖讓而升

下其稱之也

巧笑章旨

○子曰君子無所爭

君子是尚德之人

是爭競

必也射乎

必字有

揖讓而升

宜為國老

此章只是論詩上是因疑

○子曰君子無所爭

君子是尚德之人

是爭競

必也射乎

必字有

揖讓而升

揖讓

而釋其疑下是因悟而嘉

○子曰君子無所爭

君子是尚德之人

是爭競

必也射乎

必字有

揖讓而升

按大射司射其悟須要逐層生出
作三耦每二巧笑節旨

人爲一耦凡子夏之問謂素本無文絢
耦立堂下阼則有飾緣何以素作絢總

階之東南隅病在將爲字讀滑了
西面射時耦繪事節旨

同出次西面此夫子即繪事以釋詩辭
揖旋轉當作後字正破他爲字蓋詩非

階北面揖行言即素爲絢言先後之序
至階下北面耳是說既素了然後爲絢

揖然後升堂不是就把素做絢觀繪之
南面當序立後於素可見

樂作射者容禮後節旨
欲比禮節欲首句是子夏因詩悟學下

比樂各發四見夫子許以言詩也子夏
矢以較勝負會心其轉關只在一後字

卒射北面揖禮後之悟可謂知本矣起
如升時降復予二字最妙聖人胸中雖

位俟眾耦射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
降畢勝者仍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

前三揖不勝說起則一番精神與言詩
者升堂取豐正許他引觸之妙

上之解立飲夏禮全旨
凡飲酒必送此章夫子深爲二代發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句是賦言
人有美質也素以爲絢兮此句是比言人有美質

何謂也子夏疑詩只在素絢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
句蓋誤認一爲字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

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子夏有疑於詩而問曰逸詩有云巧笑
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謂倩兮而口輔之好美目盼兮而黑白以

分此言人之有美質可知也又曰素以爲絢兮
○子曰繪事後素即繪以證絢後字
重看正發明一爲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子曰禮後乎禮指儀
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絢非言素即是絢也乃是因素爲絢耳如今繪畫之事後於素
功者甚顯然也可見素必在先絢則在後此素以爲絢之說也

謂禮後於忠信也然忠信字
宜渾此句是悟語不是問語子曰起予者商也商是子
始可與言詩已矣始作方字
以後也可與是許之之辭言詩是究論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

三百篇義理不獨通於素絢之旨也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
子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揚氏曰甘受和白受

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

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意言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
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意也

子夏遂悟曰夫繪在素之後也然則世之所謂儀文之禮者其後乎必先有爲之
本者而後加以節文皆如此繪事矣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如此故夫子與之曰能

起發我之志意者是汝商也如此解詩始得其意於
章句之外而可與之言也已矣安得學者盡如商哉

爵今自飲而不必添維周意語意似不勸以示罰天子以已言為文獻望人

也射有三大之徵之耳只看兩吾能字射賓射燕射分明以文獻自任意但上

天子諸侯卿四句言古禮之無徵下推大夫皆有之其無徵之故而深惜之也

士無大射而然能言是闡先王之精意有賓射燕射於經制既湮之後能徵是

大射為祭祀定斯民之耳目於聖人不足射凡射中者作之時此與中庸所引不

得與於祭則意歸於欲證所言也文獻不足則意歸於欲證所言也

宋戴公時大禘自全旨夫正考父得此章當重又失禮上不足

商頌十二篇魯行禘之意在言外故此於周大師至禘字宜輕過全在既灌而

孔子編詩又在上見當時懈怠之失不亡其七篇可有不有以箴之也按禘禮

見文不足武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王封東樓公不曰不足觀而曰不欲觀

於杞魯僖二諷刺深婉十七年杞桓或問全旨

公來朝用夷此章夫子形容禘義深遠禮經書子貶意首句是或人究禘之義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禮就制度文為言夏禮是夏禹所損益者杞不足徵也杞國小而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宋雖霸而文獻不足故也文載禮之史獻識禮之人不足亦非全無但故典散亡老成凋

謝存十一於千百耳是文存則吾能徵之矣而信從意註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

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禮必有據而後傳言必有徵

而始信夏禹所創之禮吾能言其意而講明之然杞為夏之後而莫能存夏之禮不

足以證吾言也殷湯所創之禮吾能言其意而講明之然宋為殷之後而莫能存殷

禮之獻不足故也使文獻若足則吾能取之以證吾言矣今也不足不深可惜哉

補夫子志在述夏殷之禮以示來世所志不遂故發此歎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不飲有不屑意之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

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

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

之又可見獻說字深看下至斯乎是夫子難於言而示其意未句

不足門人因所示而記其實也

王者有禘有全重不知也三字不王不

禘諸侯只有禘固是言之當諱者然報

禘而無禘禘本追遠莫深於禘其說實

取合祖禘取是難知故以不知答之知

尊遠故為主其說者之於天下二句兼

者之大祭○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正

周禘帝嚳以以言其難知亦隱然見禘

后稷配魯禘為有天下事祭如章旨

文王以周公此章記夫子祭祀之誠意

配○三年一此章記事下節記其常言

裕則太祖東者以證之重首節

為本觀祭者觀其誠而已魯禘祭於太廟未灌之先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既灌之後則浸以懈怠禮器禮文皆虛飾也吾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或時人說指制子曰不知也遠說諱言意輕知其說者知字深看

之原享親之於天下也於字當治字看天下是隱然見其為天子之意其如示諸斯乎難意指其掌此句

諸斯之義是註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

記者之辭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

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天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或人

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見魯

行禘祭而疑之乃問禘祭之義其說何如夫子以禘之義非或人所及知而不王不

禘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但答之曰祭義莫深於禘蓋於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

又追遠惟聖人制之亦惟聖人知之吾不知其說也有能知禘祭之說者則理無不

明誠無不格推之於治天下也無難處之事無難化之人其如示諸斯乎門人記所

謂示諸斯者乃自指其掌言其明而且易也夫知禘之說即可以裕於治信乎其說之難知也

祭兼祖是若見祭神如神在外神夫子在官之祭如程子曰祭祭先祖也

廟之主昭南重兩如在字俱就心上看

穆北合食於孝是惻怛慈愛意思敬是

太廟禘則太謹凜儼恪意思總歸一誠

祖之所自出註言先祖則父母在其中

者東向惟以吾不節旨

太祖配之不此引夫子之言以實上節

兼羣廟之主之意蓋言已之祭人得而

為其尊遠不攝之已之精誠人不得而

如其祭外神也則敬心專一儼

如神明之上祭神何其誠耶

子曰是夫子平日之言

吾不與祭是有故或疾病

或不得已事

如不祭就心上說重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

誠非自致意註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

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

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先祖也則孝心純篤恍如先祖之在位祭先何其誠

門人記夫子祭祀之誠曰祭以誠為主吾夫子之祭

祭神祭外神也祭先

敢娶也

灌

攝之所歎不在禮而在心

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

禮記獻之屬此章夫子陰折權臣之心

吾不與祭如不祭謹嘗觀天子自言有曰吾當祭祀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

莫重於裸此問答俱是隱語賈說與竈

誠為實禮為虛也攝之則一念之孝敬不得以自伸祭雖已舉此心缺然如不祭

周道也灌以天子說天賈說嫡夫

也夫不與祭其心如此則與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圭璋既灌然無所禱何等義正辭嚴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後迎牲○朱

王孫節旨

子曰鬱鬯者

賈疑夫子在衛有求仕之

釀拒為酒煮

心故以與比君以鬯比已

鬱金香草和

欲其附己以進用也

之其氣芬芳

不然節旨

而條暢也周

不然二字甚是斬截深斥

禮鬱人鬯人

媚與媚竈之皆非下是折

掌其事○輔

媚與媚竈之無益也獲罪

氏曰周之祭

於天只是論理之當然纔

祀先以鬱鬯

言媚便逆理矣違道干進

王孫章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

吾不與祭如不祭謹嘗觀天子自言有曰吾當祭祀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

誠為實禮為虛也攝之則一念之孝敬不得以自伸祭雖已舉此心缺然如不祭

也夫不與祭其心如此則與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敢娶也

灌

禮記獻之屬

莫重於裸此

周道也灌以

圭璋既灌然

後迎牲○朱

子曰鬱鬯者

釀拒為酒煮

鬱金香草和

之其氣芬芳

而條暢也周

禮鬱人鬯人

掌其事○輔

氏曰周之祭

祀先以鬱鬯

攝之所歎不在禮而在心

王孫章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王孫節旨

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

吾不與祭如不祭謹嘗觀天子自言有曰吾當祭祀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

誠為實禮為虛也攝之則一念之孝敬不得以自伸祭雖已舉此心缺然如不祭

也夫不與祭其心如此則與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祭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矣

未嘗祭也

范氏曰

君子之祭

七日戒三

日齋必見

所祭者誠

之至也是

故郊則天

神格廟則

人鬼享皆

由已以致

之也有其

誠則有其

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

可不謹乎

將盟靈公於周雖有損益其大端亦出
自夏商從周乃文質得宜
謂語之故與之文非周末文勝之文
賈謀共叛晉
子入全旨
損益中得來
吾從周
是從其
監視也
二代夏商也
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

朝澤公以晉
此章見聖人爲禮辨之意
上二句是就祭而問禮之意
弗許其子王
詳下是因人之譏而自明
孫齊亦爲衛
其爲禮也禮以敬爲主宗

大夫
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
固無不知至於有司之事
與者室中隱
則亦有所不知者焉夫子
與之處也古
不知而問昭其敬也告之

者爲室戶不
以是禮非爲已辨爲禮辨
當中而近東
也恐人不知敬謹之爲禮
則西南隅最
爲深隱故謂
之與凡祭祀
射不全旨

及尊者常處
此章是聖人維禮射首句
引禮文下釋其意而證之
然古道不止一射今不如
竈造也創造
古亦豈止一射夫子獨舉

竈造也創造
易見者以傷德化之窮也
食火之主
主字要玩非禁其貫革只
人所以自養
不限定要貫革若必以貫
也五祀春祀
革爲主則失先王所以習

力之道末要繳今不復見意
射是禮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
爲因也人之力強者可
古之道也

射是禮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
爲因也人之力強者可
古之道也

射是禮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
爲因也人之力強者可
古之道也

射是禮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
爲因也人之力強者可
古之道也

射是禮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
爲因也人之力強者可
古之道也

射是禮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
爲因也人之力強者可
古之道也

射是禮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
爲因也人之力強者可
古之道也

戶夏祀竈中
祀門冬祀行
太廟

此章見聖人維禮之意欲

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講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故

公羊傳曰周

去餼羊子貢亦無甚深意

以然者蓋以人之力量有強弱不同等耳若主於貫革則無德而有力者得以顯其能

有德而無力者無以自見矣是道也乃我周盛時偃武修文尚德不尚力之道也而

公稱世室羣

耳並不會想到復禮上去

今安補古人亦止是禮射不主皮武射依

在哉舊貫革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

公稱宮周公

自夫子以愛禮點他愈見

他意思狹小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何以稱太廟

於魯封魯公

欲去是私議非問也告是告於祖廟告朔重奉行天子正

朔與告廟上見忠孝意朔是十二個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

以爲周公也

記者書法只下一之字便

見餼羊與告朔粘連如何

輕欲議去

邾是孔子父

所治之邑即

賜也節旨

章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邾

邾里也

魯君臣尚未敢顯然茂禮

事君全旨

禮射不主皮

者貴其容體

禮之非詔易辨惟以禮爲

比於樂不以

非徒爲自己分辨正是提

比於樂不以

動人心處禮如拜下鞠躬

賈革爲雋也

○子曰事君盡禮

禮射不主皮

此章見事君有當然之禮

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我愛其禮

禮射不主皮

此章見事君有當然之禮

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我愛其禮

禮射不主皮

此章見事君有當然之禮

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我愛其禮

禮射不主皮

此章見事君有當然之禮

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我愛其禮

禮射不主皮

此章見事君有當然之禮

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我愛其禮

禮射不主皮

此章見事君有當然之禮

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我愛其禮

禮射不主皮

此章見事君有當然之禮

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我愛其禮

禮射不主皮

此章見事君有當然之禮

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我愛其禮

禮射不主皮

此章見事君有當然之禮

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我愛其禮

禮射不主皮

此章見事君有當然之禮

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我愛其禮

禮射不主皮

此章見事君有當然之禮

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我愛其禮

○周禮庶民之類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無射禮因田簡慢故反以爲詔

定公全旨

主皮樂記所此章見君臣當各盡其道謂賁革軍旅是時定公承昭公之逐季孫擅廢立之權事使俱失

告朔

其道故夫子云然重各盡周禮太史頒當然之道上宜兩平看以

告朔於邦國禮以忠兩以字著力有舍

○天子用特此不可意

牛告其帝及關雎全旨

其神配以文此章欲學者識詩人性情

王武王諸侯之正樂與哀是性情不淫

用特羊告太不傷是性情之得其正全

祖謂之告朔重后妃之德宜配君子不

人君卽以此淫就在樂中不傷就在哀

日聽視此朔中故用兩而字串下哀樂

之政謂之視是宮人哀樂不是文王哀

朔亦謂之聽樂作文不必言宮人只言

朔○文公六詩人可也

年閏月不告哀公章旨

朔十六年四此章夫子責宰我之失言

不視朔公有宰我戰栗之對欲借社以

疾也自是公樹國威夫子恐其反以貽

註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詔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詔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詔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禮非有加於本分也必如是而後盡耳夫何人不以爲禮乃反指以爲媚君而詔也亦獨何哉禮教之不明深可慨矣

○定公問君使臣使是以上臨下之義臣事君事是以下奉上之義如之何是究事使之道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而不容一毫僭差者臣事君以忠而不敢一毫苟且者註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講定公問君之承事乎君其道果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之使臣易於簡必以禮敬之而盡乎禮文禮意之實臣之事君易於欺必以忠効之而盡乎忠愛忠敬之心則君臣各盡其道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樂是喜指琴瑟鐘鼓言不淫只是宜樂意哀而不傷哀是憂指寤寐反側言不傷只是宜哀意註關雎

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善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講夫子表詩人

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講性情之正意曰關雎之詩言后妃以德配君子其求而既得之則有琴瑟鐘鼓之樂然樂以德也非樂以欲也笑嘗失其正而至於淫乎方其求之未得則有寤寐反側之憂然憂以

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講夫子表詩人

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講性情之正意

曰關雎之詩言后妃以德配君子其求而既得之則有琴瑟鐘鼓之樂然樂以德也

非樂以欲也笑嘗失其正而至於淫乎方其求之未得則有寤寐反側之憂然憂以

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講夫子表詩人

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講性情之正意

曰關雎之詩言后妃以德配君子其求而既得之則有琴瑟鐘鼓之樂然樂以德也非樂以欲也笑嘗失其正而至於淫乎方其求之未得則有寤寐反側之憂然憂以

無疾不視朔民害也故以不責責之矣

德也非憂以欲也奚嘗害其和而至於傷乎詩人性情之正如此故以是首詩則正始之風以是卒樂則和平之奏使盡人性情而皆如關雎則亦可以無虞矣讀關雎

餼羊 首句是時君究立社之義

左傳曰餼牽下是宰我之妄對蓋立社之者知

竭矣餼與牽本意在為民祈報非取義

相對牽是性於木也哀公感亳社之災

可牽行則餼而問正宜對以撫恤斯民

是已殺生肉以固宗社之本何宰我乃

未煮者也 諷以威斷乎

定公 子聞節旨

定公襄公庶此責其失言於前正欲其

子昭公弟也謹言於後也三句泛說責

穀梁傳曰昭宰我意當繳在後此正不

公之終非正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

終也定公之咎也註非本意又啟殺伐

始非正始也俱勿入夫子口中

昭無正終故

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定無正始

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

關雎 關雎鳩在

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 講夫子聞而責之曰凡已成之事一定而不易雖有失亦不

河之洲窈窕

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諫以諫之無益也凡既往之事已然不可追雖有失亦不咎以咎之無益也今爾立

淑女君子好

雄相應之和

社之對固為失言然其言不可復救是即成事遂事既往者也雖說之諫之咎之究

迷註關關雎

何益

補之於民耳不知三家之僭惟禮可以己之懼之以威是速其禍而已夫子所

聲雖鳩水鳥

羣而有別故

社

魯之外朝東

有毫社西有

國社按毫社

殷社也武王

班之以示亡

國之邪其社

有屋故火得

焚之○社稷

所以有樹何

尊而識之使

民人望見而

敬之又所以

表功也

宰我

宰子字子我

魯人子問君

子尚辭乎子

曰君子以理

為尚博而不

要非所察也

管仲章旨

此章聖人貴王賤霸之意

首節以器小譏管仲下兩

節因或人之疑而辨之器

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奢

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

事耳著者器之小而盈犯

禮者器之盈而溢須知管

仲即儉即知禮終無解於

器小

管仲節旨

器小是概言不可預照下

二項也器兼所受所施究

之所施又承所受仲胸中

只容些小霸術故做出些

小霸術

或曰節旨

首句是或人疑器小為儉

下是夫子即奢以明其非

儉也臺有與作之費官有

廩祿之溢何居乎乃以儉

為器小也

然則節旨

以深責

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器就局量規模說小是褊

淺卑狹哉字有慨歎意

管子譏管仲曰吾觀管仲之為人

也以其內之所

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管子曰吾觀管仲之為人

也以其內之所

其器度亦

小矣哉

○或曰管仲儉乎

儉是儉約乎是疑辭蓋儉則

收斂不廣大故疑器小為儉

曰管氏有三歸

歸即歸除

三歸之法以築

臺言其高也

官事不攝

官事是私家之事不攝

是各理一事也

焉得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

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

管子曰吾觀管仲之為人

也以其內之所

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管子曰吾觀管仲之為人

也以其內之所

其器度亦

小矣哉

○或曰管仲儉乎

儉是儉約乎是疑辭蓋儉則

收斂不廣大故疑器小為儉

曰管氏有三歸

歸即歸除

三歸之法以築

臺言其高也

官事不攝

官事是私家之事不攝

是各理一事也

焉得儉

以斷其不儉

器小之為

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

管仲

齊大夫

名夷吾

相桓公

霸

諸侯

器小

言其

不知

聖賢

大學

管子

曰吾

觀管

仲之

為人

也其

內所

能正

身修

德以

致主

於王

繁辭富說非下是夫子即僭以明其不
所聽也又曰知禮也效邦君之塞門僭
吾於子取其諸侯尊已之禮效邦君之
言之近類也反玷僭諸侯尊實之禮何
於賜取其言居乎乃以不儉為知禮也
之切事也近

類則足以喻
之切事則足

以懼之
管仲

子語全旨

管仲頌上人此章夫子將正樂而語太
也少與鮑叔師之辭首句言樂之聲音

遊善已而鮑節奏有可知下備舉始終
叔事齊公子之條理而告之正可知之

小白管仲事實也句句要點出可知字
公子糾及小正樂事體大本文止言音

自立為桓公者蓋音不離乎器之粗實
公子糾死管本乎理之精也始從成爲

仲囚馬鮑叔作樂三大節翕純繳釋乃
力進管仲管三節中之節奏數如字是

仲相齊通貨以心形容其光景如此太
積財富國強師樂官豈不知樂尚待聖

兵與俗同好入詔之哉只是聖人神遊
悉其為政也其際想出其自然節奏會

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
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
者是也管仲三歸反玷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
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
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
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講或人又疑之曰知禮之人多侈儀文然則管仲知禮乎夫子曰知禮者必守等威
而慎名器今邦君之制樹以塞門蔽內外者禮也管氏特大夫耳亦樹屏以塞其

門邦君之制為兩君之好會而有反爵之玷者禮也管氏特大夫耳亦有反爵之玷
其僭如此焉得為知禮使管仲而謂之知禮則天下孰不為知禮之人乎又安得以

不儉為補陸稼書曰以仲之功較春秋之臣則大較伊周之佐則小不可謂功大而
知禮也補器小也功字即在器字內註中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是器小之由局量褊

淺二句乃正言器小不能正身修德
二句則器小之驗也但不可說明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樂是音樂可知謂樂理雖微始作是樂初奏翕如也言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並起合奏也從之是放聲純如也純是清濁高下相和如金聲不
清濁異音高下異韻而無紊亂如金純如也戾於石石聲不戾於絲之類

音還是金音石音還是石音之類釋如也釋是清濁相為循環高下互為終始而
此續以成過總承上看註放也純和也敝明也釋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

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
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敝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

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敝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

善因禍為福
轉敗為功貴
輕重慎權衡
三歸

匏彪云婦人
謂嫁曰歸仲
蓋三取女也
樹塞門

樹所以蔽行
道禮天子外
屏諸侯內屏
大夫以簾士

以帷
反坫
坫是置酒杯
的案以木為

之高八寸足
高二寸漆赤
其中

儀封人儀之
封人也今開
封府蘭陽縣

有儀城
道而曰得位
設教者切木

其本無聲以
求有聲又因
有聲以會無
聲而得其所

不相反而相
連如貫珠
音夫子將有
事於正樂而
先語魯之太
師樂曰汝典
樂之可也故
曰釋如也以
成音不可不
知樂今樂之
理雖微而不
易測其首節
則可得而知
也方作之始
必五音六律
羣然合奏無
音不備翕如
其合也及其
從之而放焉
大作必清濁
高下調適中
節純如而諧
和也又必五
音前唱後和
宮商相續疊
疊如貫珠釋
如而不絕也
翕如之餘有
和諧和諧之
中有明白明
白之中無間
斷自始至終
無不曲盡樂
以之成矣由
此而至於

九成其道理
不過補翕如
純如略有先
後純如敷如
釋如此太師
知之乎補如
則皆從之一
時事不可分
先後

儀封人請見
請見是請於
從者見之
從者是從遊
孔子之門人
見之是通

取於君子今
日必從者見
之封人之言
於夫子而夫
子與之相見
出曰出是既
見夫

不見棄於聖
人也從者見
之封人之言
於夫子而夫
子與之相見
出曰出是既
見夫

言二三子
指夫子之
何患於喪乎
何患猶言

久字便有亂
天將以夫子
為木鐸將是
欲然未然之
辭木鐸是警
眾之器儀衛
邑

極思治意
只借來說夫
子得位設教
以警人心意
註封人掌

封疆之官蓋
賢而隱於下
位者也君子
謂當時賢者
至此皆得見
之自言其平
日不見絕於
賢者而求以
自通也見之
謂通使得見
喪謂失位去
國禮曰喪欲
速貧是也

木鐸金口木
舌施政教時
所振以警眾
者也言亂極
當治天必將
使夫子得位
設教不久失
位也封人一
見夫子而遽
以是稱之其
所得於觀感
之間者深矣
或曰木鐸

所以徇於道
路言天使夫
子失位周流
講夫子周流
至衛儀邑掌
封疆之官請
見於四方以
行其教如木
鐸之徇於道
路也從者曰
敬賢者吾之
素心凡平日
君子之

至於斯地也
吾皆為盛德
所容未嘗見
絕而不得見
也今夫子至
此我獨不得
見乎於是從
者通其意於
夫子而夫子
見之封人既
見而出謂從
者曰二三子
何患於夫

木鐸

鐸字也如覺後知覺後覺

子之失位乎天下之亂而無道也已久矣然亂極當治而致治之具又在夫子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為斯世木鐸以作斯民之耳目以開天下之愚蒙豈久失位哉

鐸有金鐸有意

子謂全旨

封人能以天心識聖人如此蓋亦非常人矣

以金木鐸舌

此章論韶武之樂二段平

如此蓋亦非常人矣

以木金鐸振

看兩調字要識是記者之

封人能以天心識聖人

武事若黃池

辭美善皆於樂中見得故

封人能以天心識聖人

之會官師振

不曰舜曰武王而曰韶曰

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

鐸是也木鐸

武也但盡美以功著於聲

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

宣文教若書

容言盡善未盡善以德之

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慝德武王亦

禮所言徇以

性反著於聲容言兼揖讓

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木鐸是也

征誅乃全一邊雅容廣大

而聞其所作之樂當謂舜樂名韶者聲容備盛而當時紹堯致治之功皆因之以傳

韶武

真如天覆地載一邊微帶

固盡美矣然其性之德與夫揖遜而有天下者亦潛著於聲容之表蓋又盡善也

堯作大章舜

發揚蹈厲未免令人震疊

謂武樂名武者聲容備盛而當時伐紂救民之功皆因之而布亦盡美矣然其反之

也孔子曰簫

耳

之德與夫征誅而有天下者亦潛著於聲容之表殆未盡善也子於此蓋亦有升降

韶舜之遺音

耳

之德與夫征誅而有天下者亦潛著於聲容之表殆未盡善也子於此蓋亦有升降

也溫潤以和

居上全旨

之之感

似南風之至

此章夫子崇本之論寬敬

之之感

○武王用武

哀皆指心之所存就好邊

是居父母之喪不

除暴為天下

說見之於外則有太過不

哀是心不悲痛

所樂故作樂

及而得失分矣故註言觀

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

為大武樂之

其所行之得失以字重非

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一變為一成

是不足觀亦非是不去觀

能存敬謹之心臨喪以哀為本也乃不能盡哀痛之誠是其本既亡矣雖居上有條

詔樂九成九

只為他本原皆不是了更

教號令之施為禮有威儀進退之節臨喪有哭泣擗踊之數抑末矣吾以何者而觀

○子曰居上不寬

居上是在上臨民者不寬是心不寬容

為禮不敬

為禮就酬酢交接言不敬是心有怠慢

臨喪不哀

吾何以觀之哉

以是用何以觀言以何者去觀也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

夫示人重本意曰居上以寬為本也乃

不能弘寬仁之德為禮以敬為本也乃不

能盡哀痛之誠是其本既亡矣雖居上有條

變故也武樂把甚麼去觀他

六成六變故

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

而滅商三成

而南四成而

南國是疆五

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石六

成復綴以崇

天子

里

美矣

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已

美矣

不仁全旨

此章夫子要人不失其本

心以處遇上言不仁者之

不可下正見仁知之無不

可也處約不濫處樂不淫

即便是仁重仁者二句仁

知對不仁看仁者知者以

人品言安仁利仁以其德

之深淺言安者止而不遷

之謂利者行而不已之謂

其所行之得失哉知此則人當務本矣

里仁第四 凡二十章

○子曰里仁為美二十五家為一里美在熏陶成德上說

擇不處仁擇是揀擇不處仁是舍仁里而不居焉得知是言註其旨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講夫子示人以處仁之知曰居必擇鄰居之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道也若是里之中習俗仁厚此為里之至

美處於此而熏陶可以成德豈細故哉苟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是不補熏陶漸染知其美而失其是非之本心矣焉得為智乎甚矣人之不可不處仁也以成德是主意賙恤保愛以全生是輔意

○子曰不仁者音作人字看不可以久處約不可是不能也約即貧賤不可以長處樂樂即富貴仁者安仁

安仁利仁不止於善處約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樂而善處約樂正在其中註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嘗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

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嘗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

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講夫子勉人存仁以善處遇也

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講曰天下惟仁可以貞遇不仁

仁者知其自得其本心何者失其本心久約必至於濫不可以久處乎約久樂必至於淫不可以長處乎樂惟

約樂之不可處註中安其仁者純乎天理不待勉強則隨所適而安其仁焉奚有於濫且淫也知者中有定見

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
不易所守皆緊抱上截約
樂說
篤好天理則有所守而利於仁焉奚至於濫且淫也雖其德補王觀濤曰知字不泛
有深淺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豈不仁者可同日語哉補說只就真知此仁講
真知故篤好篤
好故必欲得之

惟仁全旨

此章見仁人用情之正好
惡通上下言惟字能字緊

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講夫
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講夫
論仁者用情之正曰好惡之情鮮得其正惟仁者心純乎理至公無私其好人也理
所當好者好之未嘗有偏於好也非能好人乎其惡人也理所當惡者惡之亦未嘗
有私於惡也非能惡人乎蓋好惡雖補朱子曰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
人所同而能好能惡則仁者所獨也補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
既無私心而好
惡又皆當理也

此章勉人志仁意仁即善
之根苗原與惡懸絕重志
字而苟字尤著力方志仁
便無惡可見危微之幾如
此

○子曰苟志於仁矣
苟是誠實志仁是心
之所向全在天理上無惡也無惡就志
仁時決之註苟誠也志者心之所
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
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講夫子示人志仁之當誠意曰凡人行事之
於仁矣則其志在是斯所為亦在是而必無
為惡之事也然則學者可不誠於志仁乎

苟志全旨

富與章旨

此章見君子為仁之功從
大段說到細微處首節是
取舍之分明次節結上生

○子曰富與貴
富以有祿言
貴以有爵言
是人之所欲也
是指富貴人指常
人欲是心所願處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也
不處是不居有
賤以無祿言
是人之所惡也
是指貧賤惡
是心所願去
不以其道得之

下末節是存養之功密總
註極明

富與節旨

此明取舍是關頭工夫兩
段平看不處不去要味註
審字安字審是審於將然
之時安是安於已然之後
審有兩端安只一路全是
以理制欲已隱含仁字
君子節旨

造次顛沛

此反上以點出仁字只決
語類云杜預
言仁之不可去名字不重

無終節旨

謂造次之期
言草草不成
此言存養是細密工夫終

禮也左傳過
食無違特借鱗隙處反面

信為次亦只
托出以見其全體之無間

是苟且不為
非專於此著力也違字指

人計之意問
此心稍有出入言較去字

會子易贊莫
更下得縝密此句是籠統

是苟且時否
說下二句又抽出最易違

曰此正是顛
者言之造次對從容看顛

沛之時那時
沛對安常看

已不可扶持
我未章旨

要如此坐也
此章夫子反覆望人用力

不去也
不去是安守有
恐害吾仁意
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講夫

示人為仁之全功曰凡境有順有逆而取舍貴明如有祿而富與有爵而貴是人之
所同欲也然苟不以其當得之道而得之必審焉而不處此富貴也如貧而無祿與

賤而無位是人之所同惡也然即不以其當
得之道而得之必安焉而不去此貧賤也

猶言何所成名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
講不處不去

是成君子之名
言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講是即存吾

本心之仁而君子所以為君子者也若貪富貴厭貧賤
則是自去其仁無君子之實矣何以成君子之名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則其自去其仁無君子之實矣何以成君子之名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終

不能得

於仁章內三未見不同前後兩未見皆言無此人中一未見謂無其理

我未節旨

上二句言成德之難見下指言成德之事以實之也仁不仁指自己理欲言好仁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是資性剛毅底兩種人正用力之盡而臻此地位者

有能節旨

二句一氣看是激其用力於仁而決言用力之易也上節好仁惡不仁就是用力於仁好無以尚惡不使加就是力之足此節又就初下手說以此節為主用力兼明察幾健致決意

蓋有節旨

上句設言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下句決言未見用力之人也蓋有力不足者必用而後見不足今人皆是不肯用力於仁者何從

其為仁矣其字即坐實惡不仁者

不使不仁者

不使有絕之之意不仁舉凡視聽言動有一毫非禮皆是者當事字看

加乎其身

加及也此正解惡不仁者所以未見意

註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講夫好仁者反復勉人為仁意曰仁是人所加之而奪其好也我之所謂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嚴為之防故其為仁矣

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加於其身焉此皆成德之事而我所未見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

有能字宜玩見天下

無用力之人一日自其始立志言有悔悟振作意用力是用其力也須兼好仁惡不仁講矣乎二字口氣甚活

我未見力不足者

此句是反言以決為

仁之力用也註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之而足也註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講好仁惡不仁者雖難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之間奮然用其力於至之亦易也講好仁惡不仁矣乎則志以帥氣我未見好以擴天理而力不足於

擴惡以過人欲而力不足於過者

蓋有之矣

蓋作或字看有我未之見也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於好惡者此句重慨人

之自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復而歎息之也講我偶未之見也其所見者類皆莫肯用力於仁耳未嘗用力及安見力之不足哉

見力不足之人乎註中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決

人之全旨

此章夫子為以過棄人而不察其心者發非欲人以過自安也重識仁於微處上二句即重君子邊卻以小入配說此過字是偶不及檢者觀過即承厚薄來

朝聞全旨

此章夫子激人聞道意聞字深看必用許多底格致工夫倘非平日積累之勤何由得一旦豁然之悟夕死活看非謂必死也

士志全旨

此章勵為士者專志入道意恥字須透發心一而已役於物則害於道故未足與議可見有志斯道必須去此一段俗見方得

○子曰人之過也人包君子小人過以各於其黨於字作觀過斯知仁矣觀是看仁是心之隱

微觀過兼厚薄愛忍註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知仁只重君子說註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

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污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

也講夫子論人不可以過而棄曰論人之過也當原人之心人心不同故人之過也亦各於其類而不能皆同如仁者過於厚不仁者則過於薄仁者過於愛不仁者則過於忍誠即其過於厚薄愛忍而觀之雖亦不免於過然實發於一念之惻怛

有不得不為理而受過者斯知其為仁心所存矣觀人者豈可以有過而棄之哉

○子曰朝聞道朝是一旦聞是夕死可矣夕是晚夕可註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者無恨之意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

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講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天子勉人當聞道曰道者生人之正理人之所以無忝於生者以其有得於道也苟功積於平時一朝而得聞乎道則事事了徹此生不虛雖夕死而心無遺憾矣甚矣

道之不可補計東陽曰死可聖人言其重者而應不聞也補事皆在其中故註以生順補明其意

○子曰士志於道士是為學之人志是心之所向當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淺看道是古今事物當然之理

恥是羞愧惡衣是不好衣服惡食是不好飲食註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未足與猶言不可與他意議是講論道中之理註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

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講夫子微志道之不篤者曰為士者誠志於求道宜乎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講不受外物之累矣而猶以惡衣惡食為恥則識趣卑

君子全旨

此章言君子處天下事心無私而當於理也精神全在之於天下四字適莫是

人之意見義是物之權衡無適三句文勢一連注下猶云不如彼而如此耳義之與比不可倒說比義君子平日有精義之學積義之功而事至物來復虛心觀理故能如此

此指君子小人心術之異欲人慎所懷也四懷字當實實體認懷德無所為而為善懷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懷土戀己之所有懷惠貪人之所有有淺深然懷土與懷德反懷惠與懷刑反總在天理人欲上分別

陋以是人而與之議道必不入矣未足與議也有志於道者不可不知所勉哉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君子是時中之人於字當無適也適是心中必要為意無莫也莫是必不為意義之與比義即裁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君子小人以人品言懷有經營圖度懷抱不舍意德是仁義禮智

○子曰君子懷惠惠是一切財利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

○子曰君子懷刑刑是刑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適己自便皆是多怨

意怨從利上來多從放上
來
夫子戒專利者意曰利者人之所同欲可公而不可私也若處心制行凡事一依於利而行則利已害人吾恐受其害者固有所不堪不受其害者亦有所不平必多取人之怨矣利其可放哉

能以全旨
此章示為國者當以實心
行禮能字極重以字作用
字看二段順看不平上言
禮讓之裕於治下反言以
見之也禮行於君臣父子
親疎貴賤之間者禮外無
讓讓乃禮之實處此只重
讓上讓主心言實有是沖
和無欲上入之心寓於儀
文度數之間者
不患全旨

禮讓為國
是誠意不足
儀文徒具者如禮何
能為國意在言外
禮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
禮凡整齊百官約束萬民皆是讓指心之謙
遊說為國何有就治定民化說本禮讓來
不能以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禮讓為國
是誠意不足
儀文徒具者如禮何
能為國意在言外
禮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
禮凡整齊百官約束萬民皆是讓指心之謙
遊說為國何有就治定民化說本禮讓來
不能以

子曰不患無位
患是憂慮
位是爵位
患所以立
君澤民之類
不患莫己知
莫無也莫己知是
名譽不聞於人

子曰不患無位
患是憂慮
位是爵位
患所以立
君澤民之類
不患莫己知
莫無也莫己知是
名譽不聞於人

求為可知也
知是道德之實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
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示人

求為可知也
知是道德之實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
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示人

為己之學曰君子之學求在我而已不患無致君澤民之位特患無致君澤民之具
所以立乎其位也不患道德之在我而人莫己知惟求為明道修德之學以裕吾可
知之實也君子為己之學如此此所
補
夫子正借名位為學者鞭策到近
以道立而位從實大而聲宏也與
襄著己處若把名位掃倒便非

參乎章旨
此章見聖門心學之傳首
節是聞聖人之教而悟之

參乎章旨
此章見聖門心學之傳首
節是聞聖人之教而悟之

速下是因門人之疑而發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之明通章以心字貫道外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無心故夫子之示曾子者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學將有得夫子呼而告之曰參乎亦曰一貫心外無道故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曾子學將有得夫子呼而告之曰參乎亦之示門人者曰忠恕要之其理則一吾惟本吾心之一理以貫通乎天下之事物而凡事物之萬有不齊者自心之自然者即為一貫心各得其理也曾子果能默悟其旨即應之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亦不容有所稱之勉然者即為忠恕

參平節旨

也○子出是退處

門人問曰門人是夫子之門

何謂也是疑一何

曾子曰夫子之道

一貫就聖人應事上說是夫子即孔子道忠恕而已矣一者忠也以註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萬事一理若謂萬理一原指一貫之道乃論造化耳一字不對貫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字對之字以字全不著力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是從一之體上自然流出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許多妙用來唯在當前唯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之根全在平日

子出節旨

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

玩子出二字便可想教不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踐等處忠恕須申說本學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善用功名目移在夫子身上即主自然者說纔之天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曾子既出問於曾子曰夫子所地是無心的忠恕聖人是謂一以貫之者果何謂也曾子乃借其易曉者以明之曰夫子所謂一者即學者之無為的忠恕學者是著力忠是也所謂貫者即學者之恕是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爾不知有一貫也獨不的忠恕曾子就學者分上聞有忠恕乎爾誠求之忠恕而夫子之所補饒氏曰忠恕二字學者所易曉盡得忠指出聖人全體謂不過這以教與我之所以唯者不外求而得矣便會有這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只一

个造到極處便是夫子一貫而已矣三字可玩

君子全旨

此章見君子小人所喻不同蓋指已成者言喻字前

見賢全旨

此章勉人反己之學思齊中便有精進意內省中便

幾諫全旨

此章示人子成親之孝首句作一頭下兩段對看總

個忠做出千萬個怨來所謂一以貫之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

君子是循理之人喻以心言是知到精微曲折處

子曰見賢思齊焉

賢是有德之人思齊是心中要與他齊一意

子曰事父母幾諫

事父母就處親之變言幾諫是委曲轉有欲便吾言易入而親戚易解意

小人喻於利 小人是徇欲之人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不賢是無德之人內是心自省是自

矣夫夫子示人反己之學曰可否在人而勸懲在我如見人之賢而有德者則必思講與之齊奮然冀己亦有是善焉見人之不賢而無德者則必內自省察惕然恐己亦有是惡也不然羨人而甘自補劉士玉曰焉也二字棄責人而忘自責亦何貴於見哉頗有抑揚微醒意

又敬不違 敬是更加孝敬不違是仍舊幾諫 勞而不怨 勞是被撻勞苦不怨是不敢怨恨仍舊幾諫意言相表裏幾微

小人喻於利 欲之人 註義者天理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不賢是無德之人內是心自省是自

矣夫夫子示人反己之學曰可否在人而勸懲在我如見人之賢而有德者則必思講與之齊奮然冀己亦有是善焉見人之不賢而無德者則必內自省察惕然恐己亦有是惡也不然羨人而甘自補劉士玉曰焉也二字棄責人而忘自責亦何貴於見哉頗有抑揚微醒意

又敬不違 敬是更加孝敬不違是仍舊幾諫 勞而不怨 勞是被撻勞苦不怨是不敢怨恨仍舊幾諫意言相表裏幾微

違初幾諫而後直諫亦是
違不忍者負罪引慝總見
得到底幾諫也

不遠全旨

此章欲人子體親心以為
孝著眼一在字在者危辭

○子曰父母在

是父母存日正
可伸敬養之時

不遠遊

遠遊是出遊外方不
遠遊重體親心上

遊必有方

遊承遠遊說
以不得已言

曰在即見不能常在當及
時侍奉故不遠遊句最重
有方向又為遊子通一術
正委曲以將其不遠遊之
心註極周匝尤以無貽親
憂意為要

之年全旨

法有方又是
處變之道

此章欲人子及時以孝親
上二句言親年之當知下
原其當知之故也喜懼乃

一時並集重在懼邊有汲
汲盡孝猶恐其遲意

古者全旨

此章夫子援古人之恥以
惕今人也上句言古人出

言之慎下句推古人慎言
之心虛神在古者二字提

出躬字揭出恥字見此躬
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

而撻之流血不敢講夫子論諫親之道曰人子之事父母也不幸父母有過必怡色
疾怨起敬起孝也講柔聲而幾微以諫之冀以感悟乎親心也苟見親志不從又必
起敬起孝而幾諫不違乎初焉若親心有不悅至鞭撻以勞之而不敢怨仍
然起敬起孝到底幾諫如是則親心庶幾可回而不終陷於有過之地矣

有方是告於父母所遊
之定向以安親心也
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
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必有一定之方使親不之憂且可召而至焉人子體親之心宜如此
補饒氏曰不

○子曰父母之年

以歷年
之多言

不可不知也

知有念念
不忘记

一則以喜

喜能
終養

一則以懼
懼不得
終養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講夫子示人子當及時孝親意曰人子
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講於父母之年不可不常記憶於心也
常記憶於心一則喜其壽之既高而因以自慶也一則懼其衰
之將至而因以自恐也知乎此則及時以致孝者自不容已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

不出非緘口也
是不輕出意

恥躬之不逮也

恥就心上說
躬是躬行

註言古者以見
今之不然逮

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
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

為千古難寬之躬此恥即為一生莫釋之恥

以約全旨

此章專為村智自違者發約雖以事言實在心上說以字有操守意失鮮主事言張南軒謂雖未必皆中節而失則鮮矣

欲訥全旨

此章示人矯輕警惰之法欲字須著眼不止是慎言敏行乃於言行之前自有此一段淵然銳然之意也而字亦宜玩

德不全旨

此章是望人進德之心上句以理言下句以事言上反下正非有兩意勿用過文蓋為世情疑懼者說鄰之比在郊外不專指同時同地言南海者謂之鄰此北海百世上下此心此理則鄰比之無異義也

事君全旨

此章見事君交友當善用

行行之如其所言則讒夫子儆易言者曰古入於言未發之先方發之際若有所制出諸其口必不易矣讒而不敢出者何哉亦以言者言其所行也蓋恥其言之出而躬行之不及也此所以言之不補恥字最緊要蓋非必真不逮而後恥即欲言之時輕出也何今人之不古若哉

補恥字最緊要蓋非必真不逮而後恥即欲言之時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是心中收斂對放肆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言失是過失就事上說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

儉約也夫夫子示人自檢之學曰人之不能善其事者以其心未約耳誠能自斂其心而不侈然以自肆斯日就於規矩法度之中而猶有失於事者蓋亦鮮矣

學者不可不知所謹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

欲是心中要如此貫下訥而敏於行敏是力行謝氏曰放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敏訥是遲鈍不輕發意而敏於行敏是力行謝氏曰放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訥於其言恂恂然如不出諸口而知力行之難必欲敏於其行

子曰德不孤

德即行道而必有鄰必有字與上不字相應正是決鄰猶親也德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情誠使有德於己自不至於孤立而無徒必有同德之人

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情誠使有德於己自不至於孤立而無徒必有同德之人

於人如此人亦何為而不修德乎

子曰游曰事君數

數是諫君之言太煩斯辱矣朋友數數是導友之言太煩斯疏矣

數是諫君之言太煩斯辱矣朋友數數是導友之言太煩斯疏矣

子長爲人能忍恥○長能通鳥語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

其言須是積誠感格或乘機引導不宜徒尚言語以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君有過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苟徒事煩數而不去則君必厭聞斯反見斥辱矣朋友失則當規規而不納則當止苟徒事煩數而不止則友必厭聽斯

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君有過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苟徒事煩數而不去則君必厭聞斯反見斥辱矣朋友失則當規規而不納則當止苟徒事煩數而不止則友必厭聽斯

冷長南山有餓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取之勿傍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

此章見聖人擇配之皆賢上節可妻也句重下二句不過言其無害於可妻也下節邦有道二句亦以見其賢耳非以爲南容幸也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得羊食之及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

首句言其素行可妻次二句又替他分解嘗被累一重配賢意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謂是私論公冶姓長名字子長魯人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非其罪言非長自致之罪以其子妻之 以用也子是已女妻之是歸也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當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乎哉 夫子嘗謂公冶長素行之賢有可妻之道也長雖曾在縲絏拘繫至者爲榮辱哉 諱之中而非自致之罪則其賢初不因之有損也固無害於可妻矣

魯君魯君繫之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山旁當亟禦賢可矣何以妻爲

南容節旨 上二句言南容處治亂得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山旁當亟禦賢可矣何以妻爲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俱作未看 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適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弟也南容之言 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

之勿傍健長
語獄吏白之

魯君魯君如
其言往跡之

而齊師果將
及矣急發兵

應敵遂獲大
勝因釋公冶

長而厚賜之
欲爵為大夫

長辭不受
南容

適孟僖子之
子仲孫閱也

居南宮因姓
焉○南容以

智自持世清
不廢世濁不

污獨居思仁
公言思義其

於詩也則一
日三復白圭

之玷是南宮
緇之行也孔

子賤全旨
此章見人當尊賢取友意

重一取字上句嘉子賤之
成德下是反言以見其德

是副意子賤非全無工夫
只尊賢取友之益為多耳

此章夫子因子賤自考而
與其才之美何如一問有

賢者且不為焉夫子嘗謂南容平日謹於言行當邦有道之時必以言揚行舉而不
況聖人乎
妻也於是兄之子而妻於容焉夫妻長妻容蓋謂
二子之賢均無負於刑家之託也聖人何容心哉
則逆料後來之免禍曰免於刑戮可見世法固不足以拘人而制行必期於
無咎也兩節只平平說妻以其子兄子皆親親也表公冶南容皆賢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
君子是成德之
人若人指子賤
魯無君子者
魯是魯國者作人
字看此句是設言斯焉取斯

焉取猶云
何所取也
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
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
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夫子嘗謂子賤其成德之君子哉若
之功臣多耳使魯無君子者欲以尊賢而無賢可尊欲以取友而無友可取斯人將
何所取以成君子之德乎是德成君子因子賤之賢而魯多君子尤子賤之幸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
何如是問其
所造就何如
子曰女器也
女指子貢器是
概說成個器
曰何器也
何器是
究其實

曰瑚璉也
言瑚璉者即器中指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
實言之非有兩意
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
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許子賤遂以己為問曰賜也
所造果何如耶夫子曰汝之材足以適用可謂器也子貢又問曰不知賜之器果何
器也夫子曰汝之器乃夏商瑚璉之器也用之宗廟稱貴重飾以金玉稱華美其才

四書補註備旨

上論卷一

子信其能以瑚商璉與禮記異或別有為異士

之所成不有可貴者補瑚璉謂其為先朝法物不特今人所珍而耶夫豈凡器可同哉補古人亦重不特君相所求而神明亦歎

子賤

或曰章旨

子賤魯人為重辨仁看兩焉用字何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補仁以厚重之德言註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

單父宰有才嚴切不知其仁帶說

美其優於德而補或人論仲弓於夫子曰雍之為人持重深厚可謂仁矣但惜病其短於才也註其簡默而少佞焉信如斯言誠謂仁之易知而佞之足尚矣○子

忍欺其時所或曰節旨

曰焉用佞補言何必尚口才也註禦人以此口給禦是抵當人的意思以字著力見所

父事者三人此見或人好佞而不識仁

禦人以此口給補禦是抵當人的意思以字著力見所註禦當也猶應答也給

兄事者五人仁字淺看重病其不佞意

也屢憎言取補不知其仁補其字指仲弓仁註焉用佞補再言以見佞註禦當也猶應答也給

友者十一人焉用節旨

也屢憎言取補不知其仁補其字指仲弓仁註焉用佞補再言以見佞註禦當也猶應答也給

皆教子賤以上三句斥佞是泛言下二

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

治人之道身句指定仲弓說焉用語氣

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

不下堂鳴琴斬截口字對心說以口給

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

而治所著書者言不根心只從口中備

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有宓子十六辨出來屢憎者折人以言

講故夫子斥之曰焉用佞為哉彼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舌取辦全無情實徒

篇

講故夫子斥之曰焉用佞為哉彼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舌取辦全無情實徒

瑚璉

人然亦不但正人雖眾人是他好處焉補劉士玉曰或人稱仁意輕而重短其不佞夫子不許仁意輕而重喜

明堂位云有亦憎朱子云佞不是詔佞

用佞為哉補其不佞或人將仁字看得淺佞字看得好夫子將佞字看得不好仁

虞氏之兩敦是個口快的人

用佞為哉補其不佞或人將仁字看得淺佞字看得好夫子將佞字看得不好仁

夏后氏之四子使全旨

用佞為哉補其不佞或人將仁字看得淺佞字看得好夫子將佞字看得不好仁

璉殷之六瑚此章見聖賢貴真信之學

得深補字看

周之八簋

重吾斯之未能信一句開補子使漆雕開仕使仕必是才可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指修己治人之

冉雍

苟任一官効一職必無愧補不安於玉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

雍魯人伯牛

素餐焉此夫子使開意也補小成也音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悅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

之宗族也生而開以未信對是其立志已見大意故夫子悅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於不類之父之高求道之切有欲造到聖人使之仕必其才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以德行著名伊傅地位者此夫子悅開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才可以仕而其器不講夫子使漆雕開出仕從政必其為人不遷怒意也註釋悅字有三其實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講才可以仕矣開乃對曰明理而不復怨不錄相實惟見大意故不安小後可以治人吾於斯理尚未能真知而無所疑也其敢輕於仕乎是其所見者大所舊罪孔子論成惟不安小成故篤志期者遠凡所以求為可信者不至於斯理俱明焉不已矣故夫子喜說蓋悅其篤志其材曰有士道不全旨而將來成就

漆雕開 此章見聖人憂世無聊之心 不可量也

開察人一日 道不行三句是發憂世之心 道是經邦濟世之 乘桴浮於海 乘桴是駕竹木之筏浮海 從我者從

魯人開習尚 歎下是因子路之不悟而 是從我去浮海 其由與 由能不以流離 子路聞之喜 聞之是聞從我其由之言喜是 書不樂仕孔 教之好勇句輕取材句重 者字作人字看 困若二其心也 子路聞之喜 素懷憤世之心便信為實然意

子曰子之齒 俱就喜上說來聞與已而 喜便見好勇之過不知為 註釋設之言便見不能裁度 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 將過子若報 事理以適於義蓋不得已 而起浮海之歎者聖人為 斯道之心終不忍浮海者 之未能信孔 聖人為天下之念 孟武章旨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好勇是直前勇往意過我謂 無所取材 無所作不能字看取材 是裁之以義自不肯往 子悅焉 而起浮海之歎者聖人為 斯道之心終不忍浮海者 其惟仲由與子路聞之以為實然而喜夫子與已故夫子曉之曰由也不憚浮海之 困而敢於必行好勇誠過我矣但無所取其事理而裁度之以適於義也夫我豈以

舟大曰復小 此章見聖門不輕言仁蓋 憤世長往之心而果為 絕人避世之事也哉

賦法依周禮 之三子皆日月至故難許 仁必全體不息始足以當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仁是心之德仁乎是疑剛 子曰不知也謹 子路之於仁蓋日

賦法依周禮 以仁章內三不知是正答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強之人多不屈於欲意 子曰不知也謹 月至焉者或在或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強之人多不屈於欲意 子曰不知也謹 月至焉者或在或

九夫為井四三可使是帶言
井為邑四邑 孟武節旨

為邑三十六 不知只言仁之有無不可
井也出戎馬 知宜渾說為又問地

一匹牛三頭 又問節旨
四丘為甸甸 又問與下二何如俱是問

六十四井也 仁夫子不直言仁之有無
田長轂一乘 各把才來說使武伯意會

戎馬四匹牛 之也治賦兼有勇知方
十二頭甲士 求也節旨

三人步卒七 千室則入眾百乘則事煩
千二人千戈 宰邑則治人宰家則治事

備具 若專言足民於治家不合
千室 此就求藝上說

疏云千室之 赤也節旨
邑者謂卿大 東帶立朝句不重重可與

夫采邑地有 言句賓客可與言者剛不
一同民有千 取禍柔不取辱只在優於

家者也 禮樂上說赤原不列言語
之科也

公西赤魯人

亡不能必其有無 孟武伯問子路可以仁許之乎夫子告之曰仁道至大由之
故以不知告之 講 或有或無吾不得而知也蓋不敢過譽子路而易視乎仁也

又問 是又 子自由也千乘之國 千乘是諸侯之大國 可使治其賦也 可使是才足有為
問仁 侯之大國 意治謂教訓練習 不知其

仁也 其指子路不知其仁只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
以仁非才所能盡說 註 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

知 武伯意夫子知而不言又問子路之仁夫子告之曰由也好勇以千乘之大國
也 講 使治其兵賦必能教民有勇而知方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仁非好勇之才所

可盡者吾 何知哉 求也何如 是問求 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為宰
兼邑

長家臣言邑長主治 不知其仁也 其指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 講 夫不知由之
人者家臣主治事者 再求 註 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仁則求可例

推矣何武伯又問求也於仁何如夫子告之曰求也多藝以千室之大邑百乘卿大
夫之家使為之宰必能理煩治劇民安而事理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仁非多藝之

才所可盡者 赤也何如 如何亦 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 東帶是衣禮服而東帶於
吾何知哉 問仁 服上立朝是在君之側 可

便與賓客言也 賓謂鄰君客指來 不知其仁也 其字 赤孔子弟子姓 講 夫不知求
聘之臣言是應對 指赤 註 公西字子華 講 之仁則赤

可槩見矣何武伯又問赤也於仁何如夫子告之曰赤也知禮當東大帶以立於朝
端使之與四方賓客言必能應對雍容而君命不辱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仁非應

對之才所可盡者吾何知哉此可見聖人 補 此章畢竟以仁字為主三子之心不是
不沒人之所能亦不輕許人之所未至矣 都 不仁但未純耳故治事之才易見本
心之德 難知

女與章旨

習於禮容應對○齊莊而此章夫子借回以進賜全

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如之與前後總是一意

君之事篤雅有節公西赤之行也

腰帶古鞶帶也上自乘輿至文武眾官皆服之○禮

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

士錦帶弟子縞帶註辟緣也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

也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

也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

也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

也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

也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

也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孰愈猶言誰勝就造詣上說註也講夫子欲賜如回乃謂子貢

就果孰愈將以觀其自知者之何如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何敢望是不敢比他意回也聞一以知十聞是聞

是徹始徹終無所不知不可指定是十件賜也聞一以知二知二是因此識彼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

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講子貢對曰量不可以強同心不容以自昧而謙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賜也自視何敢望於回哉回也所聞者一

而明睿所照遂以知其十賜也所聞者一而推測所及但以知其二回誠非賜之所敢望敢云愈乎○子曰弗如也是意此吾與

女弗如也與弗如者全重註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能自知自屈意言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

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

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講夫子因而與之曰女自謂弗如回誠哉其弗如也是自知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講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凡求所以如回者此為之基矣吾

深與女弗如之言也夫始而問之者試之也繼而與之者進之也夫子造就子貢之意不亦深乎

○宰子晝寢此是記子曰朽木不可雕也是刻畫不得糞土之牆糞土是污穢不潔之

不可朽也是粉飾不得於子與何誅本是責他而曰誅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

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宰子一日忽當晝而寢其志氣昏惰甚矣夫子責

西書補註甫言

西書補註甫言

西書補註甫言

西書補註甫言

西書補註甫言

西書補註甫言

西書補註甫言

西書補註甫言

西書補註甫言

西書補註甫言

西書補註甫言

西書補註甫言

西書補註甫言

上論卷一

上論卷一

上論卷一

上論卷一

上論卷一

上論卷一

上論卷一

上論卷一

上論卷一

上論卷一

上論卷一

上論卷一

上論卷一

牆

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

何誅其辭切而使之傲末者雕之可矣朽腐之木不可雕而刻也牆之固者朽之可矣葦土之牆不可

○子曰

也

愧兩節與字俱作乎字解

宰子節旨

始吾於人也

始猶言

聽其言而信其行

其字泛指人

今吾於人也

今指書

聽其言而

朽

顏師古曰朽

畫寢句是書法人之精神

觀其行

觀是細察其實

於子與改是

是字指聽

註

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

所以泥飾牆

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汚濁則暗塞故有朽木冀土

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

內質敝壞不

可修治也

帥氣居然而倦是寔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

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虛為懼

申根

子曰二字息而復起之辭

而盡疑學者因此立教以警

宰我素以勤學篤志為言今也畫寢是能言而行

申根魯人史

始吾四句須一申說言行

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不逮矣故夫子復以行不掩言者傲之曰始吾於

記作申棠後

要切為學上方見傲宰子

人也以直道之風猶存聽其所言者如是則信其所行者亦如是蓋不敢以偽心待

漢王政碑云

之意聖人非真始信今觀

天下矣今吾於人也知言之不可盡信聽其言如是又必觀其行何如蓋不敢以言

有羔羊之潔

頓有所改言於子改者正

行相顧者必天下矣吾果何心而改是哉亦於宰子畫寢之事而改

無申棠之愆

使其惕然悔悟也上節本

此聽言信行之失也夫子言此以警之欲其謹於言而惕於行耳

亦以根為棠

責宰子而曰於子與何誅

思古亦非始忠厚而今刻覈也總

則申棠申根

此節本無聽言信行之失

是抑揚其辭以重警子耳須活看

一人耳

而曰於子與改是其所以

責之傲之者深矣

吾未全旨

○子曰吾未見剛者

剛主天德說兼質與學

或對曰

或是時人不

知其姓名

申根

或人未識剛

此章見剛德之難須重發

對

人以

子曰根也愆

愆是不能

焉得剛

跟愆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

剛堅強不屈於欲謝氏曰剛與愆

未見句方得聖人激發天

也

下意剛足以翼道統維世

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愆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

下意剛足以翼道統維世

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愆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

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愆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

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愆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

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愆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

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愆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

風夫子未見一思所望甚大原不為辨剛而發有慾非剛則又就申根言耳剛主心體言或人就氣質上論貌為剛而實非剛焉得二字作不是看不作不能看

我不全旨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不欲是不願意加諸我是非禮之事

吾亦欲無加諸人無字說得子

此章見無我不易及上是子貢以無我自任下是聖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是就今日言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

人抑之抑之所以進之也

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

註雖有仁恕之別然勿人

此所以為諱子貢自言其志於夫子曰我與人同此心亦同此欲我所不欲人之妄

講尤高子貢口中全要說

得自然不可有類於怨夫仁者自任矣夫子抑而進之曰賜也所謂無加云者是自然及物不待

子口中亦要見不許其居

勉強此惟心純乎理者能之要非爾今日之所及也賜乎當知所勉矣補子貢曰欲

自然之名意不欲亦欲相

應猶云不要亦要切不可夫子曰及身至之也若曰欲何容易試以身

講人以不欲加我

體之爾今日尚未及此也似抑而實進之

夫子全旨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文者蔚然有文章者燦然有章

可得而聞也

聞字作知字看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此章見聖門施教有序全

要摹出子貢悟後神情文章屬於夫子是本性道發

出子貢得聞性道亦是從

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

文章得力但學者得聞不

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

得聞耳上聞字兼見言下之至論而歎子貢得聞性與天道而歎其美曰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
 聞字是心領神會性道只美之言也自然成文有章者學者可得而共聞也若夫子之言仁義禮智之性
 一理此理在天未賦於物與夫元亨利貞之天道則淵微精奧未可遽與學者言非補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是
 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資敏學到者有不可得而共聞也聖門教不躐等如此說他不輕言蓋就其未
 應於事曰性性指仁義禮言之時說但文章可聞豈是欲其狃於文章固可進悟於
 智天道即元亨利貞也註性天性天不可聞豈是畫以不可聞亦姑徐而有俟也

中罕言有非其人不言非其候不言兩義
 子路全旨
 此章形容子路急行之心三句一氣說下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此為已實學處未之能行即在方聞時見故註以及字替能字

子路有聞有聞兼善言善行說未之能行之行是見惟恐有聞恐是心中畏懼前所聞者既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子路勇於進善但甫有聞而後已也子路之勇於行如此推是心也豈復有不行之聞乎所聞而未之能行之時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何以猶云何所取此子曰敏而好學敏是性質聰明好學是勤稽不恥下問不恥是不以為愧下問是問下於己者是以謂之文也是字指勤學好問言孔文子

也初衛太叔此章為論諡而發是節取典籍大夫名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疾娶於宋子而不沒人善意子貢疑其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諡為文以既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朝其娣嬖子為入不足以當文夫子則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使疾出其妻亦自可不及其善文乃文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而以己之文雅之意學問須切文子身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支子之為人似無足取者何以得諡為文也夫子曰凡人

妻之疾使侍上講不宜深看只是先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支子之為人似無足取者何以得諡為文也夫子曰凡人人誘其初妻圖籍列邦記載者能加意性敏者多不好學位則性雖敏而不恃其敏悉心典故稱好學為位高者多則下問之娣置於塾考究鄉校草野之言能屈彼則位雖高而不負其位廣詢僚吏不恥下問焉是其勤學好問正與諡法有合者

孔文子即仲叔圍衛之執政上卿

也初衛太叔此章為論諡而發是節取典籍大夫名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疾娶於宋子而不沒人善意子貢疑其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諡為文以既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朝其娣嬖子為入不足以當文夫子則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使疾出其妻亦自可不及其善文乃文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而以己之文雅之意學問須切文子身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支子之為人似無足取者何以得諡為文也夫子曰凡人

妻之疾使侍上講不宜深看只是先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支子之為人似無足取者何以得諡為文也夫子曰凡人人誘其初妻圖籍列邦記載者能加意性敏者多不好學位則性雖敏而不恃其敏悉心典故稱好學為位高者多則下問之娣置於塾考究鄉校草野之言能屈彼則位雖高而不負其位廣詢僚吏不恥下問焉是其勤學好問正與諡法有合者

之娣置於塾考究鄉校草野之言能屈彼則位雖高而不負其位廣詢僚吏不恥下問焉是其勤學好問正與諡法有合者

而為之一官已下詢耳諡文以此圍之
如二妻然文長於治賓客者亦以此
子怒欲攻之 子產全旨
訪於仲尼仲 此章以君子之道寢子產
尼曰胡盞之 雖其全體與安勉俱未可
事則管學之 知然有此四者亦足為當
矣甲兵之事 時之賢大夫矣故夫子表
未之聞也退 而出之以風有位首句言
命駕而行曰 其備君子之道下正言其
鳥則擇木木 實也四句當平看就子產
豈能擇鳥文 身上及鄭國淫疲公族強
子遠止之曰 盛上立說不必側重行己
圍豈敢度其 恭敬惠義俱本之心而達
私訪衛國之 之事者須句句點出君子
難也將止魯 之道四也字有注想之意
人以幣召之 按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
乃歸文子遂 兄弟云子產卒鄭人耕者
奪己女不以 輟末婦人捐其佩珥巷哭
妻疾疾淫於 三日仲尼曰古之遺愛也
外州外州人 晏平全旨

所以得諡為文也文補諡法經天緯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
子之文豈溢美也哉補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錫民爵位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謂是私稱君子之道是合
於成德之道四即下四件 其行己也恭 已就待人接

物說恭如辭命見稱於子 其事上也 敬 事上是事君敬如始事簡公克盡
羽為善必歸於子皮是也 其事上也 敬 事上是事君敬如始事簡公克盡
惠 養是育其生惠謂愛本於心利施 其使民也義 使不是役使乃驅使之使猶
於外如殖民田疇教民子弟是也 其使民也義 使不是役使乃驅使之使猶

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
封血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
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 講 夫子嘗謂子產有合
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講 於君子之道四焉四

者維何其行己也謙恭以盡待人之禮而推讓於子皮子羽者可知已其事上也恪
敬以守為臣之分而盡職於簡公定公者可見已其養民也則有愛利之惠凡殖田
疇教子弟孰非惠所流乎其使民也則有經制之義凡別廬井辨章 補 真西山曰子

服款非義所定乎是四者皆君子之道也子產有之可謂鄭之良矣 補 產以鄭簡公
十二年為卿又歷仕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內息諸大夫之爭外事
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伐而鄭能以弱為強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 交要切大夫講或本國察案 久而敬之 久是自始至終敬
或鄰國卿大夫或草野賢士 雖是外盡禮內盡

誠亦有不爭 註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 講 夫子稱平仲意曰人孰無交而
權不挾貴意 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講 夫必其盡善也若晏平仲者其

殆善與人交乎蓋其與人交也非徒敬之於始也惟交 補 敬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愈久而敬愈至此其所以為善交也若平仲可以風矣 補 凡情意禮文俱不苟之謂

奪疾之軒以 此章稱平仲之善交以維
獻於君疾恥 友道亦是就其一節之長

是二者故出 說首句且虛下久而能敬
奔宋衛人立 正善交處但善字中有常

四書補註備旨

上論卷一

三十三

疾之弟遺文
子使室孔姑
變順逆各得其道意當重
看一久字

即文子女疾
臧文全旨
此章婉刺文仲之不智上

左傳從政一
二句言其媚神下是斷其
不得為知也重居蔡上不

年與人誦之
知正在居蔡上見之何如
曰取我衣冠

而褚之取我
節藻稅恐只是華飾不見
田疇而伍之

孰殺子產吾
不智便未是嚙大夫不藏
其與之及三龜禮家乃因此立說

年又誦之曰
令尹章旨
此章見仁之未易言子張

我有子弟子
好為苟難其所述二子之
產誨之我有

田疇子產殖
事大都人情所難特在事
之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不與其心蓋忠清皆一節
晏平仲

嬰字平仲桓
者必忠必清而忠清則未
子弱之子也

必仁也
令尹節旨
忠矣以上是論楚臣之行

○子曰臧文仲居蔡
龜出於蔡
故以為名山節藻稅
刻山於節象其靜也
何如其知也
猶云何等樣知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棋也藻水草名椽梁
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椽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

不務民義而詔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
請夫子譏文仲

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意曰所貴於

知者務民義而遠鬼神也今文仲則置藏龜之室刻山於節以象龜之靜畫藻於稅
以昭龜之潔其媚於鬼神如此則必惑於其所難知而蔽於其所當務吾不知何如

其為文仲
補聖人作為卜筮是以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文仲崇
附考仲尼曰臧文

之知也
蔡如此若禍福悉決之鬼神而已無所主何可言智
仲下展禽廢

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
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
三次擢
無喜色
是不以得位為榮而喜形於色
三已之
已是罷去之指

令尹因上三
無愠色
愠色是怒
見於色
舊令尹之政
即子文所設施者
必以告新令尹
告是詳說與他使知所從

代子文之人
如何
是問其制行疑
子日忠矣
就盡心為國說
曰仁矣乎
仁是心之德此就難能講
曰未

知指心焉得仁
就事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
上說焉得仁
說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

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
請子張問於夫子曰
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請楚上卿執政之令
尹子文者三仕而為令尹之官而喜不形於色三已其令尹之官而愠不形於色且
當三已之時必以舊令尹所行之政而告新令尹代政之人制行若此其人果何如

翰至老不衰仁而疑其心忠之純者亦也夫子曰斯人也喜怒哀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可謂之忠矣子張又疑
夫子在齊與是仁勉而忠則非仁人之曰其得謂之仁矣乎夫子曰當理而無私心者仁也子文之制行雖忠然未知其皆
仲交者八年忠矣子文行雖高未知其出於天理而無私否也

知之最深皆出於心之無私也安能焉得遠以仁許之乎

附考左傳初若敖娶於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邵

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使收之楚人謂乳為養謂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

孫也文仲之貪戀物我無間但知政為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不為爵勸不為祿勉嘗曰蔽賢者

父伯氏不君之政而無所妬忌分明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才以用人薄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念不違他恤成

顯文仲嗣世是箇忠字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

為大夫崔子節言子文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後復是其忠亦槩見也

○崔子弑齊君 弑是下殺上崔

居蔡清矣以上是論齊臣之行

臧氏有守軀而許其清下是究齊臣之

其名曰蔡蔡仁而疑其心清之純者亦

長尺二寸文是仁勉而清則非仁人之

仲三年而為清矣文子行雖高未知其

一兆武仲三皆出於心之無累也安能

年而為二兆遠以仁許之前一違之是

詭一名僕句捐富貴而不辭後兩違之

也夫子曰斯人也喜怒哀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可謂之忠矣子張又疑

曰其得謂之仁矣乎夫子曰當理而無私心者仁也子文之制行雖忠然未知其皆

出於天理而無私否也

焉得遠以仁許之乎

附考左傳初若敖娶於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邵

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使收之楚人謂乳為養謂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

孫也文仲之貪戀物我無間但知政為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不為爵勸不為祿勉嘗曰蔽賢者

父伯氏不君之政而無所妬忌分明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才以用人薄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念不違他恤成

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

子文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後復是其忠亦槩見也

○崔子弑齊君 弑是下殺上崔

居蔡清矣以上是論齊臣之行

臧氏有守軀而許其清下是究齊臣之

其名曰蔡蔡仁而疑其心清之純者亦

長尺二寸文是仁勉而清則非仁人之

仲三年而為清矣文子行雖高未知其

一兆武仲三皆出於心之無累也安能

亦就難

曰未知 亦在心

焉得仁 亦就事

註 崔子齊大夫名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

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

子曰清矣 就潔身

曰仁矣乎 去亂說

猶吾大夫崔子也 仍作僭亂

違之 此是又

何如 仍指制

子曰清矣 就潔身

曰仁矣乎 去亂說

猶吾大夫崔子也 仍作僭亂

違之 此是又

何如 仍指制

子曰清矣 就潔身

曰仁矣乎 去亂說

令尹

令尹宰也周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

禮所謂太宰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

上卿之號楚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

臣令尹為長

季文全旨

令善也尹正此章因文子而立善思之

也言用善人筆思字只指應事說蓋文

正此官也

子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

崔子

已夫子只要人計是非不

崔杼齊公族

計利害故再思可矣朱子

也丁公適子講思有未得者須著仔細

季子食采於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

氏

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

陳文子

不當者矣註窮理是思以

陳文子敬仲

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

之後也崔氏

南武全旨

之亂齊自晏此章取衛臣之節而獨嘉

子而下能卓其愚所以立人臣之則也

然自守不污有道無道俱就武子仕衛

於其間者惟時言之非必君明臣良而

文子為賢故後為有道只國家無事安

當時咸稱云

常處順便是無道即喪國

季文子

失君強敵在外太疑在內

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

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有馬十乘之富棄而去之不苟容於弑亂之朝至於他邦則曰是邦之臣不忠猶吾

國之大夫崔子也又違而去之再往一邦則又曰是邦之臣不忠猶吾國之大夫崔

子也又違而去之制行若此其人果何如也夫子告之曰斯人也潔身去亂不使弑

逆之惡得污其身可謂之清矣子張又疑曰其得謂之仁矣乎夫子曰當理而無私

心者仁也文子之制行雖清未知果見於義理之當然而無累乎抑迫於利害之私

而或悔也焉得遽以仁許之乎要之仁者無不忠也而忠者未必仁仁者無不清也

而清者未必仁此夫子

所以均不許其仁也

附考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

崔氏崔子弑之文子聞難遂出奔至於他邦見其大夫之不臣者歎曰此猶吾大夫

崔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之至於他邦又去之自是景公即位二年然後復歸於齊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三思是反復再三非限定

是可行是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

言已審意註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

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

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直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

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

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夫季文子聞而譏之曰人之應事是非可否始

齊君

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齊君其時大夫陳文子者

行父季友之時也所謂智愚原就俗論月公薨二妃敬嬴生宣公屬諸襄仲襄仲見於齊侯而謂之十月仲殺太子惡及

孫其相魯也看出借智形愚借可及形惡之母弟視而立宣公宣公元年夏文子如齊納路以請會會於平州以定公位

妾不衣帛馬不可及愚對智巧趨避者言非真愚可比朱子曰愚

金玉無重器非愚魯之愚但是有才不百暴露觀衛侯為晉文公

備忠於公室者所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為故文公以為忠

者也衛武子而免之

齊俞莊子之

子也衛武公

生季食采

於衛以邑為

氏○成公再

出而不夫國

皆衛武子之

功○其當衛

遷帝丘也則

請改祀夏后

相之命曰鬼

神非其族類

不飲其祀其

使聘魯也則

不答甚露及

形弓之賦曰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是內變不生外患不作之時則知是明知有邦無道是晉文外搆元

愚是皆愚就不避艱險上說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身濟君人難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及其才意

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及也亦有不當諱天子稱武子曰衛大夫甯武子當文公之時國人悅服諸侯效順

於外元咥爭訟於內邦無道極矣因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是其愚也然其知乃安常

處順無事可見猶可及也若其愚則上可濟君下可保身於國變多艱之時而獲國

祚安全之績斯誠不可得而及也附考初晉侯為公子時出亡曹衛皆不禮焉既得

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悅於晉公出居於襄牛甯武子從公聞

楚敗懼遂奔楚適陳使元咥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咥於公曰立叔武矣咥子角從公

公使殺之咥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復成公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成公先期

入甯子先長胖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猷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

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猷犬走出公使殺之元

上論卷一

諸侯朝正於

王王宴樂之

賦湛露諸侯

敵王所懷而

獻其功王賜

之形弓一彤

矢百棗弓矢

千以覺報宴

臣敢干大禮

以自取戾

在陳

紹聞編孔子

凡三在陳一

沮齊女樂自

魯適衛自衛

適陳適匡見

圖一適宋遇

桓司馬欲殺

之去適陳一

衛靈公問陳

不對而行在

陳有絕糧之

厄明年自衛

子在金旨

此章見夫子傳道之心歸

與句且虛下正發思歸意

狂簡斐然成章一直說傳

道雖是夫子末後一著其

實有振奮而回意蓋傳道

亦非小可專業也章字對

奔鄙庸陋言狂者志上自

有一段高明軒朗處故曰

斐然成章是說他好處不

知所裁方說他不好處其

好處以彼各有任道之器

其不好處以彼未識大道

之歸也

伯夷全旨

此章見夷齊有容人之量

人但知夷齊之清不知其

量故夫子表而出之然此

亦想像推度之辭全無事

實玩不念二字有人之惡

念既化而夷齊惡之之心

亦與俱化正見無私之心

孰謂全旨

請納玉於王與晉侯

皆十穀乃釋成公

子在陳曰

陳絕糧之時

歸與歸與

歸是歸於魯二

與字是歎辭

吾黨之小子狂簡

狂者自是

必簡重狂

上

斐然成章

成章是做得成片

段緊頂狂簡來

不知所以裁之

不知裁是小子不自知求裁於中道

也末要補出夫子欲歸而裁之意

此孔子周流四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

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

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

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

於異端耳故欲

歸而裁之也

講夫子周流在陳知道不行於是欲成就後學傳道來世故歎曰吾

歸而裁之也

講其歸於魯與吾其歸於魯與吾黨在魯之門人小子狂簡志意遠

天而略於世事其體皆成就已是斐然有文理之可觀斯亦可與進於道矣但恐任

其資之所為不知學問變化之功以自裁於中正之道耳此吾所以欲歸而裁之也

成章緣他稟氣英明賦質堅勁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其志趣之高

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豈不斐然可觀不知裁則以其精微有未究中庸有未協

耳

○子曰伯夷叔齊

夷齊皆

死後諡

不念舊惡

不念是根忘意舊

惡是往日之不善

怨是用希

怨是恨用字作以

字看希少也言為

夷齊所惡者皆諒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

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其介如此宜

其有以自取也

程

夫子表清者之

量曰人但知夷

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

夫子表清者之

量曰人但知夷

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

夫子表清者之

量曰人但知夷

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

夫子表清者之

量曰人但知夷

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

夫子表清者之

量曰人但知夷

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

夫子表清者之

發於三在陳事之微見之所謂觀人於齊有高天下之節而不知其有容天下之量彼其惡惡之嚴若過於刻矣然非惡其之時

伯夷叔齊其怒也乞鄰小事然小者道辨不得不為微生高辨寬自諒其音之嚴亦不甚怨之也其

夷名允字公道辨不得不為微生高辨怨不用希乎此可以觀清者之量矣

信齊名智字也

公達姓墨胎氏夷齊其諡也○夷齊讓國而逃仁人

諫忠臣義士微生高一名尾生高嘗與

女子期於梁下此章教學者立心以直意

去而死○醢上為厚人者皆非本心之直亦恥是自附於丘明意之

醋酸五味之為厚人者皆非本心之直字指巧言令色足恭者

一食品中用道故以恥字激發他巧令之字指匿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

之所以衛生足恭不必論到乞憐即一怨友人者註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

樂品中用之言一貌都非本態匿怨友又以深戒學者使察講善其色而又過於恭敬斯人也或自以為善於周旋矣賢如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執誰也直是心無私曲意或乞醢焉或亦魯人乞諸其鄰而與之此乞是

指鄰家有醋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者之指或人註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而恩不得為直也○程

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

也微生高素以直稱夫子指其一事以斷之曰人皆以直稱高由今觀之孰謂微生高直哉蓋所謂直者平心應物而已今高也當或人乞醢乃諱己之無乞諸

其鄰而與之是屈己之意以徇物之求掠人之美而市己之恩直者固如是乎以高為直其為直道之害大矣

○子曰巧言令色巧是好足恭足謂本當如此我卻以為未足而添足之左丘明恥之恥是羞

令是善足恭以為未足而添足之左丘明恥之恥是羞

左丘明恥之左丘明恥之左丘明恥之左丘明恥之

左丘明恥之左丘明恥之左丘明恥之左丘明恥之

左丘明恥之左丘明恥之左丘明恥之左丘明恥之

左丘明 恥亦存人心不死之意但

朱子曰左丘舉世不知恥而獨兩人恥

若丘也志丘明之志亦恥之焉蓋恥其設心之奸險也夫

是古有此姓之其慨世者深矣

顏淵章旨

○顏淵季路侍 顏淵是顏回季路是子

路侍是立於夫子之側

子曰盍各言爾志 志字指蘊藉言與下

論用世之志不同 何

人傳春秋者 此章總見聖賢之志公而

乃左氏耳是 不私而小大各隨其量子

也 志常因言以自見由與回也盍各言爾之志乎

○子路曰願車馬 願是未有

撫州鄧大著 路志在公物顏淵志在公

如此說他自 善夫子之志在因物付物

乘以代勞者 衣輕裘 所衣者是輕裘

與朋友共 車馬與之共乘

敝之而無憾之指 輕裘與之共衣

作一書辨此 各得其所也

又曰丘明所 顏淵章旨

輕 衣服之也裘皮服

講 子路對曰天下之物當與天下共之由之志惟願以所乘

敝之而無憾之指 輕裘與之共衣

車馬 願是未有

恥如此左傳 志是未然事故下文各有

必非其所作 一願字

恨之心焉子路其 志於公物者乎

○顏淵曰願無伐善 兩無字皆作不字看俱主克

無施勞事之有 功於人

曰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

講 顏淵對曰天

上三句是不私所有下 句是不惜所有蓋志在不

吝也舉一車裘而所該者 善為吾性勞為吾分回不敢以之自驕矣顏淵其志於公善者乎

○子路曰願聞

自廣子路是從義理上 來的與豪俠之徒不同

類 願無節旨

子曰老者安之 老者是年長之人安

朋友信之 朋友是同輩之人

信即忠誠無欺之

願無節旨

類 少者懷之 少者是年幼之人懷

朋友信之 朋友是同輩之人

信即忠誠無欺之

類 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

上句是不矜其能下句是 不誇其功蓋志在不驕也

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

類 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

類 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

類 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

兩無字乃顏子克己之功 者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

類 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

類 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

類 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

現前所能者言

類 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

類 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

類 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

類 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

願聞節旨

首句是賢者欲聞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志下是聖人示以己志之賢老耆朋友少者已該盡得聖賢氣象之人各得其所而已彼老者莫不欲安吾則願養之以安而使享其天下之人安信懷是應安也朋友莫不欲信吾則願與之以信而使全其交也少者莫不欲護吾則願懷之而適子以安應信懷而適以恩而使葆其天也斯固吾之竊有志者乎是知夫子有子路公物之心而忘其為子以信懷不必乘權履位物有顏淵公善之心而忘其為始行其志也可一國亦可善聖賢分量之不同於此見矣

已矣全旨

○子曰已矣乎已是止矣吾未見能見其過見即註中知字而內自訟者也內自訟是自家

此章夫子做人以改過意語氣一串說下能字直貫對不肯放鬆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到底內自訟三字不可放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

十室

能勝已正在一念獨知中默默自咎也既說已矣乎又說未見終不欲絕望意

○子曰十室之邑甚言邑之小必有忠信必有是易得意非謂人皆忠信也如丘者焉丘是孔子自謂者作人字看不

此章夫子借己以勉人見美質不可恃學問當自勉也精神全在如不知三字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勉人好學曰天下之道以質而非

見質本無不同所不同者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小邑其中必有忠厚信實生質之美如丘者焉但人多自恃其質而不如丘之好學以充其質也此可見美質易得如丘者不足貴至道難聞不如丘者深可歎也

士故禮曰君資質與他處訓忠信不同蔡覺軒曰好學要根忠信來
子不誣十室乃為學之根器好學正所學非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

以擴其量也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上論卷二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高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南面

雍也章旨

馬厚齋曰人

此章以簡字提綱敬正簡

君聽治之位

之主宰處首節是夫子默

必體天地陰

與雍之簡次節因其證簡

陽之向背南

而僅與之末二節因其辨

面嚮明也

簡而深然之要見始而與

子桑伯子

雍南面者以其本敬為簡

莊周曰子桑

終而然雍論簡者亦以其

戶孟子反子

簡根於敬也

琴張相與友

雍也節旨

說苑云孔子

註簡字意勿著相凡臨民

見子桑伯子

者俱南面度是體度

伯子不衣冠

仲弓節旨

而處弟子曰

問伯子只勘驗自己隱隱

夫子何為見

問他的簡可也簡言其可

此人子曰其

處在簡也是僅許其簡

質美而無文

居敬節旨

吾欲說而文

仲弓錯認可字與首節可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內第十四

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可使全在寬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 講 夫子稱仲弓

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其可

洪簡重上見 註 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曰雍之為人

使居南面之位以聽治矣乎

仲弓問子桑伯子 仲弓舉其人以問是 欲證己之簡何如也 子曰可也簡

三字順說言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

可也那簡

註 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

謂 仲弓知夫子許已在簡又疑伯子之簡與己異故問子桑伯子之為人何如夫

謂 子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省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僅可非

謂其可居

存大體所行得要 以臨其民 臨是統御意臨 民即居南面 不亦

南面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 此行簡是舉大綱

可乎

是簡之善 居簡而行簡 此行簡則一切 無乃太簡乎 是簡之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

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

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 仲弓未喻夫子之意乃疑而辨曰簡一也顧其

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謹 所以居之者何如耳人能自處以敬則心有主

上論卷二

四書補註備旨

四書補註備旨

四書補註備旨

四書補註備旨

四書補註備旨

四書補註備旨

四書補註備旨

字同故辨簡之得失敬兼內外註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朱子云居敬行簡兩件工夫世固有居敬的人把得忒重卻反行得瑣碎故居敬了又要行簡不亦無乃俱是實證之辭

雍之節旨

此許其論簡之善宜兼承居敬居簡兩段說

哀公全旨

此章表顏子之心學蓋好學工夫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不遷不貳是好學的符驗怒與過要看得細怒指天理人情所必有者過指幾微毫髮所未粹者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時瑕累莫逃既覺之後根株悉拔兩不字是甚力量註甲乙是兩人前後是兩時此雖憐惜顏子卻微寓勉

而自治嚴由是行簡以臨其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其簡不亦可乎若先自處以簡則心無主而自治疎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雍蓋不能無疑
○子曰雍之言然 言是論簡之言然作是字看
註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

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講 子與之曰天下之治常成於敬而敗於忽雍以居敬之簡為可簡字矣故曰太簡
以居簡之簡為過者其言誠然也觀此則夫陸稼書曰夫子然之蓋深有味乎敬子許仲弓南面而不許伯子之意可想見矣
補 之一字恍然於二帝三王之兢業小心萬世治天下大綱皆在雍一言中非沾沾為一簡辨也

哀公問弟子

是孔子門人

孰為好學好學是嗜學不厭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此是追言之好學且虛講

不遷怒

怒是一念少拂不遷者隨物而怒亦隨怒而忘

不貳過

過是一念少差不貳者有過未嘗不知知則未嘗復行

不幸短命死矣

不幸有

今也則亡

是無有如顏子者

未聞好學者也

未聞承上說亦作有待之之亡遷移也辭終不欲以好學絕望於人言貳復也

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

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

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

弟子好學意仇云今人纔有怒留於中則接人處使少和平之色即此是移今人雖悔前日之過到臨事又不免故態復萌即此是貳顏子克己功深故當下消融斷絕

子華章旨

此章見聖人用財之義與辭皆有義在求之與為傷惠思之辭為矯廉故夫子各以義裁之

粟

子華節旨

粟米子也嘉穀之實也

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必早與之待請而與止

金庾秉

左傳齊舊四矣求不悟而直與以五秉

是與請益益是加多於釜之外

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之間意也

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

自其四以登

示不當與也冉子又為之請益夫子曰吾與之十六斗之庾蓋以示不當也

於釜釜十則

當益也冉子不悟乃自與之粟五秉焉不已過乎過則傷惠而非義也

鍾據此區十

○子曰亦之

六升釜六斗

○子曰亦之

其無缺於親不須與粟意

適齊也適是乘肥馬是富之見衣輕裘是富之見

四升也禮記周急輕帶只重不繼富周
十斗曰斛十字繼字有味此句正裁求
六斗曰碩十過與之非

原思節旨

凡八十斛
原思
是記原思之過辭提為宰

魯人清淨守
二字便見義所當受

節貧而好道
毋字當重講是正意以與

孔子卒後退
句是餘意與鄰里鄉黨不

隱於衛○原
過為辭祿者通一說以見

憲居魯蓬戶
決不可辭耳不重廣君恩

奮牖匡坐而
上

弦歌正冠則
子謂全旨

纓絕振襟則
此章見賢者不係於世類

肘見納履則
雖為仲弓而發徹無一字

踵決嘗曰貧
者仲弓只宜在牛上說方

也非病也
得聖人渾然口氣正意須

藥
於起繳處補之見人情愛

周禮五家為
猶之外自有特繼非私意

比使之相保
所得而貴賤之也若顯言

五此為間使
仲弓則是欲彰其子之賢

之相受四閭
適揚其父之惡非厚道矣

為族使之相

濟窮迫不繼富是不續益有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
馱天子聞而非之曰
餘之人總見不當繼子華意
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馱赤之為我適齊也
所乘者則肥壯之馬所衣者則輕煖之裘其家之富如此彼其母豈不足於粟而顧
待求之周哉吾聞之也君子用財周人之急不繼人之富今求為赤請粟而又與之
以五乘是繼富也非周急也

○原思為之宰
為之宰是孔子為魯
司寇時命他為邑宰
與之粟九百與是

與之指原思九
辭是辭其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
百是宰祿常數
多意
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謹孔子為

時原思為屬邑之宰
夫子與以常祿之粟九百乃義所
當得者原思以其多而辭之是辭之過而傷廉非義也

○子曰毋
是禁他
以與爾鄰

星鄉黨乎
與是分賜意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爾指原憲
註
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蓋

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

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

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乞則夫子必自

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

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
譚
天子止之曰祿以養廉爾毋辭焉如其有餘則鄰里鄉黨

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之貧者所當周也推以與之不亦可乎是則夫子非吝於

赤而厚於思也辭受取與惟視義之當否耳彼冉子之多與以為
補
冉子之與可以

惠原思之辭祿以為廉皆察義之未精也此夫子所以裁之也
補
愧世之吝施者

原思之辭可以警世之貪墨者
但非義之大中耳故聖人裁之

○子謂仲弓曰
是夫子
私論
犁牛之子
子是犁牛
所生的
騂且角
騂合當代所尚言
角者中程度也
雖欲勿用
雖

○子謂仲弓曰
是夫子
私論
犁牛之子
子是犁牛
所生的
騂且角
騂合當代所尚言
角者中程度也
雖欲勿用
雖

○子謂仲弓曰
是夫子
私論
犁牛之子
子是犁牛
所生的
騂且角
騂合當代所尚言
角者中程度也
雖欲勿用
雖

葬五族為黨

回也全言

使之相救五

此章固稱美回亦不可太

黨為州使之

貶諸子俱是造就之意三

相闕

月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

駢角

以言其暫全在心上說二

檀弓云夏后

句亦不可平對心不與仁

氏尚黑牲用

二則心即仁安得有違以

玄般人尚白

心求仁不能當念直取故

牲用白周人

曰至三月不違非謂三月

尚赤牲用駢

後必違也只是此心常存

王制云祭天

雖有毫髮間斷當下便覺

地之牛角爾

就能接續其餘該冉閔俱

栗宗廟之牛

在內至字亦是到此仁境

角握賓客之

地但與回爭個能久不能

牛角尺春秋

久耳而已矣三字有無限

云颺鼠食郊

策勵意

牛角改卜牛

策勵意

山川

此章見三子各抱從政之

王制云天子

才果達藝就才品說於從

祭天下名山

政句方說到應用上康子

大川五嶽視

看得政大於才也與二字

三公四瀆視

猶恐有未可意夫子看得

諸侯諸侯祭

才大於政何有二字是綽

名山大川之

然有餘之辭亦啓康子以

指行祭

山川其舍諸

舍字作

註

畢雜文辨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駢角周正中犧牲

之人 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

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警瞽為父而有

舜以蘇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 講 夫子私論仲弓曰雜文之犁牛固

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講 不可為犧牲之用矣然其所生之

子其色則駢而赤也合當代之尚且角周而正也中犧牲之選人雖以其出於犁牛

而欲勿用之以祭然山川之神所享者在此駢且角也其肯舍諸乎夫子言此以譬

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豈 補 以犁牛譬其父以其子之駢角譬仲弓之賢用舍

可以其父賤行惡而廢之哉 補 皆就人言而曰山川其舍諸言祭山川所必用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不違仁是心

其餘是羣

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至是造

域日月至見不如 註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

回之三月不違 註 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

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 講 夫子稱回以勵諸子曰仁

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講 人心也人惟以私欲間其

心則違矣惟回也克復功至而天理常存其心至於三月之久何不累於私欲而違

仁焉其餘諸子非不用力於仁也而出入於理欲之間或日之內一至於仁焉不能

無間斷也或月之內一至於仁焉不 補 日至者卻至得頻數恐不甚久月

能無止息也豈能如回之久於仁哉 補 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

可使有任意從

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在其地者

器使之道也此果達藝非全是資稟乃從學中來

季氏全旨

此章見閔子不仕權門意

費強則魯弱夫子方欲墮

之閔子不欲弱公室而強取其長皆可用也

私家故託使辭之通節俱

疑定大事於從政也何難之有又問賜也之才可使為大夫以從政也與夫子告

是決辭但有德之言自爾

曰謀國事者尚其達穎悟如賜乃明達人也達則足以察事幾通國體於從政也何

溫婉耳善為一句是辭今

難之有又問求也之才可使為大夫以從政也與夫子告之曰應國務者尚其藝多

日之召如有二句是預仰

能如求乃材藝人也藝則足以理煩劇周庶務於從政也何難之有夫三子皆可用

後來之召善非恐觸彼之

之才聖人得器使之道惜乎康子未知所以用之也

怒只達我之意止彼之召

平康子未知所以用之也

便是在汶上即高蹈遠引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季氏魯之權臣使是使人 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 善是委曲辭是

閔子騫

閔損魯人不

意言雖去父母之邦所不

仕大夫不食

惜也謝註是閔子本意但

不可露

德行著名孔

子稱其孝焉

此章見夫子篤師弟之情

○損後母不

亦能達天人之際不入其

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首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

慈冬月以蘆

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

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

花衣之其所

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

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

生二子則衣

聖人從容中道處亡之以

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

之以綿父知

下是痛惜之辭不是永訣

觀註可見按伯牛以德行

之欲出後母

觀註可見按伯牛以德行

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賢而欲臣之也閔子騫告使者曰今我之心

賢而欲臣之也閔子騫告使者曰今我之心

賢而欲臣之也閔子騫告使者曰今我之心

賢而欲臣之也閔子騫告使者曰今我之心

賢而欲臣之也閔子騫告使者曰今我之心

預曰母在一稱孔子為魯司寇以再耕
子寒母去三為中都宰

子單遂止母
賢哉全旨
此章夫子贊美顏子之賢

費
首句空說是贊美辭下是
指其貧而樂者以申其賢

魯僖公以費
也重不改其樂句末句與
陽季友為私

邑襄七年季
首句相應顏子之樂原自
孫宿城費後

南蒯以費叛
有在但不因貧改耳玩其
字樂在貧先非因貧有不

公山弗擾亦
改亦是夫子微鏡其心回
不自知也單瓢陋巷不過

為費宰營帥
極言其貧以見顏子之安
尼命申句須

樂頌伐之遂
從博文約禮後此心與理
為一方是顏子真樂

墮費
冉求全旨
此章見學貴自強要得鞭

伯牛
冉求全旨
策冉求意求陽借力不足

言正行而遭
之名以陰諱其不悅之實
仲尼志意不
開口非不悅三字只要在

不欲仕也子其委曲善為我辭於大夫焉苟辭之不得如有復來
召我者則吾必去營而在齊之汶上矣大夫其能強我之必仕乎
於權臣言婉而順
又能免禍於亂世
不復來
補
而決不欲失身

伯牛有疾子問之
問是問其疾
之指伯牛
自牖執其手
牖是窗執其手
是執伯牛之手
曰亡之
作必
死有
命矣夫

命以天之氣數言矣
夫二字有深慨歎意
斯人也
以平日德行言而
謹疾意亦在其中
而有斯疾也
斯疾指必
亡之疾言
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
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
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
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
伯牛不幸有疾夫子以師弟至情而往問之時伯
閱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牛遷於南牖下使夫子得以南面視之蓋以君禮

尊其師也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曰疾勢至此其亡必矣是誠天
之所命矣夫吾不意德行若斯人而有斯疾也吾不意德行若斯人而有斯疾也君
子於此亦安於適然之數歸諸
未定之天而已其將奈之何哉

子曰賢哉回也
賢是有一
簞食
甚言其
食之薄
一瓢飲
甚言其
飲之菲
在陋巷
陋巷則其室可知

人不堪其憂
人指常人不堪是不勝意其指
簞瓢陋巷言憂是戚戚悲傷意
回也不改其樂
不改是不因簞瓢陋巷
而少變其樂是性分中

賢哉回也
此句承上忘遇自樂
單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
來有歎美不已意
註
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

華侍禮不習
廢一種人是形容力不足
樂

華侍禮不習
廢一種人是形容力不足
樂

子游侍辭不的模樣以破求之畫令他
辯宰我侍忘無處藏身不可認煞悅畫
忽古今顏淵二字正相反求之畫而不
侍節小物冉進由於悅之不深也

伯牛侍嘗曰女為全旨

厲也 此章進子夏以真儒之學
從儒字分別君子小人全
在用心上女為無為呼應

簞瓢 甚緊當一直說下勿平同
以竹為之員一儒而用心真偽不同一
及哉

曰篲方曰竒 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
○瓠之小者 嚴其幾是而非非而是謹
曰瓢詩云酌其似

之用飽飽是 為武全旨

自然之物故 此章見宰貴得人女得人
註云儉以質 一問隱然有激揚風俗意

也 人非流俗之人得非耳目
之得必有特達之契在子

巷里塗也詩 游答處要得他延訪名賢
曰侯我乎巷 一段光景曰不由徑是於

謂侯我於門 風塵奔走之外得其端方
外也 曰非公事不至是於勢利

武城 趨附之外得其恬退豈非
武成在泰山 叔季之僅有者哉即此二

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
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
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
罷不能而竭其才則 謹 夫子稱顏子之賢曰賢哉回也彼飲食居處人之大欲存焉
庶乎有以得之矣 謹 回所食者止一簞而已所飲者止一瓢而已所居者在於陋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 說就心言是企
慕意道字泛說 力不足也 以氣質
昏弱言 子曰力不足者 音作
中

道而廢 中道即半途
廢是舍棄 今女畫 畫是不肯
求進意 註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
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再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
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再求之所以局於
也 謹 再求問夫子之稱回而言曰求之心非不說夫子之道而思求以至之也但實
也 稟昏弱欲求進而力有不足也夫子責之曰所謂力不足者非一無所用其力
也嘗用力求進以至於中道因力之不足而廢耳今女也有能進之

力而無欲進之心乃畫地以自限其所至安得設於力之不足哉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 女為有
勉之意 無為小人儒 無為有
戒之意 謹 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聞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
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味焉

南今兗州府嘉祥縣

事而滅明履正守節之大概可知公事乃是禮事賢之士皆至邑宰之室為行禮而來也公事則至亦見不

故夫子語謂子夏曰儒一也而有君子小人之分女必以為己者自勉而求以此為君子之儒以為人者自戒而無為小人之儒豈可曰均是儒也而無所擇補君子儒小人儒當以為己為人意為主遠大意原在圈外但為己字要活看乎哉補非徒守一身己也舉參贊位育經綸事業皆以為己任非有所為而為者便是

潛臺滅明武

而人狀貌其忘情於君民處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醜飲事孔子

此章嘉孟之反以為居功者訓也首句是冒下乃其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孔子以為材

不伐之事反之殿正敢於後者乃歸咎於馬之故不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而修行名施

自以為功而且自掩其功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乎諸侯孔子

將人門三字尤重於此不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貌取人失之

伐則真不伐矣要識孟之反分明以敗軍憂主為辱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孟之反孟氏

不敢以殿後為功故講不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族也宋子曰

伐要本他真心來說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莊子所謂孟

不有全旨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子反恭聞老

此章重慨時尚之非為必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氏懦弱謙下

求徇俗者恨非為不能徇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之風而悅之

俗者惜也兩有字俱跟一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者也殿

不字來伎與直對美與德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殿在軍後前

對今之所取正古之所棄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曰啓後曰殿

必如是而可免則世道衰

○子游為武城宰宰是邑子曰女得人為爾乎人是賢人馬爾乎三字是助語曰有潛臺滅明者

禮法

禮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五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禮

四書補註補言

上論卷二

五

策

說文曰鞭所
以驅馳者也
以革為之

此章怪歎人之離道誰能
何莫四字緊相叫應一氣
說方得怪歎意道字不得

誰能全旨

祝鮀

周禮太祝掌
六祝之辭以
事鬼神而祈

說性命精微只在日用常
行上指點方是以戶喻道

福祥求永貞
鮀衛之太祝

本旨所行纔不合理便是
莫由道也

也鮀諳於典
故靈公嘗以

質勝全旨
此章論文質之弊而酌其

會臬馳嘖有
煩言使祝鮀

與兩則字呼應作三項看
董彬彬二句上彬彬只是

從

與兩則字呼應作三項看
董彬彬二句上彬彬只是

宋朝

與兩則字呼應作三項看
董彬彬二句上彬彬只是

朝仕衛為大
夫有寵於靈

得中意即有時該質多些
有時該文多些亦不失為

公後歸宋靈
公為夫人南

彬彬文質彬彬四字正是
損益工夫註中學者二句

子復召宋朝
太子蒯瞶過

解文質彬彬成德二句解
然後君子

宋野野人歌
之曰既定爾

然後君子

○子曰孟之反不伐
不伐是
不誇功
奔而殿
殿是反殿
將入門
門是魯
策其馬
策馬是要
他速行意曰

是反
非敢後也
見殿非
已之功
馬不進也
進是前馬不進者
註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
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

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
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
日明而凡可以於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
者欲上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講
夫子稱之反意曰有功非難

有功而不伐也當齊人伐我北鄙右師既潰而齊師涉泗眾皆望風而奔矣獨反居
後而殿之功何偉也顧方入國門之時正眾人屬目之地乃策其所乘之馬曰我師

敗績人皆爭先非我之敢於後殿也特以馬行不進而
不得後耳夫有功而自掩其功如此非不伐而何
附考
哀公十一年齊師師伐

師冉求帥左師與齊師戰於郊左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右師奔齊人
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
不有字
實下句
而有宋朝之美
兩作與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難免是
不能免

其情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
講
夫子傷時意曰當今之

惡意
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講
世好諛悅色之時也使

不有如祝鮀口才之佞而有如宋朝顏色之美則無以動人之觀聽難乎免
於今世之疾惡者矣夫不好直而好諛不悅德而悅色世之衰也一至此哉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
誰是何人兼智愚賢不
肯言由是行戶是門戶
何莫由斯道也
何莫是怪歎辭道
者日用當行之理註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
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講
夫子警人不由道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
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講
夫子警人不由道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
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講
夫子警人不由道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
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講
夫子警人不由道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
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講
夫子警人不由道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
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講
夫子警人不由道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
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講
夫子警人不由道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
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講
夫子警人不由道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
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講
夫子警人不由道

箕豬孟歸我
艾猥太子羞

之戶

釋名云戶護
也所以謹明

塞也

人之全旨

此章警人無忝所生意上

句言生理本直下句歎固

生之幸也生理本直於四

端發現處驗之人當全是

直須補在兩句夾縫中

知之全旨

此章第造道之淺深見學

者當語其極也知字尚淺

亦謂知義理之大端耳若

好內正是知行並進工夫
樂內正是知行並至受用
知好樂作三項人說要發
明兩不如字知不如好知
之深自能樂好好不如樂好
之深自能樂好即求其所
知而志向專一樂即得其
所好而言趣洋溢本一串
事而有淺深
中人全旨

不難由
二意

與離尤急於戶也自今觀之天下之人其誰能出不由戶乎知由戶

宜知由道矣何故乃莫由斯道也明於彼而昧於此豈不深可怪哉

○子曰質勝文則野

質是質樸勝過也文是文

彬彬是文質然後君子

成德之人對上野史看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

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

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

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直野

野人之為乎若言動文飾而勝乎質則虛文而無實其諸史氏之流乎夫曰野曰史

均非君子也是必文以質為主質以文為輔彬彬然其適均焉然後為成德之君子

而野史不得以累之也

補此章文質就學者身

有志於君子者其辨之

上說言辭威儀皆是

○子曰人之生也直

人字泛言生是始

生之生直以理言

罔之生也幸而免

史乃府史胥徒之

文質

史不必作史官說

文質

文質

文質

文質

文質

文質

文質

文質

此章見施教有等只在教者心上斟酌勉學者意在言外中人上下俱兼資質學力言當以上字提起作主可以語不可以語正見學者有可有不可耳君子因材施教如此

樂是樂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者心上斟酌勉學者意在言外中人上下俱兼資質學力言當以上字提起作主可以語不可以語正見學者有可有不可耳君子因材施教如此

樊遲全旨

此章見知仁有各盡之功也知恐蕩於虛故要從實事上理會仁恐著於實故要從虛心上涵養務字先

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

字最重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務義敬

當勉為受補不可語上蒙引謂僅語以日用常行

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心上說樊遲粗鄙近

知是吾性

是就心上說樊遲粗鄙近

子曰務民之義

是就心上說樊遲粗鄙近

敬是盡誠

子曰中人以上 是天資極高學力極到之人 **可以語上也** 語就教人說上是上等精微道理 **中人以下** 是天資力不如 **不可以語上也** 有教者徒勞學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

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

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

神化性命之理而授之可也有質未粹學未深而為中人以上者則可以語道之上雖舉

之理彼亦茫然無得則不可以語道之上也可見教者貴有當可之施而學者亦

當勉為受補不可語上蒙引謂僅語以日用常行

敬地矣

子曰務民之義

利未免略人事而費鬼神
未進修而慕功效故夫子
告之兩可謂字見不必他
求意呂云難字即就為仁
上說蓋去私存理工夫最
難

知者全旨

此章發知仁之蘊見有不
同知仁是兩種人心之虛
湛為知心之純一為仁樂
水樂山不是尋山水而樂
之只是就其性之所近而
想見其情耳動是不膠靜
是不擾知者雖有靜時其
體只自動仁者雖有動時
其體只自靜註體字是體
此如

段之體非體用之體動者
自樂不取必於遇而取必
於心靜者自壽不取必於
數而取必於理

齊一全旨

此章望齊魯以更化意以
道字為主夫子有志先王
之道故深望於齊魯之亟

齊

齊姜姓侯爵

之禮鬼神是當祭之鬼神
遠是不求媚以邀福意
可謂知矣 此即上文知者之事而斷之
問仁 仁是吾心
目

仁者先難而後獲 者作人字看先作急字看後
即不急意難獲皆切為仁說 可謂仁矣 此即上文仁者之心而斷
之謂其純而無私欲之界

也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
註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樂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
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

所難 樂遲問何如斯可謂知夫子告之曰知者之事明乎理而已專力於民義以
講 盡人道之所宜至鬼神不可知者亦惟敬而遠之未嘗有所詭焉是知所當

知而不惑於不可知可謂知矣樂遲又問何如斯可謂仁夫子告之曰仁者之心純
於理而已惟專事其功之所難而急急以圖之至於獲之不可期者亦後之而已而

一無所計較焉是心純乎理而不雜於私意可謂仁矣 註兩者字是舉現成指示
遲能觀於知而履其事觀於仁而存其心仁知可得矣 補 蓋惟其是知仁故事與心

此如

○子曰知者樂水 是情之喜 仁者樂山 是情之喜
好在水 好在山 知者動 動是胸
中活潑 仁者靜 靜是天
懷靈謐 知

者樂 樂是
自得 仁者壽 壽是
有常 註 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

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夫子發知仁之蘊曰天下之人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註 有為知者有為仁者以其性情

而言知者本性空明所樂應在水而悅其流行之趣仁者本性厚重所樂應在山而
悅其敦艮之基以其體段而言知者無事物窒礙而任乎聰明之四達殆極其動仁

太公呂望本變也齊魯就今日言註孔
四嶽之後起子之時句宜玩兩變字不
漁釣爲周文同齊之變須脫胎換骨魯
武師號師尚之變只救弊扶衰故魯至
父佐文武定道止在一變齊至道尚俟
天下以功封再變也此只就二國酌量
營丘爲齊侯施爲緩急無左齊右魯意
魯

魯姬姓侯爵
周文王第四
不觚全旨
子周公且佐此章夫子傷名存實亡意
文武成王有就一觚言之去方從圓想
大勳勞於天見人心不古推開觚言之
下成王命爲春秋時凡名存實亡大於
太宰食邑扶觚者可例觀也一不字兩
風雍縣東北哉字無限感歎蓋以無實
之周城留相者不得有其名也
天子主自吹

以東諸侯乃宰我全旨
對其長子伯此章見應世之權即寓於
禽於曲阜地救世之中宰我設言以窮
方七百里分仁者之術夫子亦自其所
以賣玉大弓問之事發出君子一段變
而俾侯於魯通作用見天下不能窮仁

齊無人欲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殆極其靜以其效驗而言知者志氣清明則不
爲事苦不爲境累有隨往而樂之休仁者精神純固則物不能侵數不能夭有必得
其壽之理是可知存疑云註四故字有推原意動靜二字是
歷歷想見之者實際山水從動靜想出樂壽從動靜推出

○子曰齊一變齊以今日急功利喜夸詐而言一至於魯是僅至於今魯一變魯以
重禮教崇信義之魯言一變是與至於道是即可至先王孔子之時齊魯急功利
衰政以革頹風特振起之而已至於道盡善盡美之道言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
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
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

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
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謹夫子欲以道更二國之化曰太
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道治之而今則非昔日之齊魯矣使齊能一變易功利而爲禮教易夸詐而爲信義
僅可至於今日之魯也使魯能一變取其廢者修之取其墜者舉之則可至於先王
之道矣任其責者附者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
奈何其不變哉

○子曰觚不觚上觚字指其器觚字指其制觚哉觚哉重言以歎觚棧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
下觚字指其制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
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棧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
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

○子曰觚不觚上觚字指其器觚字指其制觚哉觚哉重言以歎觚棧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
下觚字指其制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
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棧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
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

○子曰觚不觚上觚字指其器觚字指其制觚哉觚哉重言以歎觚棧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
下觚字指其制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
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棧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
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

○子曰觚不觚上觚字指其器觚字指其制觚哉觚哉重言以歎觚棧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
下觚字指其制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
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棧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
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

○子曰觚不觚上觚字指其器觚字指其制觚哉觚哉重言以歎觚棧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
下觚字指其制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
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棧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
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

觚

觚為酒器爵一升觚三升

韓詩外傳謂不可罔邊總不過辨明一

三升曰觚是從字之非耳但當逝時自

也木簡亦稱有救援機權在非竟坐視

觚陸士衡文而委入於井也

賦云或操觚以率爾是也

井

伯益作井釋功博文是知約禮是行非

名云井清也則博文為無用約即在博

象泉之清潔之中禮即在文之中弗畔

者也易井卦即約字只合作約束意之

曰井養而不窮也又曰井字是指其人而言非指所

冽寒泉食學之文也

南子

南子宋女也此章見聖賢守經行權總

靈公嘗與夫卻是好賢之心亦是以禮

人夜坐聞車處夫子故夫子出其見小

子見全旨

此章見聖賢守經行權總

不失其正之意南子請見

靈公嘗與夫卻是好賢之心亦是以禮

人夜坐聞車處夫子故夫子出其見小

子見全旨

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

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謂之觚哉尚得謂之觚哉以觚而類觀之天下之

失其實而徒存其名者豈獨一觚也良可慨已

木簡謂之觚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為簡

續起於秦漢以後是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非木簡也

○宰我問曰仁者

是仁愛雖告之曰是不待親見意井有仁焉

仁者不可陷也

此二句就救

不可罔也

論其理

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

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

於救人而不私其身

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蓋其凡遇事變可欺以理之所有也不可罔以理之所無也惟其可欺故可逝惟其

不可罔故不可陷耳是則為仁

未嘗有所害子何憂之深哉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

博是廣博道著於約之以禮道之無過不及

亦可

亦可以是以庶幾之辭弗

畔承上博約兼盡說

上論卷二

八

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必違伯玉也昭昭伸節不為冥冥墮行

君之禮而見之矢之三句重禮有可見上但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子路不敢不悅聖人之道大賢人之義正也

中庸全旨

此章夫子範民以中庸意中庸之理見於日用常行而實為吾心固有之德故曰為德至字在無過無不及上說民鮮即行事不合中庸以見心之鮮有其德也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文以一心而究乎萬理之全凡古今事變固不稽也又舉其所學者而約之以大中至正之禮凡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夫博文則見極其廣而不流於虛約禮則動必以正而不失於泛雖未能與道為一亦可以弗畔於道矣夫有志於道者博約之功其可不交致歟補一則仍有涵泳工夫亦可二字當玩是訓君子以用功體道非是贊君子語

○子見南子

見是因請見以見小君之禮見之

子路不悅

不悅者以其見為辱耳非恐其浼已意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

者天厭之天厭之

之字當作我字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

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講夫子至衛南子請之蓋率其見小君之禮也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而有所不悅夫子乃矢而誓之曰子之所行有不合於禮不由其道者則獲罪於天天其厭棄之天其厭棄之蓋夫子之見惡人固有以自信者然必重言以誓之欲子路深思而自得之也附考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王聲璆然孔子曰吾鄉弗為見見之禮答焉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

中是恰好的為其亘古不易故曰庸德是人所同得之理

其至矣乎

至是無可加損意

民鮮久矣

子貢章旨

此章見仁不必求諸遠意何事於仁句是一章之主首節抑其求仁於遠次節示以仁者之體末節教以

求仁之方

博施自我施恩澤言濟眾自入被恩澤言濟眾又進

一步仁通上下有聖人之仁有眾人之仁全體是仁

一事是仁聖則以所造之地言不是離仁而別為聖

只行仁到極處耳堯舜猶病在心上說

夫仁節旨

此狀仁者之體重二欲字立貼養達貼教然亦須寬

說隨事皆有立達二而字是心中自然流出言外有

能近節旨

夫子明說夫仁者則是言

民是知愚賢不肖中庸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之人兼上下言言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庸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及則未至惟中庸之為德也無太過無不及其德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之至極而無以復加矣乎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所知所行非失補按中庸虛言道故

之太過則失之不及鮮有此中庸之德久矣不亦深可慨哉

二意工夫在下句此為德二字已在人身上講故不加能字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如有是設若之辭博施是廣布其恩澤而能濟眾濟眾是盡天下之人皆何

如是問其是尚疑其如人何如可謂仁乎未足盡仁子曰何事於仁照註作何止方與必也叫應必也聖乎必是斷辭聖兼德位

堯舜其猶病諸堯舜即是盡仁之聖猶尚也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

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講子貢有志於仁問於夫子曰如有博施恩澤於民而能盡濟斯民之眾若此者何如可謂之仁矣乎

夫子曰博施濟眾此何止於仁必也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行仁到極處而後可以當此乎聖如堯舜亦尚以此為病况

非堯舜者乎子以是求仁豈不難且遠哉

○夫仁者是以仁者之心言已欲立而立人欲是植立立人是培已欲達而達人達是通達達人是引誘以己及人仁者

植扶持使人亦同我之立講試求之仁者之心而仁之體可識矣夫仁者之心已

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
則是言求仁者如此可謂
句正與夫仁者相應近字
從二已字來譬字從二欲
字來近取二字所謂推已
所欲以及人即上節立達
中用工夫耳能字有勉力
意方字見有此準則可憑
施濟纔有個根底

之念即與之俱興雖未必盡人立達而吾
心之天理固已周流無間此仁者之體也
能近取譬 近指己身對博施
濟眾之高遠言 **可謂仁之**

方也已 方是求仁方法也已
字見不必過求高遠意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
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
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
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
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
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
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
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
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耳此病其濟之
不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己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
日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
之方雖博施濟眾若夫求仁者但能近取吾欲立欲達之心以譬之於人知其所欲
眾亦由此進 **講** 立欲達者猶夫已也然後推此心以立之達之則人欲之私由此
而勝天理之公由此而全此雖未即謂之仁 **補** 子貢在功用上問仁故其效愈難而
亦可謂為仁之方也已何必以博濟為哉 **愈** 遠夫子在心體上求仁故其術至
簡而
至易

述而全旨
此章夫子自敘立言之有
本不作固是謙辭然天以
間止有此理古來作者略
備亦無容有所作也信而
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述
以事言信好以心言惟真
信方能好惟深好乃愈信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
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 述指刪述
六經說 **信而好古** 古即六經未刪述者信是信
其言之不誣好是樂慕意 **竊比於我老彭**

老彭
呂氏春秋老

信方能好惟深好乃愈信

以事言信好以心言惟真

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述

備亦無容有所作也信而

間止有此理古來作者略

本不作固是謙辭然天以

彭姓錢名鏗
帝顛頊之孫
至殷之末世
七百有餘歲
而不衰封於
韓大彭之墟
故曰老彭少
好恬靜惟以
養神治生為
事及為大夫
稱疾不與政
事好觀覽古
籍以禮教大
夫以言教士
以技教庶人
揚則抑抑則
揚綴以德行
不任以言○

默而全旨

此章見聖人望道未見之
心默識三句分三平不必
以默識貫何有句總頂上
三件言其無一有也是聖
人自勉以勉人朱子云默
識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

人自勉以勉人朱子云默
識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
在又云三者須心無間斷
方能如此

德之全旨

此章言日新之學四平看
德與學以治心窮理對義
與不善以遷善改過對只
虛擬四個不字神情全追
至末句註日新字要玩蓋
非全然不修不講不徒不

至末句註日新字要玩蓋
非全然不修不講不徒不

以名世者

竊比是主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
私效意言之辭我親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
詩書定禮樂贊周易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
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
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講夫子自敘其立言之
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實曰作者之謂聖未
易能也我惟傳述先王之舊而不敢任己意以創作亦惟以古人所作其理備矣我
則深信其言之不誣而篤好於古自見其當述而無待於作也然此豈起於已哉彼

商之賢大夫老彭蓋信古而傳述者也
吾企慕前修亦竊比於我老彭而已

○子曰默而識之
默識是心與理契深造
自得之候之指理言
學而不厭
學是以此理體於己
不厭是無厭教意
誨人不倦
誨人以此理公於人

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
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講
夫子謙己意曰人之體道存乎識而
不倦是無倦怠意
何有於我哉
言三事無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
有於我哉
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

信義理無窮而自始至終無一毫厭斲之心焉傳道存乎誨而繼以倦者非善學也茲則深
而此理之潛會者得於心而自不忘焉造道存乎學而繼以厭者非善學也茲則深
茲則真知物我無間而開導引掖無一毫倦怠之心焉此三者皆君子補陸稼書曰
體道之事也然反而觀之而何能有於我哉我亦惟誨勉以求至而已識是識其
已得者學是學其未得者誨
是欲人之同得三者並列

○子曰德之不修
德者仁義禮智是也修
是去欲存理以全其德
學之不講
學者詩書六藝是
也講是講明其理
聞義不能徙

○子曰德之不修
德者仁義禮智是也修
是去欲存理以全其德
學之不講
學者詩書六藝是
也講是講明其理
聞義不能徙

改卽日日修講徙改其如一日或輟何憂是憂勤正修之講之徙之改之處

子之全旨

此記聖人閒居之容色乃盛德自然之符燕居非獨處若獨處何由見申天申申天天對嚴肅敬懼說不對怠惰放肆說緊要在燕居二字若在朝在廟接人理物自另有中和氣象

甚矣全旨

此章爲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首句歎其衰之甚下是徵諸夢以見之也我

夢

武而夢周公志只欲爲周公之事若志爲文武便非

列子曰形遇爲夢形接爲事畫想夜夢

志道全旨

義者事之宜作善字看徙是遷徙不善不能改不善是過惡改是更改是吾憂也是指上四事說憂尹氏曰在四不字上見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講夫子論日新之要曰德必修而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後成也德之在我者不克治以修之學必講而後明也學之在我者不討論以講之善吾所當遷也若聞義不能舍己以徙之過吾所當改也若不善不能亟反以改之是將無以日進於高明吾之所深憂也日新之功補吾字見切己之事必要親體信不敢不勉矣補承當是字有他非所憂意

○子之燕居非事上接下承祭見賓之時申申如也申有展布意惟身體上說得天天如也天有和悅意惟顏面上說得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講夫子盛德積中光輝發外至於燕居閒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講暇之時其容之著於身者則安舒而順適無拘迫之形殆申申如也其色之見於面者則愉婉而和悅無嚴補如之云者見厲之意殆天天如也雖聖人中和之著不容擬議而此亦得其似矣補聖人德容氣象有非可以言語盡者殆借此以形容之耳

○子曰甚矣吾衰也甚矣有傷歎不已意衰是血氣之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久見非一朝之近不復是不再意周公蓋制禮作樂開周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家太平之業者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躬履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夫子歎曰吾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道之行藏雖

神形所遇故此章敘爲學之全功示人係於世運之否泰而亦由于吾氣之盛衰甚矣吾氣之衰也何以驗之蓋吾當強壯形凝夢想自當循其序而交修之也志之年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常見周公於夢今也久矣不復夢見周公矣是可見衰之消

據依游分四平看但上三句是本之立於內者欲其粹下一句是末之該於外者亦不遺道者眾理之總名德則行道而有得仁則眾理會於心藝則理不外於物當重上面四字是學看游藝是成德之餘功與弟子學文不同彼是習其事此是究其理要看至理所寓四字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是行路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游藝如居嘉也一日六家有時出游但須游於藝樂雲門咸池若游到別處則出乎道德天韶大夏大仁之外而放心矣

○子曰志於道志不是空志致知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力行即其事也○志於德據是拳拳服他歧之○志於事志於事物當然之道此志立則學之始基端矣○據於德據是拳拳服

○依於仁依乃刻刻存養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而積故生新矣○依於仁不使少闕意○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由是私欲盡去而心德純全者仁也必依於非天理之流行矣○吾心全德之仁則頃刻不違而天理周流矣○游於藝游是

其理不是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徒習其事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至於藝爲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至理所寓

而日用之必資者又必游焉以博其趣則察數而窮神觀文而悟理不獨周於日用而心亦無所放矣夫志道據德依仁則本之在內者無不盡游藝則末之在外者無不周爲學之志道猶是兩件事據德返之吾心實有這道理了不至旋得而旋

全功如此○夫然得一件謂德得十件亦謂德皆不得謂仁仁則許多德都貫串

六藝一曰五禮吉凶軍賓漸漸立得家計游藝如居嘉也一日六家有時出游但須游於藝樂雲門咸池若游到別處則出乎道德天韶大夏大仁之外而放心矣

參連刺注襄曰五射白矢尺井儀也一此章夫子自明誨人不倦自行全旨

曰五御鳴和之心以勉人竭誠來學意
君表舞交衢意彼無向學之心則我無
逐禽左也一從而誨是言外意束修字

曰六書象形不必泥只以相見之禮言
會意轉注指著眼在自字上見潔已自
事假借諧聲進有真心求教意

也一曰九數不憤全旨
方田粟布衰此章欲學者勉為受教之
分少廣商功地意不啟不復三平

均輸盈朒方程註作一串看聖人未嘗
程勾股也輕絕人正是屬望之辭蓋

束修欲學者知所以憤知所以
書傳言束修辨知所以反也憤辨是能
者多矣檀弓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講

曰古之大夫不啟要見得非不欲啟也
束修之問不以啟之無益而反生其感

出境少儀曰也餘倣此
其以乘壺酒子食全旨

束修一犬賜此章見聖人哀之中節兩
人穀梁傳曰節平看上食不甘於臨喪

束修之問不下樂不形於弔哭皆主他
行境中是知人之喪說自彼而言則曰

古者持束修有喪自我而言則曰臨喪矣

這裏了但未到純熟故要依據字工夫猛依字工夫細藝是日用間
事志據依之時原脫藝不得但游字境趣必到依仁後方纔說得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自行是親奉也修即乾肉以上只是來學
之意如今小兒從師曰上學上作去聲讀吾未嘗無誨焉未嘗

作不曾看誨修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修其至薄者蓋人之有
誨是教誨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

之禮故苟以禮來則夫子自敘其誨人之意曰人而不知來學則吾固不得往教
無不有以教之也講之也苟自行束修之禮以來則求教之誠見於儀矣吾則知

其向道之志隨其材質而造就之初
未嘗無誨焉亦在學者自勉之而已

○子曰不憤不啟憤是鬱不悱不發悱是屈舉一隅舉是挈以告之一
不以三隅反

反三隅只借則不復也不復是不再以別一件道隅借言一端之理
言觸類之多理告他非不復以三隅也講合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

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
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

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
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勉人

意曰君子立教強人以未至非善誘之術也彼夫心求通而未得者憤也如其不憤
則不啟以開其意口欲言而未能者悱也如其不悱則不發以達其辭至於理有相

因而見者猶物之有四隅舉一可知其三也苟示以一隅矣乃不能以三隅之理反
而相證是其無觸類之明雖告之亦奚益哉則不復教之也學者知此當勉為受教

之地

以為禮然此只照註中兩不能意闡發其薄者其自見至情

厚則有玉帛用之章旨此章總重素養上前以出處之時許顏子後以義理之勇進子路分兩段看但行軍亦用行中一節耳

二則字要體認先事無預擬臨時無商度既事無安拚合二句見圓活不滯處行藏只是身之出處而道

自與之俱有是夫猶云能然也先我後爾正喜回之能與已同不可倒說要之顏子終身未嘗行夫子終身未嘗藏乃於用舍而信其合者在理不在事也

三軍子行節旨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禮書云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暴虎二句是按其徒勇之形非實事也臨事而懼則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喪是他人之喪未嘗飽也未嘗即不曾意有臨喪哀不食而不下咽者言能甘也

夫子嘗食於有喪之側則哀死之心勝而甘食之意微雖食之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是日即臨喪之日則不歌不歌哀未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講夫子嘗忘上註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於是日

弔哭矣則一日之內餘哀未忘不復詠歌喪側不飽以食旨不甘之心為心也也夫聖人當哀而哀其得性情之正如此補則不歌以聞樂不樂之心為心也不待

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用是君相用我之作我字看舍之則藏舍是君相不用我則作即字看行是出而行道藏是退而隱處

惟我與爾有是夫惟是獨我夫子自謂與同也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爾指顏淵是指用舍行藏註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

故亦講夫子以出處之時謂顏淵曰君子之出處惟其時而已時乎我用也即與時能之講借行而非有心於行時乎我舍也即與時借藏而非有心於藏若此者惟我與爾有是夫蓋用舍之權我與爾所不補夫子有東周之志雖疏水樂亦在中顏子能必而行藏之道我與爾所能安也補有為邦之問而簞瓢不改其樂可見行藏

同○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行中有戰伐意三軍極言其兵萬二千五百人為處眾難行誰與是誰與共事意大國三軍子路

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子路見孔子獨與顏淵乃自負其勇而問曰夫子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講若行三軍之眾則誰可與者意夫子必與之同也

子曰暴虎是不用馮河是不用死而無悔者是自擬雖死亦吾不與也是不與必也行三軍

上論卷二

十二

有持重敬畏之心好謀而是決要這
成則無粗疏潰裂之患玩樣人意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二句是就平日信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
他行軍時能如此註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

必也字全是驗之於平時
而可與行軍就在其內須
知由有治賦之才夫子若
行三軍定是與由此節正
其裁成處

此章為求富者發上三句
假設之辭須得虛活口氣
而能懼以處之又且好謀而斷以成之者也此則善用其勇
而動出萬全吾之所與者其在斯人矣徒勇者何所取哉
補按臨軍事作頭事字自
當指軍事中間從懼

禮記曰君子
之齊也專致
其精明之德
也故散齊七
日以定之致
齊三日以齊
之定之謂

齊
此章為求富者發上三句
假設之辭須得虛活口氣
而能懼以處之又且好謀而斷以成之者也此則善用其勇
而動出萬全吾之所與者其在斯人矣徒勇者何所取哉
補按臨軍事作頭事字自
當指軍事中間從懼

其精明之德
也故散齊七
日以定之致
齊三日以齊
之定之謂

齊
此章為求富者發上三句
假設之辭須得虛活口氣
而能懼以處之又且好謀而斷以成之者也此則善用其勇
而動出萬全吾之所與者其在斯人矣徒勇者何所取哉
補按臨軍事作頭事字自
當指軍事中間從懼

其精明之德
也故散齊七
日以定之致
齊三日以齊
之定之謂

齊
此章為求富者發上三句
假設之辭須得虛活口氣
而能懼以處之又且好謀而斷以成之者也此則善用其勇
而動出萬全吾之所與者其在斯人矣徒勇者何所取哉
補按臨軍事作頭事字自
當指軍事中間從懼

其精明之德
也故散齊七
日以定之致
齊三日以齊
之定之謂

齊
此章為求富者發上三句
假設之辭須得虛活口氣
而能懼以處之又且好謀而斷以成之者也此則善用其勇
而動出萬全吾之所與者其在斯人矣徒勇者何所取哉
補按臨軍事作頭事字自
當指軍事中間從懼

其精明之德
也故散齊七
日以定之致
齊三日以齊
之定之謂

孔子曰我戰
則克祭則受
調養

無疾謹漸防微有疾加意
調養

無
求之可得者則亦從吾所好而安之耳何必自取辱哉
補張彥陵曰此設必窮之
路以開當世之迷不可

福蓋得其道
矣○孫子曰此章記夫人心契韶樂有
善戰者之勝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
也無智名無而盡意蓋夫子中和之德
勇功本與舜合而况學之三月
疾其心領神會自非徒極其
聖人春夏養聲容節奏而已并當日天
陽秋冬養陰履地載之蘊平成揖讓之
以從其根與休如親其事歷其時是以
萬物沈浮於歎美如此
生長之間故
聖人不治已
病治未病
閻韶
史記云孔子
至齊促從者
行曰韶樂作
從者曰何以
知之曰吾見
童子視精而
行端
衛君
衛出公輒崩
賈子靈公孫
賈不能自決曰諾曰將問

子在全旨
子之所慎
慎是敬慎
齊是不慢神
戰是不輕敵
疾是不輕生
謹戰非怯敵
謹疾非貪生
謹齊之為言
齊也將祭

○子之所慎
子之所慎
慎是敬慎
齊是不慢神
戰是不輕敵
疾是不輕生
謹戰非怯敵
謹疾非貪生
謹齊之為言
齊也將祭

○子在齊聞韶
在齊因周流至齊韶舜樂舜之後封於陳得
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故韶傳於齊
言心專是門人述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不圖猶不意斯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
一於韶夫子之言
指盡善盡美言註
二字不知肉味蓋心
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
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
者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講夫子周流在齊得聞韶樂深有契於心至三月之
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講久心一於是而不知有肉味焉因歎息曰韶之樂
吾向聞其美矣不圖其為樂之情文兼備至於如斯之補子在句是記其事三月句
美也殆有出於意想之外而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乎補是寫其心不圖句是述其

○再為曰夫子為衛君乎
為衛君是許
子貢曰諾
諾是言其為與
不為未可知也
吾將問之
是欲託
問以知

○再為曰夫子為衛君乎
為衛君是許
子貢曰諾
諾是言其為與
不為未可知也
吾將問之
是欲託
問以知

○再為曰夫子為衛君乎
為衛君是許
子貢曰諾
諾是言其為與
不為未可知也
吾將問之
是欲託
問以知

○再為曰夫子為衛君乎
為衛君是許
子貢曰諾
諾是言其為與
不為未可知也
吾將問之
是欲託
問以知

○再為曰夫子為衛君乎
為衛君是許
子貢曰諾
諾是言其為與
不為未可知也
吾將問之
是欲託
問以知

○再為曰夫子為衛君乎
為衛君是許
子貢曰諾
諾是言其為與
不為未可知也
吾將問之
是欲託
問以知

○再為曰夫子為衛君乎
為衛君是許
子貢曰諾
諾是言其為與
不為未可知也
吾將問之
是欲託
問以知

○再為曰夫子為衛君乎
為衛君是許
子貢曰諾
諾是言其為與
不為未可知也
吾將問之
是欲託
問以知

○再為曰夫子為衛君乎
為衛君是許
子貢曰諾
諾是言其為與
不為未可知也
吾將問之
是欲託
問以知

也輒立十二年父蒯賸入

蓋廢輒則無君拒賸又無父故不能釋然也

是為莊公輒

賢人只就遜國說勿兼諫

出奔莊公立

伐怨是怨悔不是怨恨求

二年為戎州

仁得仁只是不失天理之

人所殺輒復

正人心之安意父子之間

入為君又九

非通權之地豈可援存國

年出奔遂卒

之說以道輒罪之通天乎

於越

故曰夫子不為削去衛君

二字深得夫子之意且與

春秋書納書世子之義相

發明見其不得為衛君也

之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賸公薨而國人立蒯賸之子輒於

再無疑而問當衛君拒父之日夫子時適在衛冉有疑於眾論問於子貢曰衛君

吾將見夫子而問之附考蒯賸母南子通宋公子朝蒯賸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

命立公子郢郢辭公薨夫人命子郢為太子郢曰亡人蒯賸之子輒在乃立輒是為

出公晉趙鞅納衛太子蒯賸於戚居之衛石曼姑與齊國夏帥師圍戚蒯賸不得入

入宿而保孔惺之母伯姬蒯賸之姊也迫惺強盟

之惺竟立蒯賸是為莊公輒奔魯後輒自齊復歸

也 是問其制 行何如 曰古之賢人也 古賢人便見今人

心言就天理之 正人心之安說 又何怨 緊頂上句來各得

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

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

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敵蹤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

飯疏全旨

此章見聖心自有真樂兩截只一串勿以安貧賤輕富貴並說重樂亦在其中句亦字可玩曰樂在即有不在曰亦在斯無不在正所謂如元氣流行天地間無一處不到無一時或息

枕

枕臥所以薦

首者也張華枕箴曰冠御於書枕式於若以義聖人亦隨其所遇若固有之

樂已宙身與寢有節適性和神

加我全旨此是夫子韋編三絕學易有得時言也其發明易道之無窮真有孳孳不息意教人意尚在言外凡居身涉世明不見幾行不合節便是過止云無大者固是謙辭亦以見過難盡免意

庖犧氏作八用舍行藏全體皆易也註

四書甫注甫言

然抑亦有所恐每乎夫子曰二子之遜國一以尊父命一以重天倫欲以協乎天理人心而求仁也既而各遂其志則理順心安而得仁矣又何有怨悔乎子貢出而語

再曰夷齊之兄弟遜國者夫子既以為是則衛君之父子又何必疑哉

附考 史記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

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黃農

度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子曰飯疏食飲水 疏食是食之麤 水是飲之薄 曲肱而枕之 曲是屈肱是手臂 樂亦在其中矣

樂是心之樂其中 不義而富且貴 不義是不以其道得 是疏水曲肱之中 者富貴只就奉養言 於我如浮雲 我是以我自得

只是不 主飯食之也 疏食麤飯也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 動心意 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 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程子曰非樂

疏食飲水也 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 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講 夫子紆己之樂曰至樂不出於

己所飲者水而已 所枕者曲吾肱枕之而已 雖處此困極而我心之真樂初無不在

也 蓋樂亦在疏水曲肱之中矣 若彼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何與 視之如浮雲之無有

何足以易我樂哉 蓋聖人之心渾然天理不以窮 困而有損於外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者如此

○子曰加我數年 加照註 五十以學易 五十照註作卒卒終也 易是 可以無大過矣

假 蓋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

過是無大段過失 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 愚按此

可以無大過矣

易經學易是潛心於易道

可以無大過矣

易經學易是潛心於易道

可以無大過矣

可以無大過矣

可以無大過矣

上而卷二

十四

卦神農重之吉凶消長以天時言進退
為六十四卦存亡以人事言

黃帝堯舜引

子所全旨

而伸之分為此章記夫子以經學垂訓

二易至夏人重切於日用之實上所謂

因炎帝曰連切於日用之實只在理性

山般人因黃情道政事謹節文看出詩

帝曰歸藏文書禮宜實講玩所字皆字

王廣六十四是記者將從前言語會通

卦象辭周公出來

葉公章旨

著九六爻辭此章見聖人為學之篤也

孔子為象象上節子路不答葉公之問

繫辭文言序下節夫子示以為人之實

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

矣 葉公節旨

葉公之問有高視孔子意

宜兼其疑說子路不對

周禮太師掌重未易名言上

教六詩曰風女奚節旨

曰雅曰頌曰此是夫子一生好學樣子

賦曰興曰比正為人之實憤樂兼知行

初孔子以詩在內全要體貼代子路指

授下商商以點神情從平實中現出高

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
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
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

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明乎吉凶消長之理而上識天時察乎進退存亡之
道而下究人事雖不敢自謂周旋之無失而根本節目之所在亦可以不踰閑而無
大過矣夫聖人全體易道猶藉學易如

此誠以易道精微欲人之勉於學也

○子所雅言 雅言是教 詩書執禮 以儀文言 皆雅言也 皆字承上 雅常也 執守也
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
非徒誦說而已也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

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講夫子之教有所謂雅言者蓋古人有詩焉有書焉有
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當執之禮焉夫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

文三者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然
則誦詩讀書而習禮誠學者之所當務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問孔子是問 子路不對 不對有二意 一則葉公不足以知 註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 葉公問孔子之

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為入於子路而

子路不對雖是聖人之德未 易形容然而啟天下之疑矣 ○子曰女奚不曰 是代子路 其為人也 且虛下正言其

也 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 樂是已得此理心中自然快
通忘食是憤之極而不知有食 樂忘憂是樂之極雖有憂而

也 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 樂是已得此理心中自然快
通忘食是憤之極而不知有食 樂忘憂是樂之極雖有憂而

授李克克以云爾緊相叫應言我之為人只是如此初無難言

仲子授根牟 我非全旨

荀卿卿授漢 不可跋及故告之以此直

人毛亨作訓 重學知上生知以質言好

古傳以授趙 古敏求以學言古字提起

國毛萇時人 好與敏求俱承古字來實

謂亨為大毛 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

公萇為小毛 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諉

公以二公所 生知不肯去好古敏求此

傳故名其詩 聖人至教也

曰毛詩 不語全旨

書者書其時 此章見聖人維世之意註

事也上世帝 理字是主怪力亂俱非理

王之遺書有 微不曷言不曰言而曰語

三墳五典訓 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也

話誓命孔子 刪而序之斷

自唐虞下迄 三人全旨

於周凡百篇 此章重能自得師上必有

以其上古之 者必之於我也必之於我

書故曰尚書 之能擇而從且改也全節

四書補註備旨

不知老之將至 是一心好學都忘年數之至意云爾二字通管上三句謂其為人不過如此

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

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

宜致講夫子問之謂子路曰女於葉公之問奚不對曰其為人也於理之未得則發

思焉講憤求之而至於忘其食焉於理之已得則中心樂之而至於忘其憂焉以是

二者循環不已雖老之將至有不知者我補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

之為人如是云爾女奚不以此對葉公乎補循環代至非終身只一憤一樂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必是因人稱而辭之意生知是無俟好古

之者也 好是欣慕意古不特禮樂文物凡前言往行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

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講夫子謙

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講已意曰

我非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之者亦惟以古人嘉言善行補好以心言敏求以

皆義理所寓吾則篤好於古而敏力以求之者也生知云乎哉補功言下句緊承上

句說則知字 自當補出

○子不語 是不以此怪語怪則語力則亂語亂則啟神語神則啟怪異勇力悖

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

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

不語講夫子之所不語者有四焉彼怪異之事語之則亂常勇力之事語之則妨德

神講悖亂之事語之則害理鬼神之事語之則惑聽此皆夫子之所不語也其為

上論卷二

十五

禮

禮者體也言

字字須活看舉三人以槩交接舉行以槩日用舉善

世道人心補全要發出許多警戒防閑意又神與防者深哉補怪不同故註上三字總言神字另言

禮者體也言交接舉行以槩日用舉善

得事之體也

不善以槩善惡變態之極

擇以臨時辨別之心去從與改故無往不可得師

周禮儀禮并

致惟以平時有主之心去

二句善是言行皆好其不善者而改之

周公所作禮

擇以臨時辨別之心去從

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一人者皆我師也

記者本孔子

與改故無往不可得師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門徒共撰所

天生全旨

講夫子示人能自得師

聞也後通儒

此章見聖人援天自信意

曰吾人誠有求益之

各有損益子

患難之際聖人不待決諸

心則雖三人同行之際亦必有可為我師者存焉蓋師以長善而救失也同行之人

思乃作中庸

天而後泰然其為是言者

有善者我則擇其善者而企慕以從之有不善者我則於其不善者而懲創以改之

公孫尼子作

所以慰門人即所以徹強

是從其善固長善之師也改其不善亦救

緇衣漢文時

暴也然微服而過宋避患

失之師也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者如此

博士作王制

未嘗不深但處之閒暇耳

亦有益有改

其餘諸篇皆

二三全旨

子曰天生德於予

如此例至漢

此章見教無可隱意首句

德亦宜輝說予是孔子自謂桓魋其如予何

宣時東海后

作一語無隱二句一證一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

蒼善說禮於

解曰我曰吾曰皆聖人

懼故以此曉之

曲臺殿撰禮

現身說法處精神在是

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

一百八十篇

也三字吾無隱乎爾爾字

已

號后氏曲臺

作語助辭與字對隱字看

意於我者人雖欲害乎我而不能違乎天彼桓魋亦人耳其如予何哉不然是

記后蒼傳梁

蓋隱者必無所與與者必

附考孔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

國戴德及德

無所隱註作止語默所包

豈桓魋所能勝哉

從子聖乃刪

甚廣後篇時行物生之喻

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

后氏記為八

亦是此意

可以速矣子曰云云遂微服過之

十五篇名大

子以全旨

大戴禮聖又刪

此記夫子立教之要四項

十六篇名小

者且亦一時並進教以學

戴禮其後諸

文修行知行當俱盡也教

儒又加月令

以忠信表裏當俱實也然

明堂位樂記

學文與小子不同彼講說

三篇凡四十

其大槩此博究其精微

九篇則今之

禮記也

葉公

子高沈尹戌

子食邑於葉

子高定白公

之禍蓋楚國

之事恢先君

以掩方城之

外四封不廉

名不挫於諸

侯當此之時

天下莫敢以

兵南向

○子曰三子指門人言以為隱乎隱是隱秘不教意吾無隱乎爾此句是決已無隱意且虛說吾無行指

身動靜

語默言

而三子者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子曰三子指門人言以為隱乎隱是隱秘不教意吾無隱乎爾此句是決已無隱意且虛說吾無行指

身動靜

語默言

而三子者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子曰三子

以為隱乎

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指

子曰三子

以為隱乎

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指

子曰三子

以為隱乎

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指

子曰三子

以為隱乎

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指

子曰三子

以為隱乎

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指

子曰三子

以為隱乎

吾無隱乎爾

質對言然以質而加之學則四等遞進自是一串事

有恆者斯可矣

有恆亦可由善人君子而漸進聖人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香斯可亦是庶幾慰吾望聖之思
註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

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於仁而無惡

至於志仁而無惡者善人也然善人之美質難得吾亦不得而見之矣苟得見不貳其心之有恆者亦善人之徒也斯亦可以慰吾心矣

恆發言之旨在此亡虛約而盈虛已

亡而為有

亡是本無是善為者作為如是虛而為盈
虛是非實有是善盈充足有餘意

而少盈是滿於中泰便益於外病根全在三為字

約而為泰

約是有一得之善泰誇張侈盛意
難乎有恆矣是言必不
可久意註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

子曰全旨

子曰全旨

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
講奈何今之人本無也而詐為有之狀本虛也而詐為盈之狀本約也而詐

此章聖人游藝之中自見曲成之仁不綱不射宿正者

明矣

講為泰之狀則虛夸無實後將不繼難乎恆有恆盈恆泰矣有恆亦豈易見哉

是萬物一體氣象使其得如位則仁民愛物又當何如

蓋有全旨

此章為聰明自用者發首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也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

相離

子鈞而不綱

鈞是用餌以釣魚此是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

離宋向巢之二句便見人須要真知下

正示以求知之方也作字

知天子之心與萬物為一體或有時而取魚也但釣之耳而不綱焉以絕流盡取

弟向戌孫也與述作之作不同彼以學

問言此以作事言說我無

之意是時而取鳥也但弋之耳而不射宿以出其不意也於取物之中寓愛物

長離也今將

聖人之仁矣

之意是時而取鳥也但弋之耳而不射宿以出其不意也於取物之中寓愛物

夫子遂命攻

故又說多聞三句見雖無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蓋是疑辭作是作事我孔子自謂無是指無妄作言多聞擇其善者而

不知實非知之者耳雖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蓋是疑辭作是作事我孔子自謂無是指無妄作言多聞擇其善者而

是自謙之辭而勉人亦在其中
朱子謂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多否則不足為學擇生於從識則未有從意故不言擇善

釣七
釣賦曰金鈞
屬距甘餌垂
芬眾鯁奔湧
遊鱗橫集觸
傾見擒值鈞
被執○弋不
射宿賦曰禽
之生兮擇其
翔集弋為繫
童子不當絕

互鄉章旨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甚也
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上節是門人疑童
子不當見下節是聖人言
識所以
求知也

互鄉難與言
難與言是
童子見
童子未冠之稱見是請見
於夫子而夫子與之相見
門人惑
是夫子之門人
疑其不當見此

互鄉章旨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甚也
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上節是門人疑童
子不當見下節是聖人言
識所以
求知也

互鄉章旨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甚也
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上節是門人疑童
子不當見下節是聖人言
識所以
求知也

互鄉章旨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甚也
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上節是門人疑童
子不當見下節是聖人言
識所以
求知也

互鄉章旨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甚也
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上節是門人疑童
子不當見下節是聖人言
識所以
求知也

互鄉章旨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甚也
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上節是門人疑童
子不當見下節是聖人言
識所以
求知也

互鄉章旨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甚也
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上節是門人疑童
子不當見下節是聖人言
識所以
求知也

互鄉章旨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甚也
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上節是門人疑童
子不當見下節是聖人言
識所以
求知也

互鄉章旨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甚也
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上節是門人疑童
子不當見下節是聖人言
識所以
求知也

互鄉章旨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甚也
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上節是門人疑童
子不當見下節是聖人言
識所以
求知也

互鄉章旨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甚也
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上節是門人疑童
子不當見下節是聖人言
識所以
求知也

互鄉章旨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甚也
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上節是門人疑童
子不當見下節是聖人言
識所以
求知也

鄉之地

首句喝起之辭下正言其不遠纔欲便至斯字最緊蓋論工夫終身體之不足論本體一念悟之有餘

昭公

司敗章旨

魯昭公襄公

此章見夫子全君以全禮

之妾所生也

處首節因司敗之問而歸美於君下是因司敗之譏

襄公卒太子

而歸過於已既不誣天下

野方三月而

之公論又不失在已用意

卒魯人立稠

之忠厚真化工之言也

為君叔孫豹

司敗節旨

不欲季武子

弗聽卒立之

凡立三十二

司敗意中隱舍娶吳一事

年為季氏所

為問孔子所答知禮不過

逐薨於乾侯

就威儀一節言耳

按諡法威儀

孔子節旨

恭明日昭

吾聞二句且虛說下四句

正見其黨也

謂是昭公謂

之上告宗廟

下示臣民謂

之吳則紀其實

謂之孟子

則隱其姓昭公

豈不自知其非亦是迫於事勢犯禮

而娶之故只得遷就而為

之諱耳又蒙引魯只諱稱

巫馬期陳人

子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

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講夫子曉之曰大凡人一旦慕善潔已以求進見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吾但與其今日之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神日

所為之善惡也但與其今日之進見耳亦不與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若追其既往逆

其將來未免已甚矣何必為已甚以絕人乎此吾之見童子意也二三子亦可以無

矣

○子曰仁遠乎哉此句且虛說我欲仁我字有不待外求意欲仁

在此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講夫子示

心意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講人求仁

於心曰人之不肯為仁者皆以仁為遠也夫仁果遠乎哉我但

欲仁而反求之斯仁即應念而至矣即此求即此得夫豈遠乎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此是夫子在陳知禮二字問得渾淪孔子曰知禮

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講陳國司敗之官問於夫子曰人皆以昭

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講公為知禮其果知禮否乎孔子對之曰

知禮蓋以他國之大夫而問吾國之孔子退退是別司

君又不顯言其事對之宜如此也○孔子退退是別司

取以手拱巫馬期而吾聞君子不黨是當時語君子君子亦黨乎此君子指孔子黨

進於前曰是司敗言吾聞君子不黨是當時語君子君子亦黨乎此君子指孔子黨

君取於吳君指昭公吳是秦伯之後為同姓魯娶吳女是

魯是王季之後皆姬姓也為同姓魯娶吳女是

謂之吳孟子孟是長古者

子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

君而知禮知禮就孔子孰不知禮孰是誰指凡姓巫馬

改姬為子諱同姓之娶也君而知禮知禮就孔子孰不知禮孰是誰指凡姓巫馬

嘗幸單父以孟子故春秋書孟子卒今星出以星入謂吳孟子者乃當時譏諷日夜不虛以之辭此與註異身親之
巫馬節旨

吳孟子 幸字且虛下二句正見其吳泰伯之後幸有過只就失言上泛說

魯周公之後 不可一字染著黨君并不告於皆姬姓也昭消說到改圖於後蓋知禮

公娶於吳以之對本無可改也一任過其同姓而諱則君臣之禮全而婚姻之

之故不曰吳禮亦全 子與全旨 孟姬而曰吳 此章見聖人樂善無窮之

孟子按宋乃 心子與人歌一讀而善一微子之後子 讀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一

姓也 讀必字貫下七字是取之詳而與之至也一歌之微

歌 且如此則於人言行之善可謂曲盡其道

樂記曰歌者 可知 文莫全旨 上如抗下如 此章勉人尚行之意文以

壁曲如折止 明道行以體道俱少不得如橐木倨中 但文易在所緩行難在所

藥乎端如貫 急文與躬行句對猶人與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搢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黨及孔子既退司敗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諱搢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以道為是非未嘗相助匿非而黨也自今觀之君子亦黨乎何則魯與吳皆姬姓也今君娶於吳國之女是為同姓乃恐人之議己不曰吳孟姬而曰吳孟

子曰且也幸 幸是 苟有過 苟當纔字看過 人必知之 人暗指司敗此 孔子不

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讀巫馬

司敗之言以告夫子夫子乃引過於己曰人不幸不聞過若且也其幸矣苟有過於己人必從而知之既知於人則得聞於己豈非幸乎夫夫子既自任過則昭公不知

禮可知既不失臣子之至情又不補大全胡氏曰使直指君之非則遂無君臣之禮

禮可知既不失臣子之至情又不補大全胡氏曰使直指君之非則遂無君臣之禮

禮可知既不失臣子之至情又不補大全胡氏曰使直指君之非則遂無君臣之禮

禮可知既不失臣子之至情又不補大全胡氏曰使直指君之非則遂無君臣之禮

禮可知既不失臣子之至情又不補大全胡氏曰使直指君之非則遂無君臣之禮

禮可知既不失臣子之至情又不補大全胡氏曰使直指君之非則遂無君臣之禮

夫之有得對上下緊相關
照躬行君子是說所行之
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辭

若聖全旨

此章夫子不以聖仁自任
而以希聖求仁者自居也

字是渾成語

則吾未之有得

有急欲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求得意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

自公西華味之又以為此
即是仁聖了註中非已有

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講夫子示人尚行而有章者文也如徒文而已吾雖未能過人尚可以及人也若以道體於身而踐履不遺者謂之躬行君子則吾未之力行而有得矣豈若文之易能哉吾惟汲汲於行

其厭倦生焉仁為心德聖
即仁之熟而至於化非出

足之心焉

乎仁之外也在夫子口中
全要說得安勉懸殊方得

子曰若聖與仁

若是起語辭與下扣字相應

則吾豈敢

是不敢當意

抑為之不厭

抑是反上意之辭

誨人不倦

豈敢云爾口吻正唯二字
神理全與云爾緊對不能

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則作但字看可作庶幾看云是說爾是如指不厭不倦言已矣猶言止此之意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

學只作推尊夫子克備聖
仁之實而不容掩意

弟子指眾弟子非公西華自謂

不能學也

指為不厭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見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

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

意矣講全之仁則吾豈敢當故抑以仁聖之道已之所固有也孜孜然為之而不

聖人之不掩人
善具見於此矣
註中氣象從容數語俱在必使而後四字上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文是言辭有章者莫字作或字看猶人要見不難意

躬行君子

躬行謂以言而行諸身者君子是實德之人四

厭以仁聖之道亦人之所同有也語諄然誨人而不倦我之自諒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仰而歎曰夫子所云學不厭誨不倦者正唯弟子之不能學也蓋為可能也誨可能也為至於不厭誨至於不倦非全體不息曲成不遺者不能也豈補聖仁是弟子所能學哉夫弟子不能學而夫子能之若聖與仁微夫子其誰與歸自然的為誨是勉然的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夫子自謙與子華體認當如此分別

子疾全旨

告事求福曰此章見聖人素行之善禱

禱禱雨為雩禱晴為祭

禱可也請禱不可也子路自禱則是愛師之情請於夫子則禱出於夫子而夫子有求福免禍之心了故因

也子路對曰有之諫曰

馮厚齋曰周制大夫以上有諡士則有諫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

不必禱祀以求福但禱亦臣子之至情不可深非子

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

也子路對曰有之諫曰

則誅禱疾亦誅其功德故謂之誅云

路若聖則不必禱蓋禱雖在臣子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

鬼神夫子問曰果有禱之理否乎子路對曰古蓋有此禱之理也觀於哀死而述其行之誅辭有曰禱爾於上天之神下地之祇則可徵矣夫子曰果有之則丘之禱久矣蓋禱者不過遷善改過以祈神之佑也我平日有過補子路之禱不如夫子之禱必改有善必遷是吾之禱於神明者有素何待今日哉補子路之禱在臨時夫子之禱在平日

也子路對曰有之諫曰

此章防趨奢之害主世風上說奢儉不是平較只借儉形奢深明不孫之害耳

要

子曰奢則不孫

是欲其省

要

子曰奢則不孫

是欲其省

是欲其省

要

子曰奢則不孫

是欲其省

是欲其省

要

子曰奢則不孫

是欲其省

是欲其省

要

子曰奢則不孫

是欲其省

是欲其省

要

子曰奢則不孫

是欲其省

是欲其省

要

子曰奢則不孫

是欲其省

是欲其省

擇弊聊取其輕與林放章不同彼重儉此重奢彼以探本言此以防害言

君子全旨

此章主君子小人心體言而境遇在其中程註循理

役物是坦蕩蕩長戚戚根源坦蕩蕩即心廣體胖無

入不自得意原從戒懼慎獨來小人雖志得意滿然從欲惟危故無時不憂戚

子溫全旨

此章記夫子容貌之中和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

安在溫威恭之內正是中節處中三個而字乃合併

語非轉換語朱子云此是總言聖人容貌若鄉黨則

就逐事上說

泰伯全旨

泰伯

泰伯及仲雍皆季歷之兄

此章夫子微窺古人潛德之至而發闡幽之論以首

句為綱下正發明至德處至德只在可取不取上而

固宜是心安意肯言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言夫子救時之弊曰奢固是善之小者言大言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言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也然過中而奢則必至於越禮犯分而不孫不及中而儉則必至於樸野無文而固固與不孫皆未免失中但就二者較之與其過於奢而失之不孫也毋寧過於儉而失之固者之為愈乎吁夫子言此其亦不得已而為救世之論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

君子是循理之人坦蕩蕩自心體上言

小人長戚戚

小人是役於物之人長戚戚亦自心體上言

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言夫子別君子小人之子曰君於物故多憂戚言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言君子循理故心常舒泰舉天下

得失之感皆不足以動其心蓋坦平而蕩蕩也小人役於物故心無定主馳其情於患得患失之際蓋長是戚戚也夫循理則樂役物則憂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補

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蕩蕩全從坦來三字須側下坦字不對長字說

子溫而厲

厲就在溫中看出

威而不猛

不猛就在威中看出

恭而安

安就在恭中看出

註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夫子之德全體中和故其見於容貌之間者時乎溫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言也可親之中有嚴肅不可犯者存殆溫而厲也時乎威也可畏之中有寬裕不暴烈者存殆威而不猛也時乎恭也莊敬之中有自然無勉強拘迫者存殆恭而安也子之無往而不得其中和如此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也季歷賢而帶又民其迹意三以天下
有聖子昌太讓斷主讓商說觀註其心

王欲立季歷即夷齊叩馬之心二句可
以及昌古公見不言仲雍者以泰伯當

病泰伯仲雍立也古人辭必再三三讓
託名採藥於確是固遜無得而稱其讓

衡山遂之荆隱微尤為至德
鬻斷髮文身 恭而全旨

示不可用古此章欲人以禮成德意四
公卒二人歸者俱是美德其中原有禮

赴喪畢還荆禮者中而已無太過亦無
蠻民義而從不及然四者皆太過之病

之國號為勾不重不及一邊但勞蒞是
吳稱吳泰伯病於己亂絞是犯於人勞

泰伯卒無子蒞亂絞即就無禮處說非
弟仲雍立○無禮了方勞蒞亂絞

伯者長也周 篤於全旨
太王之元子 此章見為上者當端其本

故曰泰伯 兩段平看民性仁厚特在
為上者有以風之二則字

極緊機括全在上一撥便
轉如連上章看則上是以

禮範身下是以禮範世
曾子全旨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謂是稱謂至德
是德無復加意 三以天下讓 三讓只是固遜
民無

得而稱焉 民指當時人說無得稱是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
不得指讓之形迹來稱他 復加者也 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

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強
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弱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

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
其二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

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混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
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

不從事見 講 夫子稱泰伯以立臣道之防日周之泰伯其德可謂至極而無以復加
春秋傳 講 也已矣蓋當商周之際泰伯之德本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不取三

以天下而固讓於商夫克讓美事也宜乎民到於今稱之矣然伯乃託為荆蠻之逃
以混其迹人但知其讓國於弟耳孰知其讓天下於商也民無得以稱其德焉其德

之至極為 補 重全君臣之義上父子之恩帶說可取不取之謂讓是時天下商家之
何如哉 天下也不取商家之天下便是以天下讓商作者亦不宜旣然太王心

事蓋泰伯之心即夷齊叩馬之心太王之心
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須見並行不悖意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 恭以接人言無禮是不以禮
節其恭勞如病於夏畦是也 慎而無禮則意 慎以執事言無

其慎意如畏 勇而無禮則亂 勇是強果有為無禮是不以禮
首畏尾是也 節其勇亂如犯上作亂是也 直而無禮則絞 直是盡

無禮是不以禮節其直 意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 夫子示人當以禮成德曰禮
絞如證爰羊是也 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講 者天理之節文所以為德之

此章見曾子守身之學會準也苟致恭而無禮以節文之則勞而過於足恭也苟謹慎而無禮以節文之則蕙子一生學問全在守身上而過於畏懼也苟有勇而無禮以節文之則亂而流於犯分也苟正直而無禮以節用功故將沒而惓惓於門弟者如此有疾是將死時啟予二句示以身之能亂絞之人不特保詩云至免夫推原所以無節亦且無文

保身也吾知免夫是難免意不是幸免意本文只言不虧體范註虧行意乃推廣說

君子篤於親 篤是加厚指盡愛敬之道親兼一本九族言 **則民興於仁** 仁即是篤於親意 **故舊不遺** 故舊如舊不遺棄 **則民不偷** 不偷即是各厚於故舊也 **註**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氏曰

較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講曾子示人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講** 曾子示人曰在上之君子誠能敦愛敬之道而篤厚於親以盡仁則民亦興起於仁而各親其親矣誠能無忘平生之好於故舊不遺棄以盡厚則民亦不失於偷薄而各厚其故舊矣蓋仁厚皆民心所固有故感之即應如此君子可不先身教哉

曾子有疾 此記者之辭有疾謂病將革時也 **召門弟子曰** 召是呼而集之意門弟子是曾子門人 **啟子足啟子手** 手足

此章見君子當務其大首二節因敬子問疾先以言善感之末節以君子之道告之總欲其崇本抑末而端修政之原也

孟敬節旨 指自幼後至死言 **吾知免夫** 免夫是免於毀傷意 **小子** 是呼門人以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子開其義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會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

問疾由平日敬服之深言曰節旨

孟敬子 鳥之二句輕只起下二句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寔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敬子武伯之

所貴節旨 君子所貴七句是言所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

禮者以曾子 在大本邊豆二句是不屑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嘗問禮於孔子 於未務也時解動容三段於父母者得免毀傷因召在明弟子而謂之曰爾其開衾以視吾手

其有疾而往 俱舉現成說子意須就平其有不全者乎然吾之保此豈易哉詩有云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而

問之蓋欲有 出是存養關頭暴慢信鄙後吾知免夫毀傷矣語畢而又呼小子以致丁寔之意欲其如己之恐懼戒謹而無

所聞也 倍是省察條件遠近是所一息之敢忘親也

邊豆 費乎道工夫陳氏亦謂操存則在上三句省察則在下三句操存在未動未正

周禮邊人掌 存則在上三句省察則在下三句操存在未動未正

四邊之實醢 未出之先省察在方動方

實○邊以竹 正方出之際然此皆修己

為之以薦果 之道未說到治民上蓋修己

核可容四升 己自可以治人也道字與

豆以木為之 事字相照君子與有司相

也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

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於父母者得免毀傷因召在明弟子而謂之曰爾其開衾以視吾手

其有不全者乎然吾之保此豈易哉詩有云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而

後吾知免夫毀傷矣語畢而又呼小子以致丁寔之意欲其如己之恐懼戒謹而無

○曾子有疾 主病將

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是畏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是反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君子指從

動容貌 動兼舉止言容

斯遠暴慢矣 虛貌實以身言

斯遠鄙倍矣 鄙是無文

邊豆之事 邊豆皆祭祀時盛物之

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寔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

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於父母者得免毀傷因召在明弟子而謂之曰爾其開衾以視吾手

其有不全者乎然吾之保此豈易哉詩有云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而

後吾知免夫毀傷矣語畢而又呼小子以致丁寔之意欲其如己之恐懼戒謹而無

○曾子有疾 主病將

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是畏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是反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君子指從

動容貌 動兼舉止言容

斯遠暴慢矣 虛貌實以身言

斯遠鄙倍矣 鄙是無文

邊豆之事 邊豆皆祭祀時盛物之

孟敬子 鳥之二句輕只起下二句也

所貴節旨 君子所貴七句是言所重

禮者以曾子 在大本邊豆二句是不屑

嘗問禮於孔子 於未務也時解動容三段

其有疾而往 俱舉現成說子意須就平

問之蓋欲有 出是存養關頭暴慢信鄙

所聞也 倍是省察條件遠近是所

邊豆 費乎道工夫陳氏亦謂操

周禮邊人掌 存則在上三句省察則在

四邊之實醢 未出之先省察在方動方

實○邊以竹 正方出之際然此皆修己

為之以薦果 之道未說到治民上蓋修己

核可容四升 己自可以治人也道字與

豆以木為之 事字相照君子與有司相

也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

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於父母者得免毀傷因召在明弟子而謂之曰爾其開衾以視吾手

其有不全者乎然吾之保此豈易哉詩有云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而

後吾知免夫毀傷矣語畢而又呼小子以致丁寔之意欲其如己之恐懼戒謹而無

○曾子有疾 主病將

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是畏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是反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君子指從

動容貌 動兼舉止言容

斯遠暴慢矣 虛貌實以身言

斯遠鄙倍矣 鄙是無文

邊豆之事 邊豆皆祭祀時盛物之

也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

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於父母者得免毀傷因召在明弟子而謂之曰爾其開衾以視吾手

其有不全者乎然吾之保此豈易哉詩有云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而

後吾知免夫毀傷矣語畢而又呼小子以致丁寔之意欲其如己之恐懼戒謹而無

○曾子有疾 主病將

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是畏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是反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君子指從

動容貌 動兼舉止言容

斯遠暴慢矣 虛貌實以身言

斯遠鄙倍矣 鄙是無文

邊豆之事 邊豆皆祭祀時盛物之

於寡句能即有也多即實任其職曰有司便與君主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也犯而一句對上四句以子反曰存便與貴反言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行言曾子把自己比照顏子覺其造詣之妙有羨服已足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企想意吾友雖指顏子還夫邊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他吾友便了胡氏曰聖賢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之心能容天下之理而不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人而不見人之不足謹敬子平日留心細務而不知大體故告之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貴乎道者可以全旨

此章以全德望天下首三正顏色則己一正顏色則由心生色斯近乎誠信而顏色得其道矣不出辭氣則己向是一套事須才節兼全一出辭氣則成章順理斯遠乎鄙倍而辭氣得其道矣是三者修身之要為政之本方可謂君子有才無節則所當涵養於平日而臨時亦無頃刻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皆大者不足觀有節無才則器數之末雖亦道之所該然特有所職掌耳豈君子之所貴乎徒死為無益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不可不正互見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恐彼亦有所能而我未能也以多問於寡理基於躬曰多

大節是大變故與註節字我未得也有若無有承能字說是義理體備於身意實若虛實承多字說是義理不同君子字重看是伊周退然自歎不犯而不校犯非己之所取乃人之妄加也不校非氣弱不能品地人與人也二句自問知其為實實若虛充足於心意若虛是吾友暗嘗從事於斯矣嘗從事是嘗從此經過不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

自答而反覆歎美之正尋味可託可寄不可奪真情嘗從事於斯矣是有心著力斯指上數事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神非疑信口氣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曾子追稱顏子曰能者士不章旨

此章責士以體仁意重仁字弘毅所以體此仁者也弘是心量毅是心力常弘即毅也常任重即道遠也須貴說下士不節旨

六尺之孤

周禮國中自首句言士當弘毅便為下七尺以及六

命寄是總攝百里是公臨大節是事變之大而不可奪也幼君而攝國政者不為所奪

十野自六尺弘毅也不可字與下不亦字相叫應此方教為士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

五皆征之韓者作工夫故指出弘毅來詩外傳云國

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講諸子以全德望天下曰今有人焉以言其才可以託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六尺之孤而能左右維持輔幼君而置之安可以奇

中二十行役仁以四句雖唱歎重遠正則七尺者二以明不可不弘毅之實工

百里之命而能設施措置攝國政而持之重至或臨大節之所係則可生可殺而吾身之操不可奪是其才節如此斯人也其可謂之君子人與吾知其才而持之以節

十也其升降夫全在上節首句此是解皆五年則六而兼歎之辭但仁字看透

則才為全才其節而運之以才則節為全節信兩可字一不可字緊相叫應必至乎其為君子人也非偏才小節者之可比矣於不可奪方成其可託可寄處

尺者十五也則重遠意便出孟子五尺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士與凡民不同不可以不任重而道遠任是負荷道是道又遠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會子論士當充養意曰同是人也而命

童乃十歲也

既重而為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講會子論士當充養意曰同是人也而命道又遠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會子論士當充養意曰同是人也而命

與於全旨

也自其心之無所隘者為弘士則不可以不弘焉自其心之無所息者為毅士則不可以不毅焉何也士之任極其重而未易勝而所行之道極其遠而未易致苟非弘何以勝之非毅何以致之耶

補按註寬是容受得多廣是承載得闢強是執守

○仁以為己任

何以致之耶補按註寬是容受得多廣是承載得闢強是執守

此章示人心學之資是指是人不成功言不指用力言以興能分任**不亦重乎**重就在仁**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遠就在死仁者人心之全德而

立成爲主興立成俱是心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

學不全靠詩禮樂但資於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詩禮樂耳興於詩見詩之何以見其任重而道遠也蓋仁者兼四端統萬善心之全德也而士則以之爲己任

當學也立於禮見禮之當是舉天下莫能勝者而荷之矣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至於死而後已若一息尚

學也成於樂見樂之當學存此志不容少懈是舉天下莫能至者而期之矣不亦**補**此章之意只是言仁道至

也切不可倒說三於字亦遠乎惟其任重而道遠如此此士所以不可不弘毅也**補**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

宜玩是心與詩禮樂湊合當之全體之謂弘不以一善自足處但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也不息之謂毅不以半塗而廢也

一齊去學到成就得力處○子曰興於詩興是興其好善惡惡之心有油然而不能己意興起也詩本性情有

卻有先後成於樂又見無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註邪有正其爲言既易

所用其力成字該得興立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註夫子示人心學之資曰

意在内蓋成則興立俱忘誠學於詩則美刺之微旨與此心相立於禮立是堅其爲善去惡之志有卓然不

而渾化無迹矣輯語云此誠學於詩則好善惡惡之心勃然動矣○立於禮擗奪意禮是禮經其中儀文詳密自

三於字與志道章於字不爲感通而好善惡惡之心勃然動矣○立於禮擗奪意禮是禮經其中儀文詳密自

同彼於字粘上一字讀是能約束人心註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著力字此於字粘下一字人心註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讀是指點字彼以工夫言註齊莊中正禮教也學者誠學於禮則中正之懿矩○成於樂成是至純至粹無事

此以成效言註與形志相爲約束而爲善去惡之心卓然定矣○成於樂勉強矜持之力也樂

民可全旨註指樂經其中聲音節註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

此主上之化民言民字重註奏自能融化人心註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

看其可因不可強處無二註義情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

理但有顯微之辨蓋聖人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

以斯道覺斯民欲其能由
未始不欲其能知然率履
則屬於外而會通則本於
心所以有可使不可使之
分

好勇全旨

此章舉生亂之端以示警
兩段只言亂之所由生然

弭亂之方自可通於言外
重疾貧已甚上一自己疾
一為人所疾弭之者於人
有以用其勇於己又善用
其疾則亂止矣

如有全旨

此章戒人驕吝意世人驕
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
故夫子以才立說善居才
者德為之本周公有所
德未嘗吝也大意甚言驕

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
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
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
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
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講優游和平樂教
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講也學者誠學於
樂則順成和動之休與道德相為和順蓋粹然至善而興且立補此三句是得效次
者至是而歸於渾化矣詩禮樂之益如此人其可一日忘哉補第不是用功次第
與以知言立以行言成兼知
行註中初中終三字須知

子曰民可使由之

民是凡民可使是可以用鼓舞作興而使之由是身
之所行之指理之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

不可使知之

不可使是難強意知是心之所悟之指理之所以註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
然如父子之所以慈孝則皆由於天命之本然也註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
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講夫子示因
之耳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講民之治曰
上之教民也當因民不可強民凡民之質可使其率循於天常人紀之中而由於理
之當然不可使其究極於天常人紀之原而知乎理之所以然也此善教民者貴因
民以施補提一民字便見囿於氣質不能洞達
之也補本原可使不可使只作能使不能使

子曰好勇疾貧

好勇是專尚勇敢
疾貧是惡已貧窮

亂也

就出於人而不仁是為惡
疾之已甚疾之

惡他已甚就出於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講夫
是太過意亂也人者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講子

吝不可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特借周公作指點耳語氣極圓活

戒人生亂曰人苟好血氣之小勇又疾已之貧窮而不安分則必逞其強以求濟其所貪斯作亂也人而不仁固可疾矣苟疾之已甚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肆其毒以求快其忿斯激之亂也世之處已責人者當知所以弭亂之端矣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如有是設若之辭周公是舉其極至者言才美謂才之美使驕且吝假使其餘美對

德言德為不足觀也已是不履觀意註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本才為餘

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者戒恃才者意曰人之不可無者才也不可恃者亦才也今如

而不驕者也講夫子戒恃才者意曰人之不可無者才也不可恃者亦才也今如有人焉其智能技藝之美可與周公並稱宜若有足觀者然使驕

焉而逞己之才以誇人且吝焉而擅己之才以自私則無其德而大本以失雖有才藝之美特其緒餘耳何足觀哉夫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尚不足觀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且吝者乎甚矣驕吝之不可也補考人所無曰驕挾己所有曰吝吝吝不與

○子曰三年學三年是言其久非限定三年也學兼知行言不至於殺便是謀道不謀食者不易得也是甚言註

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講夫子之賢猶以千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殺宜不易得也講示人

純心於學曰茲有人焉誠能三年之久以為學心純乎道而不至於殺補三年學要祿焉是其見之明而守之固如此之人豈易得哉志學者當知所勉矣說其學足

以用世方見不至於殺之難

篤信守死未分是否必好學然後所信者是必善道

篤信守死未分是否必好學然後所信者是必善道

三年全旨

此章表純心之學三年中天時人事閱歷升沈之態已多最足驗人之靜躁不志於毅是無暇分心意不易得甚言純心於學之難也非歎辭亦非贊辭

篤信章旨

此章見人貴有學有守也以首節為主次節承上文

正推之末節反言

篤信節旨

篤信守死未分是否必好學然後所信者是必善道

篤信守死未分是否必好學然後所信者是必善道

然後所守者是上句屬知
為有學下句屬行為有守

守死只極言所守之堅不
重死字善道是善其所守
之道不是盡善之道

危邦節言

承上學守合一說蓋有學
自知去就出處之義有守
自得去就出處之正也二

不字兩則字全要摹寫學
守作用意朱子云有道不
必待十分太平如天將曉

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
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
句亦然

邦有節言

此兩言可恥之事以見無
學守之不可也但言出處
而去就在其中二句總兼

學守說

不在全旨

此章以士庶不謀公卿大

也

○子曰篤信好學篤信是自信之篤厚好學是窮理以守死善道守死言所守者堅

道是事必合理行必篤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

當可而所守得正或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

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夫夫子以學守望天下曰人能據所見之是而篤以信

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之矣然又必好學以明其理不惑於似是之非也能

據所為之事而守以死之矣然又必善道以求其許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未能好學

當不徒為匹夫之諒也此有學有守其本立矣補召忽苟息非不守死未能善道

○危邦不入邦以一國言不入是不苟入也指亂邦不居不居是不久居也指已就

在外未仕者言有早見預避意亂亂邦不居仕者言有見幾而作意

天下有道則見有道是世治見是無道則隱無道是世亂隱是

身出而道與俱顯抱抱道而身不出君君子見危授命則

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講夫亦

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講夫亦

雖至死不變意善

守死言所守者堅

守死言所守者堅

守死言所守者堅

守死言所守者堅

守死言所守者堅

守死言所守者堅

守死言所守者堅

守死言所守者堅

守死言所守者堅

守死言所守者堅

守死言所守者堅

守死言所守者堅

夫之政言若推廣言之則上不可侵下左不可侵右亦是謀有僭竊干預意凡一切曠職爭功兼并專據無不開釁於此故夫子戒之

師摯全旨

此章夫子追歎魯樂之盛有傷師摯之適齊而盛不可復意觀首句始字可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夫問而告謂夫子戒越位意曰王者任天下之官則有位立天下之位則有政出天者則有矣下之政則有謀謀其政必居其位而後可也若不在公卿大夫之位則不任其事矣自不當謀公卿大夫之政以陳說利害商補仇滄柱曰代謀不是侵權度可否也苟謀其政是越其位矣豈安分者之所為哉補便是炫長不是好事便是結歡即使濟得人事亦不免可恥此從道理上見得不當謀不在世故利害上說

師摯一名乙以其工琴又謂之琴摯

獨言關雎之亂者必是指第四節合樂時言是前此

子曰師摯之始

師是太師掌樂之官始即在官時

關雎之亂

關雎在詩為首篇在樂為卒章

洋洋乎盈耳哉

是可想聽意

關雎之亂朱子云自關

雖盛至此尤盛意若如象引則謂自始至終皆美盛

註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洋洋乎盈耳哉是可想聽意

關雎鳩至鐘鼓樂之都是

也恐不確切洋洋盈耳亦

之盛曰昔吾自衛反魯之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亂若麟士則

國太和景象意

美盛有以足人之聽聞而盈附者儀禮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謂升歌三耳哉惜乎今不得復聞矣附者儀禮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謂升歌三

詩說了要之至此方盛之

樂奏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止磬此第二節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魚雁至則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則崇丘歌南山有臺至則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間所謂

解最確不然

恐夫子不應

狂而全旨

間歌三終也此第三節於是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則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此第四節言至此第四節尤盛所謂洋洋

獨舉關雎之亂以為言矣

此章聖人欲人去偽反真

盈耳者

意狂侗恠恠是氣質之偏此也

直愿信是偏中之美不直
不愿不信則習染之惡也

但不直則以曲濟妄不愿
則藏巧於愚不信則隱詐

於拙不知猶言不知其何
等樣人絕之也亦深醒之

也
學如全旨

此章勉人進學之辭上句
以用功言下句以存心言

上句是未得而如不能得
下句是已得而猶慮其失

然求其及必防其失恐其
失斯得其及意仍一串精

神全在如猶二字

魏魏全旨

此章表舜禹心體總是內
重而見外之輕魏魏乎貫

伯禹夏后氏
姃姓也帝顓
頊之後父鯀

娶於有莘氏
女生禹堯時
以匹夫一旦有天下而不

○子曰狂而不直

狂是好高之人不
直是心中委曲

佻而不愿

愿對
巧言

恇恇而不信
信對
詐言

不知作非理之常

言之指上三句

注

佻無知貌愿謹厚也恇恇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

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

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講

夫子警人意曰狂而好高

者多率真也乃習於深情

而不直佻無知者多謹厚也乃習於浮薄而不愿恇恇無能者多誠實也乃習於詐

偽而不信斯人也得於天者既失其正成於人者又反其常不直吾不知其何以爲

狂

狂不愿吾不知其何以爲佻不信吾不知其何以爲恇恇

其何以爲恇恇矣吾亦安能如之何哉

○子曰學如不及

學兼致知力行言如不及

猶恐失之

是尚慮其或失

而竟不能及也

是如有所追而不能及意

程

夫子勉人為學

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講

夫子勉人為學

力行為學惟日孜孜其用功既如有所不及知且行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得

之知行者或失之於昏昧放逸也夫如是則不及者可終及恐失者可無失矣學者

不當如是

補

永業云二句總是狀學者用功時汲

汲不已的心一氣讀下非有兩層

龍勉耶

○子曰魏魏乎

魏魏言其氣象過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不與即崇高富

貴不入其心也

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

講

夫子贊舜禹意曰魏魏乎氣象高大而不可及者其惟

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講

舜禹乎舜禹以匹夫而有天下也雖處富貴之極乃視

之若固有而漠然無所與焉夫有天下而不以動其心

補

呂云聖人惟為天下憂勤

則其識度之大固有超乎天下之外者其魏魏何如哉

絕不以位為樂此其所以

則其識度之大固有超乎天下之外者其魏魏何如哉

絕不以位為樂此其所以

則其識度之大固有超乎天下之外者其魏魏何如哉

則其識度之大固有超乎天下之外者其魏魏何如哉

命為司空繼

蘇治水勞心

焦思手足胼

胼後受舜禪

有天下年百

有六歲崩於

會稽

以為樂尤見其巍巍

大哉章旨

此章贊堯為君之大上節以德言下節以業言皆是發明其為君之大處

大哉節旨

大哉句冒起天之高大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者與之平等天如此大堯亦如此大兩唯字要看蕩蕩難名即承則天說無兩層

巍巍節旨

兩有字重言成功文章皆堯德之不可名者發見也玩成字有到此始成一成莫加二意堯時一大文明之會經堯制作天地方不黯然此文章豈是小可

舜有章旨

此章重贊周才之盛夫子原是論周才而因及於德論武所得之才而因及於

與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

大哉是贊辭此句且虛說

巍巍乎

三字程子連上句讀屬堯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言其德與天齊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民指當時之民言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

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 講 夫子深贊帝堯曰大矣哉超帝王而獨隆者帝堯之為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講 君也巍巍乎崇高其大與天同也唯天為至大而無不

覆冒唯堯之德其廣運之無方者能準則之故其德之蕩蕩乎廣遠 ○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

成功是治績之成就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之類

煥乎其有文章

文章是政之施布於天 成功

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

然而 講 然於不可名之中而求其所可見者則巍巍乎高大其有平章協和之成功已 講 也不可得而秘矣煥乎光明其有禮樂法度之文章也不可得而掩矣夫成

功文章皆其德之運於治者所可見者此爾若德則終無可名也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即四方風動 講 五人禹稷契

舜紹堯以帝虞其時有臣

五人相佐理而天下平治

觀禹平水土稷教稼穡契數五教皋陶明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

亂臣佐治 書

五刑伯益掌山澤協贊以成治可見也 講 舜紹堯以帝虞其時有臣 亂臣佐治 書 秦 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

文見周才之盛可繼唐虞而周德之至亦無愧揖讓也

舜有節旨

此因下唐虞句而記此以為之張本講舜要承堯來方與下際字照應

武王節旨

述此亦為下張本十人兼外內說

才難節旨

此節歎才之難實是贊周才之盛才難二句且虛下

正明其然也唐虞二句重提斯字不可與唐虞平講

際字宜玩使虞不際唐唐不際虞則其盛亦不能如

周五臣盛於十人是以人品地位言不以數目言

三分節旨

三分二句是述其盛德之事下是深贊之也忽然說

才忽然又說出至德猶云我周人才之盛固為難得

或曰亂本作武王紹文王以造周書曰子有治亂之臣十人如周公且召公奭太乳古治字也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以治外邑美以治內者可見也是人才一盛於唐虞再盛於我周矣 ○孔子曰才難 謂人才之難得此是古語須貼生 不其然乎唐

虞之際 際是二代之會於斯為盛 斯指周室盛是人才有婦人焉 婦人指武王之 后妃名邑姜者 九人而已 已足止言不備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 十人正見其難言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

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云人才難得不其信然乎蓋周有 十亂之才可謂盛矣惟唐虞交會之際得聖臣五人乃視我周為尤盛耳降自夏商 皆不及也然十亂之中有婦人邑姜在焉實惟九人而已夫以人才之盛尚不足於 十人之數則才之難也益信 ○三分天下有其二 三分有二非謂得其輿地版圖也只是 人心歸服者已大半見勢可以取意 以服事

殷以卽註率字服事 臣服故事殷指紂 周之德 周指文王不曰文王 而曰周者對殷言也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至德就服 事殷上見註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 衾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 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讚夫周之才固 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讚與唐虞而並

盛然周之德亦與揖遜而比隆當紂之時以三分天下而論文王已有其二也乃可 取不取反率商之畔國以服事於殷是為天下立人紀為百世正綱常周文王之德 其可謂至德而不可復加也已矣是德也不有 以繼唐虞揖遜之盛而啟武王纘緒之烈也哉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至德就服 事殷上見註

其可謂至德而不可復加也已矣是德也不有 以繼唐虞揖遜之盛而啟武王纘緒之烈也哉

其可謂至德而不可復加也已矣是德也不有 以繼唐虞揖遜之盛而啟武王纘緒之烈也哉

其可謂至德而不可復加也已矣是德也不有 以繼唐虞揖遜之盛而啟武王纘緒之烈也哉

其可謂至德而不可復加也已矣是德也不有 以繼唐虞揖遜之盛而啟武王纘緒之烈也哉

然其德亦未嘗少遜於二帝也非至德而何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禹是夏王無間然非飲食是不尚珍羞而致孝乎鬼神鬼神兼天地宗廟說

黻冕 禹吾全旨 此章贊禹德之無可議也

惡衣服是不尚文繡而致美乎黻冕致美是極其華麗意黻是行以蔽前卑宮室是不崇廣大

以蔽前天子蓋禹當帝終王始之會若朱敬諸侯亦不無可議夫子從帝王升

而盡力乎溝洫盡力是竭盡心力而為之禹吾無間然矣此句總承上註間隙也謂指其罅隙

黻尊卑以深降處想出其精神合一之

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

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無間是說心非說事但心

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謂夫子贊禹意曰稽古大禹

也長三尺法不可見故略舉數端以驗

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謂之為君吾無得其間隙而

天地人也以其全體註或豐或儉各適

己之飲食而至於享祀則極其豐潔以致孝乎鬼神不敢以菲者施之矣雖玉帛萬

章為之者反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

國宜惡己之衣服而至於祭祀則極其華飾以致美乎黻冕不槩以惡者施之矣雖

古不忘本也儉而不能豐能豐而不能

天下為家區卑己之宮室而至於民事則不敢緩必盡力乎溝洫不敢以卑心處之

○冕猶俯也儉則非中矣禹之豐儉適

矣自其儉於己也帝王敦樸以先天下之道當如是也吾不得議其陋自其豐於神

前俯而後仰中全由允執厥中接統堯

民也帝王仁孝以治天下之道當如是也吾不得議其奢若禹者吾誠無間然矣

故謂之冕冕舜來三段中皆要想個無

補無間處全在三箇而字上看出

偶爾違舉

見其無間也三段亦只是

子罕全旨

此章記聖教之所謹亦維

世意也罕言利防學者趨

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

子罕全旨

此章記聖教之所謹亦維

世意也罕言利防學者趨

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

子罕全旨

此章記聖教之所謹亦維

世意也罕言利防學者趨

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

子罕全旨

此章記聖教之所謹亦維

世意也罕言利防學者趨

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

子罕全旨

此章記聖教之所謹亦維

世意也罕言利防學者趨

子罕第九 十章

○子罕言利罕非全不言只是不多言利不必與命命以天之賦予於人言與仁仁以心德註

財利凡以私滅公有害於義皆是與命命以天之賦與仁仁以心德註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謂夫子之教育不常言而謂之罕言者利也與命

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謂也與仁也罕言利者恐人溺於卑近罕言命與

而祭皇收尋 未易及乎此命字註指理
皆冕也郊特 言亦兼氣說
仁者恐人驚於高遠 與字要看利固罕言命與
聖人之為慮也深矣 仁亦與利同歸於罕言也

牲曰戴冕琫 達巷章旨
此章夫子聞譽而承以謙
十有二旒則 意首節一美一情總在大
天數也 字內故下節註以一譽字

考工記曰匠 總承之
人為溝洫九 達巷章旨
夫為井井間 博學照射御看本非甚深
廣四尺深四 之辭猶云多材多藝耳

尺謂之溝方 子聞節旨
十里為成 夫子把博學放下只認無
間廣八尺深 所成名意答他執與博反
八尺謂之洫 執字便含成名意蓋聖人

達巷黨人 實是大實是博學無名黨
前漢書達巷 人雖不知聖然說來御
黨人不學而 著聖人全身聖人自不敢
自知孟康云 當况藝雖下以聖人看來

此項彙也 其精微處即是道故承之
麻冕 以謙卻有謙之至理在

麻是績麻為 麻冕章旨
布似今極細 此章聖人維禮之意以上

緇布冠者染 程註義字作主腦
緇布冠者染 程註義字作主腦

○達巷黨人 是達巷
黨之人 曰大哉孔子 此是美辭亦有
猶云無一件名是技藝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
之名正惜其徒大意 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孔子而不知

其實乃曰大哉孔子其為人也知能兼乎眾藝其學誠博
也惜乎學博而泛人不得以一藝稱之而無所成其名耳 子聞之 是聞博學無
門弟子曰吾何執 言何所專 執以成名 執御乎 御是為人御車
欲執御者蓋其藝至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方卑言欲使我
卑則其名亦易成 註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

矣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
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
執而得成名乎然 夫子聞其譽已之言而謂門弟子曰黨人謂我無所成名者以
則吾將執御矣 我不曾執一藝耳吾將何所執哉天下有以御名者吾其專執

御乎天下有以射名者吾其專執射乎但射以觀德吾未之能而御為人 補
役或可自勉吾其學執御而精之或者得以成名乎夫子承之以謙如此 說射較
難御較易就成名上說 非聖人真欲執御也

○子曰麻冕禮也 禮是古人制 今也純 今指孔子時 儉 是工少
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 謹 夫子慨臣禮之失乃即冠禮以形
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謹 之曰君子之用禮惟權諸義以為

麻冕章旨 此章聖人維禮之意以上

麻冕章旨 此章聖人維禮之意以上

麻冕章旨 此章聖人維禮之意以上

麻冕章旨 此章聖人維禮之意以上

麻冕章旨 此章聖人維禮之意以上

麻冕章旨 此章聖人維禮之意以上

麻冕章旨 此章聖人維禮之意以上

為赤黑色也 麻冕節旨 從違彼織麻成布而緇之以為冕者古禮也今也以絲為之視麻尤為省約此

廟之冠所以從眾亦見未嘗泥古意純 變之無害於義者吾亦從眾用乎絲焉蓋禮之可變而變者吾何嫌於苟同耶 拜

用麻者女工之用儉於麻而華美不減 下禮也 禮是古人尊 今拜乎上 今亦指 泰也 有僭 雖違眾吾從下 註 臣與君行禮當

之始示不忘 於麻故為變制而得禮意 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至若臣之拜君必於堂下亦古禮

本也 拜下節旨 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 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註 也今拜於堂上是以臣抗君失之

純 泰字重看是誅其慢君之 泰也此變之有害於義者吾雖違眾但從拜下之禮而已蓋禮之不可 補 二節不平

絲謂之純者 心夫子事君盡禮人以為 變而不變者吾何嫌於立異耶觀於夫子之從違而維禮之心見矣 補 重下節蓋

絲之始縑素 諳正此拜下之禮雖違二 制度之末猶可從時變革而綱常之大則萬世不易也禮之

質未染故曰 句非徒自明守臣禮言外 變由眾而成兩吾字與眾字對大有以一身轉移人心意

純 實寓警眾意 子絕全旨 四即下文四者 毋意 渾然 隨事 毋固 過而 毋我 絕無之盡者

此章見聖心之虛四者皆 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

無是原來心體聖人全此 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

心體空然洞然何有四者 不窮矣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 講

要就聖人心體上說出真 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無境界尚未著事上說切 夫子之心絕乎四者之累蓋不待克治而然也絕四者何夫子未感之先廓然大公

邪疏孔子去 勿作夫子要去絕他四者 毋私意也期期必也既感之後物來順應毋執固也毋有我中心純乎理而不累於

衛將適陳過 之絕連聖人也不自知陸 私感隨乎物而不役其 補 朱子云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

匡顏尅為僕 稼書曰絕字內有江漢濯 心此其所以為聖人乎 補 重似一節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也

以策指之曰 秋陽暴氣象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 謹 昔夫子過匡匡人以其貌

昔吾人此由 子畏章旨 會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謹 似陽虎誤而圍之因有戒

彼缺也匡人 此章聖人以斯文之與喪 心於匡時弟子 曰文王既沒 文王任斯 文不在茲乎 註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

闡之以為魯 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無 從者不能無懼 道之統者 文不在茲乎 註 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

之陽虎陽虎所動心乃事天立命之學亦謙辭也茲此謂夫子解之曰文王未沒則羣聖斯文之統在文王今文王既嘗暴匡人顏首節是遇難而有戒心次也孔子自謂 **之將喪斯文也** 天是主斯道之興廢者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不得與猶言不在其列 **天之**

匡人遂止孔斯文在己即天意在己見 **子孔子貌又** 匡人不能加害意 **未喪斯文也** 此句 **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

似虎拘焉五 子畏節旨 **日益急弟子** 畏者傲備之意非畏懼也 **懼孔子曰文** 實有愛道以愛身意 **王云云** 文王節旨

太宰 此以斯文自任正是以道 **杜氏曰太宰** 自信意千古聖人獨舉文 **疑即吳語吳** 王者以匡人之圍與美里 **與魯會鄆** 之囚對勘須照患難意說

召季康子康 天之節旨 **子使子貢往** 承文不在茲句說來上三 **焉則此當是** 句一反一正推出天意在

矣太宰而亦 已末句是斷 **當在此年也** 太宰章旨 **琴牢** 此章見聖人不貴多能意

琴牢衛人與 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 **子桑戶孟子** 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

反三人為友 貢之言為盡聖人所說乃 **相謂曰孰能** 謙辭也 **相與於無相** 太宰節旨

也 註 **縱** 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 **謹** 子貢答之曰夫子之聖不專

行盡不為之限量 而將聖者聖則自無不通故又若是 **多能也** 多能乃天縱之餘事耳豈足盡夫子之聖哉 **子聞之曰** 問是問太宰子

貢問答之辭 聖暗含下多能指禮樂射御釣弋之類 **何其多能也** 御釣弋之類 **註** 孔氏

能 能指禮樂射御釣弋之類 **註** 孔氏

與相為於無
相為三人相
視而笑莫逆
於心

夫子二字略頓聖者與何
其多能也當作一氣讀玩
者與何其語氣驚歎其聖
只是驚歎其多能耳

子貢節旨

固字與又字相應將者因

必多能講夫子聞大宰子貢之言既不敢以聖自居又不欲以多能率人故因曉之

對大宰乃謙不敢直斷非

以曉之謂曰天縱之稱賜言其過矣大宰以我為多能大宰其知我乎然而多能有

夫子猶未聖而直將聖也

所自也藝數之微在上者恆不足在下者恆有餘吾少也未為世用而微賤故得講

之字指夫子天縱不但生

習眾藝而多能獨所能者鄙末之事耳非以聖無不通也然君子果貴多能乎哉彼

知安行且縱之知至行盡

其所務固自有在而不在于於

也聖兼德與才多能當不

多能也多能豈所以為聖乎

得才字特才之餘耳觀下

○牢曰云是琴牢述夫

節言鄙事可見

吾不試故藝藝即

子聞節旨

太宰知我句已推開天縱

多能矣補人所云天夏天錫而已是何等鄭重

了又曰少賤多能鄙事併

之不一貫補人云子貢特下天縱二字不止如前

太宰稱聖者二字推開了

○子曰吾有知乎哉知以知事無知也限實無所知言有鄙夫問於我鄙夫是卑陋

以上是謙辭下二句言君

事物求

牢曰節旨

子不多乃誨人也

知於我空空如也至愚無知意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其指鄙夫竭者孔子謙言己

吾有全旨

引此為少賤多能之證

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麤無所

此章見聖人不自有其知

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

下正申明無知意夫子平

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

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

君子多

鳳鳥

雄曰鳳雌曰

鳳產丹穴之

山棲梧桐食

竹實五色煥

爛其音如蕭

羽蟲三百六

十而鳳凰為

之長○鳳備

五德首戴仁

頸抱義背負

禮胸蘊智足

履信○鳳有

六象頭象天

目象日背象

月翼象風足

象地尾象緯

鳳有九苞口

包命眼合度

日教人無不詳盡當時必
謂知識過人首句照下立
說不分兩極舉一鄙夫以
例其餘空屬鄙夫講其
字要玩兩端就在其所問
中我不過叩觸其端緒因
而罄竭之以鄙夫之解還
鄙夫未嘗益以我之意見
不知矣

可見其無

○子曰鳳鳥不至

重在無舜

文之君上

河不出圖

重在無伏

義之君上

吾已矣夫

謂吾道終止不行不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
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
矣夫子感道之窮而歎曰向也舜文作則鳳鳥至伏羲作則河圖出自古行道以
致盛治者皆可考也今則鳳鳥不來儀而至矣河中龍馬不復出而負圖矣夫
我乎吾道其終已而不行矣夫

○子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瞽者

子見二字包下見之過

見之雖少必作

見之謂我

之行過也
過之謂彼坐而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
少是年幼
過之必趨
我過於其前也
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
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
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見齊衰而有喪

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
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見齊衰而有喪

耳聰達舌屈 字極重正動容周旋中禮之處作趨俱是敬然於齊衰之來雖年少於我必作起而敬之或時乎行而過斯人之前則必疾趨而過此非作

音激揚腹文 有哀戚之容於冕衣裳有意而致其情也蓋聖人之心仁

容須分別看按過之必趨 尊奉之容於警有憐憫之孝誠敬隨感而應有若是者

內亦帶有上雖少二字 此句統 曰仰之彌高 仰是思齊意 鑽之彌堅 鑽是研 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 是方覺如此 言可為家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謂淵

學既有所得因喟然而歎曰始吾於夫子之道嘗意其可及而仰之矣孰知其彌高焉 而不可及也嘗意其可入而鑽之矣孰知其彌堅焉而不可入也瞻之若在於吾之

前矣孰知忽然又在於吾之後焉而不可為家也夫子之道高妙一至於此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善誘即在 循循上見 博我以文

博是廣博文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 是道之分著 約我以禮 是道之統會也 言夫之道雖高妙而教人有秩序也 侯氏曰

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 謹使不有善教之施回幾窮 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矣幸夫子之教則循循然

有次序而善誘人焉始欲我致知以明道也博我以教殊之文使古今事變無不通 繼欲我力行以體道也約我以中正之禮使視聽言動有所準其循循誘回者何善

欲罷不能 罷止也不能罷 有歡欣鼓舞意 既竭吾才 頂不能 如有所立卓爾 是知得明行得到 雖欲從之 欲就心言從之 未由也已 未由作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

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冥 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有可欲之

戶

河圖

伏羲氏王天

下龍馬出河

遂則其文以

畫八卦謂之

河圖○何以

通乾出天苞

伏羲因之而

畫卦洛以流

喟然章旨

此章顏子自敘入道之始

未首節歎聖道高妙次節

言聖教有序末節言其學

之所至而益見聖道之妙

喟然節旨

此猶是顏子見道未親切

時高是峻絕堅是渾淪二

句特形容至高至堅耳瞻

前忽後道只中庸故也作

三項看

夫子節旨

循循善誘夫子凡教人皆

然下二句是顏子從得力

後追思覺得博約為我而

設可知我先有個該博該

約的節候在此所以為善

誘也循循非特博約分先

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

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

後就博約中由淺入深由疎及密亦各有次序

欲罷節旨

卓爾以上是敘已見道之由下是歎其化之不可為也緊跟善誘來欲罷句正為善誘所鼓舞既竭吾才工夫全在欲罷不能上立即前日高堅前後的今看得確實親切卓爾是形容立字如字非尚作疑辭乃難以形容意立是立在前猶與我為二也從是跟上去與之為一也末由不是依了不用力但工夫比前更細只循循養將去

子疾章旨

此章見夫子之素位而行首節是子路尊聖人之過下二節是夫子既責之而復曉之

子疾節旨

古者大夫之喪有家臣以治之致仕則不然

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善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未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

論由是回承夫子之善誘幸博約之可猶悅之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言深雖欲罷其博約之功而不能凡所以致其博以為之約者亦既竭盡吾之才力矣用力既久覺向之所謂高堅前後者如有所立卓爾於吾前矣此時雖欲即其卓爾者而從之然神化不容以強致無所由用其力也已然則回將奈之何哉亦

補朱子曰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惟純其博約之功以俟之而已

補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

○子疾病統言曰疾甚言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門人指夫子之門人夫子為司寇夫子時攝相事時其家臣原皆門人為之註去位

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謹夫子疾病之時子路懼其將終欲使門人為家

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謹臣以治其喪不知夫子時已去位不當有家臣

是欲尊師而不達於分也

○病間曰病間是略好些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此句指平日言宜開說無臣而為有臣無臣

是致仕

吾誰欺欺是瞞欺天乎天只是理背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理即是欺天謹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

無家臣理即是欺天謹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

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謹夫子於病少差乃知其事故責之曰久

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謹矣哉由之行事詐而不實也吾之去位

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矣而願為有臣吾將

誰欺哉毋乃欺天乎人而欺天罪莫大焉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以家臣治喪事無

治喪事無

治喪事無

治喪事無

治喪事無

病間節旨

此節言家臣之不富有久矣

此節言家臣之不富有久矣故是指從來而言子路非本心欲行詐只是見理不透率意為之行字須看心雖不詐而行已詐也誰字指人對天字說

且子節旨

病間節旨 此節言家臣之不富有久矣故是指從來而言子路非本心欲行詐只是見理不透率意為之行字須看心雖不詐而行已詐也誰字指人對天字說 且子節旨

是反言有

矣故是指從來而言子路非本心欲行詐只是見理不透率意為之行字須看心雖不詐而行已詐也誰字指人對天字說

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且子與其逆理而死於家臣之手也無宜順理而死於臣而以君臣之禮大葬然有二三子在焉子豈至死於道路棄而不葬乎是無臣亦不足為吾辱也由此言之則家臣非惟不富有而亦不必有矣奈何不深思之乎

美玉 君子比德於玉是以世多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通義云玉有五德溫潤而澤似智

美玉 君子比德於玉是以世多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通義云玉有五德溫潤而澤似智 此節言家臣之不必有上二句言有臣不足為重見師弟多情較君臣更切下二句言無臣不足為輕大葬謂古為大夫者皆有家臣治其家事死則為之治喪如以臣事君之禮 有美全旨

鏡而不善似仁抑而不撓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似信垂之如墜似禮

此章見夫子用舍行藏初無觀望之心亦無競進之意問答俱就玉上說暗舍正意子貢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意字則於沽似急重而後人重之我必待善賈之至而後沽之於人也苟賈之未至吾終無所求矣觀

東夷傳云夷換他求字夫子之意亦重仕也但不輕於仕耳

東夷傳云夷換他求字夫子之意亦重仕也但不輕於仕耳 於玉似輕故夫子以待字此則知夫子未嘗不欲

九夷

九夷 於玉似輕故夫子以待字此則知夫子未嘗不欲

重在一求字則於沽似急重而後人重之我必待善賈之至而後沽之於人也苟賈之未至吾終無所求矣觀

重在一求字則於沽似急重而後人重之我必待善賈之至而後沽之於人也苟賈之未至吾終無所求矣觀

重而後人重之我必待善賈之至而後沽之於人也苟賈之未至吾終無所求矣觀

重而後人重之我必待善賈之至而後沽之於人也苟賈之未至吾終無所求矣觀

於玉似輕故夫子以待字此則知夫子未嘗不欲

於玉似輕故夫子以待字此則知夫子未嘗不欲

有九種曰啖在古第云待買何等從容
夷于夷方夷何等自重可見夫子之心
黃夷白夷赤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未嘗
夷玄夷風夷一日徇天下

陽夷

子欲全旨

雅頌 此章見夫子憂世之心夫

文選子夏曰子道不行於中國故託居

言天下之事九夷以傷之欲字活看何

形四方之風陋之有要主註所居則化

謂之雅雅者言聖人身之所在即道之

正也言王政所在也九夷亦是道中人

之所由廢興 吾自全旨

也政有大小 此章夫子自叙正樂之功

故有小雅焉 只重正樂雅頌即樂章反

有大雅焉頌 魯內有工夫然後二句舉

者美盛德之 成功言雅頌得所就是樂

形容以其成 正裏面事蓋樂以樂章為

功告於神明 要雅頌其大者也得所不

香也雅奏之 但雅奏於朝頌奏於廟如

朝廷頌奏之 王朝侯朝王廟侯廟宴享

宗廟不言風 贈答宜歌何詩不相混淆

者列國多不 出則全旨

正之風即二 此章見聖人庸德之行四

南亦房中之 件只平敘雖日用常行之

○子欲居九夷 欲居有慨世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 夫子以道不行而欲居九
意非真語也 註 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講 夷是傷天下無賢君而為

是假設 之言耳 ○或曰陋 陋是俗之惡如服 左衽言侏離之類 如之何 是不可
居意 子曰君子居之 君子是有 道德之人 何陋

之有 言變夷 君子所居則 或人不知乃曰九夷之俗陋鄙甚矣如之何其居之
為夏也 言化何陋之有 夫子答之曰九夷之俗雖陋然君子居之則用夏變

夷而夷狄之區化為禮義之邦矣何陋之有夫子此 言亦據理以答或人耳非真以為可化而欲居之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 衛是康叔之後魯是周公之後自 然後樂正 然後內有補殘缺
即翕如純如 衛反魯因道不行而歸於宗國也 序 次意在樂正

如繹如之謂 雅頌各得其所 雅頌只指正雅周頌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
言得所不相紊意 註 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

亦頗殘缺夫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 講 夫子敘樂之所由正曰詩樂在魯久矣
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吾自衛反魯之時又從而正之於樂之

聲容節奏考之既詳驗之足信然後樂之始終條理不失其當而樂正矣故詩之被
於樂者雅則奏於朝廷而秩然有其倫頌則奏於宗廟而昭然其不紊蓋皆得其所

庶幾先王之樂全焉此固 吾之用以自慰者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 出以在朝廷言公卿是爵之 入則事父兄 入以在家庭言事父

喪事不敢不勉 喪事是父母之喪 勉即慎終之意 不為酒困 是內不喪德外不失
儀不為所沈溺意 何有於我哉 言四

有於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 講 夫子謙己誨人之意曰出而在外則盡誠敬以事

己也 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公卿而貴賈之義盡入而在內則盡孝弟以事父

兄是盡孝弟之道

者無

者無

者無

者無

者無

者無

者無

樂也

晝夜

天文策曰日

之所麗曰晝

晝陽也月之

所麗曰夜夜

陰也總合十

二時而為一

晝夜也

事而能盡其理之當為制
其欲之易溺視之若易而
行之無憾則未易也喪事
不特三年之喪如期功總
之輕者皆不可不勉困字
要看得細不作亂字看

兄而親親之義焉喪易至於忽也則盡哀盡禮而不敢不勉酒易至於亂也則令儀
令德而不為所困是能盡當為之理又能節易流之情反而觀之四者何有於我哉
吾殆汲汲不補不曰事君而曰事公卿以
能以自己矣補始仕者言之亦謙辭也

子在川上 川是水 是歎 逝者 逝是 如斯夫 斯指 不舍晝夜 言自晝至夜 天地
之流處曰 辭 逝者 往 如斯夫 水 指 無一息止意 註 天地

此章天子即川流以明道
體之不息欲學者密省察
己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
已也 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

逝者所包甚廣水亦在逝
者內但逝者不止水斯字
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 講 夫子偶在川

方指水九字一氣讀下本
文只就天地之化說道字
形諸歎曰天地間往者過來者續逝而不已者如斯夫 註 天地之化五句是說逝者

於首尾見之全要寫眼前
所見以狀出心中所會的
夫自晝至夜無有止息也人可不察其本然之體哉 補 可指而易見句是說如斯夫

光景 吾未全旨
德兼人已言 註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
德如好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

此章歎誠於好德者少言
外有令人自省意好色不
能之 〇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 註 孔子歎好德之難曰好德之當誠

必十分粘帶只是個誠字
吾未見猶是冀望之辭
累於物欲以喪其秉彝之良吾未見好德 講 有甚乎好色者也人多拘於氣稟

〇子曰譬如為山 為山是積 未成一簣 比為學者將 止 是不加一 吾止也 是自棄 譬
土為山 成而未成意 簣之土 不為 譬

此章夫子借為山進止之
譬如全旨
〇子曰譬如為山 為山是積 未成一簣 比為學者將 止 是不加一 吾止也 是自棄 譬
土為山 成而未成意 簣之土 不為 譬

繼以戒人之止心勸人之進心也未成雖覆皆稱一實豈有可止可進之勢然而爲止爲往皆曰於吾見自任其責意本文兩說譬如不妨先發正意然後從爲山平地上講先說止而後說進亦是絕妙鼓舞

語之全旨

此章嘉顏子之善於體教

顏子聞言便有心解處惟其心解所以力行稱顏子

正以勸羣弟子也但不情就在聞教時說只宜順講不可倒提顏回

子謂全旨

此章追惜顏子進道之勇亦勉勵門弟子意也惜乎二字虛下二句相連正見可惜意

苗而全旨

此章見學必期於成二句文平意串重實上味兩有矣夫謂出於常理之外歎

如平地 平地是全未加工土 **雖覆一簣** 比學者一旦 **進** 是向前 **吾往也** 是自肯 **註** 簣土籠也書

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

其往皆在我 **註** 夫子警人進學意曰人之爲學有將成而中止者譬如爲山未成者

而不在人也 **註** 特一簣之土耳彼固止而不爲焉其止也實吾之自止非人所能阻

也有始事而進修者譬如平地方覆者雖一簣之土乎彼固進而不已焉其進也實

吾之自往非人所能使也夫止之自我即垂成者不可待往之自我即方進者不可

量學有當知所勉矣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 語是 **其回也與** 獨回 **註**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

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 **註** 夫子稱顏回意曰學者以體教爲難若夫語之以

有於情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註** 道即心解力行毅然勇往而不怠惰者其惟回也

與語之博約則既竭吾才語之克復則請事斯語不惰之學

於茲見矣回其無負於吾之教乎惜乎諸子之不皆回也

○子謂顏淵曰 是夫子追傷顏 **惜乎** 是歎息 **吾見其進也** 進就是 **未見其止也** 止即

俱就平日 **註**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 **註** 夫子追思而謂顏淵曰回之死其

工夫言 **註** 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註** 可惜矣夫蓋學成於進廢於止若

回也吾見其向道而進也未見其中道而止也使天

假之以年其進庸可量乎今也則亡吾能不惜哉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言未必皆不秀間或有之此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言未

必皆

言未必皆不秀間或有之此

言未必皆不秀間或有之此

言未必皆不秀間或有之此

言未必皆不秀間或有之此

言未必皆不秀間或有之此

其不應有此以令人思所以有此之故也正意在首末補出不秀不實專重人力不到不兼天時言

後生全旨

此章夫子警戒後生欲其及時以勉學也首句有期望發動意末二句乃預言以儆惕之耳只作一人看

恒此亦為後生而發非以四十五限定人也註云我之今日畏後生者為誰畏之者我也此句正足上可畏意無聞只作無善可聞說不作聞道之聞亦字正與首句相應有令後生惕然知儆意

不實聞或有之此句喻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人雖學而不能成德也註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講進學意曰學貴於有成也曷觀諸苗乎自苗而秀者理也然力有不盡則苗而不秀者容有矣夫自秀而實者理也然功有不繼則秀而不實者容有矣夫然則學者當由始以至於成毋為不秀不實之苗可也

子曰後生可畏 後生是比之長者其生在後可畏是有可畏之勢註年富力強二句正是可畏處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後生是比之長者其生在後可畏是有可畏之勢註年富力強二句正是可畏處

四十五 是道明德立之時亦是年過半力漸退時 **而無聞焉** 無聞是無善行

斯亦不足畏也已 斯指無聞說不足畏應前可畏看 **註**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曾子曰** 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尹氏曰** 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 **自少而進者安** 講 **夫子警人及時勉學意曰** 後生年富力強其勢可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講** 畏也由此進之焉知來者所就不如我今日之期

望乎然或以年少為可待而不能乘時以自勉至於四十五而無道德之可聞焉 則年已邁力已衰終無進善之期矣尚足畏哉然則為後生者慎毋忽其所可畏而使天下以為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語之言 是指其過失而直 **能無從乎** 從是口 **改之為貴** 改之是依吾言而

能無說乎 說承 **釋之為貴** 釋之是循吾言而玩 **說而不**

與之言 是婉曲以道其過失故曰與 **能無說乎** 說承 **釋之為貴** 釋之是循吾言而玩 **說而不**

聽音者 望下三句為聽音

法語全旨

此章見聽音者當實受其益概指君友說上六句為聽音者望下三句為聽音

與之言 是婉曲以道其過失故曰與 **能無說乎** 說承 **釋之為貴** 釋之是循吾言而玩 **說而不**

聽音者 望下三句為聽音

者傲緊要在改與釋上觀
兩貴字可見法言巽言俱
是規過之言但一直一婉
法如律之繩入理無可逃
故必從巽如風之入物情
無所拂故必悅兩能無字
見從與悅進言者之所能
使改與釋則非進言者所
能也也未如之何亦是激
發語不是絕望語

三軍全旨
此章夫子教人立志意須
於上句勿說容易方顯得
下句出志與意不同意是
發動處志是有主處此所
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不
然則任意之私耳此志立
定雖利害禍福成敗死生
俱不足以移之故曰不可
奪註在人在己之說妙

衣做章旨
此章始終進子路於臧意
上二節因子路之可以進
而引之進末節因子路之

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未無也言此人安於暴棄難與為善不能
於法語巽言外別為一術以感動之也
言者正

言辭和氣婉聞斯言者能無樂於情而悅乎然徒悅之非貴也惟能釋思其意斯為
貴耳如徒說之而不釋其意從之而不改其失則法言無以回其心巽言無以冀其
悟吾未如之何也已
矣聽言者可勿肖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
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三軍是甚言其
人之眾可奪以勢窮力敗言帥是主將
匹夫不可奪志也
匹夫

是一人而已見其勢甚真不可奪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
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做縵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
此非必實有其事只極
形其心不為富貴動意
其由也與
言唯

師固可得而奪也匹夫至寡以匹夫而立一志孰不謂其可奪乎然匹夫雖微其志
在己苟所立之志一定則有可榮可辱可生可殺而志必不可屈也孰得而奪之哉

補以可奪形起不可奪不是誇獎匹夫只
是教人立志可與不可全在人在己二字

○子曰衣做縵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
此非必實有其事只極
形其心不為富貴動意
其由也與
言唯

縵袍
袍夾衣也玉
而引之進末節因子路之

此章始終進子路於臧意
上二節因子路之可以進
而引之進末節因子路之

藻云縕為繭 不求進而激之進

縕為袍註縕 衣傲節旨

新棉也縕舊 縕袍狐貉只借衣之貴賤

絮也衣之有 以明貧富相形之意非言

善者用新綿 人之貴賤不恥不止不差

謂之繭用舊 愧乃中有所主外物自不

絮謂之袍趙 能動其心也且勿露進道

氏曰泉善則 意又先設此境界想像其

雜用泉麻以 人不得倒提出入

善袍也 不伎節旨

引詩泛言首末補美子路 意不伎不求跟不恥來

雄雉詩卒章

曰百爾君子 子路節旨

不知德行不 終身誦只惟恐不伎不求

伎不求何用 之志易懈耳末句承上何

不減 用不減而反之言道理無

窮此猶未足以減也更勉 而進之以求盡善可耳

歲寒全旨

此章示人周於德意只就 松柏發揮正意在言外歲

寒比世變松柏比君子後 彫比節操松柏當歲寒然

後知其後眾草木而彫比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

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守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講為松柏意

○子曰歲寒 是歲暮天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然後知是未歲寒則不知後彫 註

之敝壞也縕泉善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講

也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講

夫子稱子路意曰衣傲壞之縕袍與衣狐貉之裘者並立乃能忘情於富貴之交而

恬然不以為恥者其唯由也之與夫由之志如此則可以進於道而無往不善矣

○不伎不求 伎是恥心之激而為嫉妬 何用不減 何用是 伎害也求貪也減善也

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 衛風雄雉之詩有曰人若能不思人

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之有而伎害不恥己之無而貪求則

何所為而不善乎是 詩也其由之謂矣 ○子路終身誦之 終身是常常意之指不伎

求何足以減 言其不足以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

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心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 講夫子

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講稱之

者許其能也非謂其終身可止於是也子路乃誦之若將終身則自信其能而不復

求進矣夫子抑之曰不伎不求是亦道之所在也然道無終窮必自不伎不求而進 補

終身誦之句要看得活不是 矜誇只是將此已減之事實

君子臨利害遇事變方見其異眾人而獨立

曰時窮則節見當夫春夏之交松柏與草木無異耳及至歲寒之時草木零落然後知松柏挺然獨秀不與草木同其彫也夫事變之值君子之歲寒志節之堅君子之後彫欲不負人知者補看來夫子止贊松柏之能自立耳其可不周於德乎補慨世人知松柏之晚只是餘意

此章就知仁勇之心體無

累處言之勉人進修意在言外三平看皆以成德言論德則以仁為先論學則以知為先此先知後仁是

學之序耳不可以知者等

俱為進學之人憂惑懼俱以心言要說得細可與全旨

此章是步步引人向上不

是節節抑人在下總見道理無窮學者不可以一善自足進一節仍有一節直

到可與權處方可從容涵

泳優入於聖賢之域也此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

權字不對經言乃時措咸

宜之權如孔子聖之時便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

是可與者言其人之力量

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造詣可與如此也未可與

者目下且未可也正要他

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

義推之則權與經亦富有辨

造到可與處條辨云立只

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

其志既端可與共學矣然志雖端而其見未定未

○子曰可與共學

其學是同志求學未可與適道適往也適道是真見得

與立立是有

可與立未可與權權是稱重輕的註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

定守

可與立未可與權註即時中之道也註子曰可與其學知所以求之也可

唐棣

埤雅云唐棣一名移凡木

之華皆先合

而後開惟此

先開而後合

物類相感志

云生江南山

谷中樹潤無

風葉自動

處得常事權則合常變都處到至善處

唐棣章旨

此章夫子恐人廢思意蓋

人之神明不測其用只在

一思耳思中境界開闢不

盡正理中境界開闢不盡

子因詩言偶然感觸故輕

輕借為學人指點

唐棣節旨

門人因夫子借詩辭而反

之故先記此以爲張本

未之節旨

二句緊相承不曰不思而

曰未思正引人以用思之

處不曰不遠而曰何遠亦

非與以易盡之求正恐人

泥其言因遠而廢思也

孔子章旨

此章合鄉黨廟朝而見聖人之時中上節是在鄉黨盡其禮下節是在朝廟致其恭正於言貌不同處見之玩本文於字其在字有

必不爲他歧之惑也未可與適道也或其見既定可與適道矣然見雖定而其守未固未必不爲半途之廢也未可與立也至於卓然有守可與立矣然信之篤者或未審於通變之方守之專者或未達於時中之義猶未可與

權也有志於學者可不由其學而適道而立以至於權哉補之意非終不可與也

○唐棣之華華與花同偏其反而是言物之無情而有情也豈不爾思爾指所思之人言室是遠而室指所處之地言遠

是思而不見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得見意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

謂爾亦不知謂爾亦不知而思哉但以室之遠而不能相及耳信斯言也若將以既思而猶

病於遠將率天下之人以廢思矣病於遠將率天下之人以廢思矣○子曰未之思也未之猶言未嘗思以心之思理言夫何遠之有猶云何有於遠言理隨思而得

注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

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

遠遠夫子借其言而反之曰詩既云思而復以遠爲患也自我言之殆未之思也補

講夫天下之境亦何遠而不可致之有千古以上萬里而外一心之所通焉耳

何遠句只翻弄不遠意而所以不遠亦令人深思而自得之

鄉黨第十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

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隨在流露之妙

孔子節旨

恂恂二句相連說蓋似不能言只形容恂恂如其在節旨

其在節旨

便便二句亦串講便便則疑於不謹故加唯謹爾三字重便便言句

朝與章旨

此章朝君是主朝字提起上節接下之言曲而當下方氏云諸侯節事上之容恭而安

朝與節旨

有上下大夫朝字當一頓註君未視朝大夫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也

朝與節旨

照下君在補入非正解朝字侃侃是明行其直闇闇是婉行其直總一直字君在節旨

君在節旨

蹴踏包一身儀容言與與從蹴踏看出總一敬字註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君召章旨

君召章旨

此章見賓主交際內而國體係輕重外而鄰君觀敬如而威儀之中適也是敬其所尊而不失之驕恭而能安而不至於勞其事上也又

君在節旨

觀天威而畏心生殆蹴踏如而恭敬之不宣也然寅畏之中而有自得者存又與與

君在節旨

如而威儀之中適也是敬其所尊而不失之驕恭而能安而不至於勞其事上也又

君在節旨

如而威儀之中適也是敬其所尊而不失之驕恭而能安而不至於勞其事上也又

君在節旨

如而威儀之中適也是敬其所尊而不失之驕恭而能安而不至於勞其事上也又

君在節旨

如而威儀之中適也是敬其所尊而不失之驕恭而能安而不至於勞其事上也又

○孔子於鄉黨於字作恂恂如也如字是形似不能言者是言語簡默正恂恂信

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又記者謂孔子之處於鄉黨以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恂如其信實也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有似不能言者其在鄉黨之言貌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孔子便便言唯謹爾唯獨謹是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敢放縱言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

謹至其在宗廟朝廷也禮法政事之所寓有尊道焉則便便言必欲其詳明但不同其所言者唯敬謹而不放爾其在宗廟朝廷之言貌又如此合觀之而聖人之時中

補於便便內見之說貌則已該言說言便自有貌拆看不得

○朝指天子在朝要與下大夫言下大夫是位同於已

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夫是位尊於

闇闇如也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

侃侃剛直也闇闇和悅而諍也

君未視朝時與下大夫之並於已者而論政則言可以直遂但見其侃侃如剛直也

與上大夫之尊於已者而論政則言不可以徑情但見其闇闇如和悅而諍也是當直而直而不嫌於亢當和而和

君在君是魯君在

蹴踏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君是魯君在

蹴踏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君是魯君在

蹴踏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君是魯君在

蹴踏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君是魯君在

蹴踏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君是魯君在

蹴踏如也與與如也

擯

兩君相見賓使之意分三段看首節承

有介主有擯介如其命數末節禮畢之後

擯則用其半君召節旨

以示謙也卿此是承命之敬色勃足躡

為上擯大夫皆改其常容也揖所節旨

為承擯士為此是傳命之敬重禮如上

紹擯○傳命夫子是時為次擯

之制賓立庫趨進節旨

門外直闕西此是行禮之敬重翼如上

北面向以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

立西北東面此所謂造次不違

主立庫門外賓退節旨

直闕東南面此是禮畢之敬重紆君敬

擯以次立東上在必復命曰著神

南西面末擯入公章旨

與末介相對此章人與出字是關鍵前

主命上擯請四節由入門而過位升堂

問來故上擯漸近於君而敬有加末節

忽惟節節中禮方不負召

命之初中二節行禮之時

末節禮畢之後

此是承命之敬色勃足躡

皆改其常容也

此是傳命之敬重禮如上

夫子是時為次擯

趨進節旨

此是行禮之敬重翼如上

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

此所謂造次不違

賓退節旨

此是禮畢之敬重紆君敬

上在必復命曰著神

入公章旨

此章人與出字是關鍵前

四節由入門而過位升堂

漸近於君而敬有加末節

如註事上謂君也對君

此則皆為下故曰接下

○君召使擯君指魯君

色勃如也色見於足躡如也

足躡如也躡如乃盤

旋曲折意註出接賓者勃變色

貌躡盤辟貌皆記者謂夫子之為人臣也君嘗召之使為擯以接賓矣夫子將何

敬君命故也謹以承之但見其敬形於色勃如其變色也敬形於足躡如其盤辟

也蓋雖賓主之容未親進退之節未行而其莊敬

之容已雍雍乎其可觀也是承命之始其敬如此

○揖所與立揖是拱手

非作揖也左右手

時為次擯末擯在衣前後

禮服禮如也禮如也

禮如也禮如也禮如也

禮如也禮如也禮如也

禮如也禮如也禮如也

禮如也禮如也禮如也

如註事上謂君也對君

此則皆為下故曰接下

○君召使擯君指魯君

色勃如也色見於足躡如也

足躡如也躡如乃盤

旋曲折意註出接賓者勃變色

貌躡盤辟貌皆記者謂夫子之為人臣也君嘗召之使為擯以接賓矣夫子將何

敬君命故也謹以承之但見其敬形於色勃如其變色也敬形於足躡如其盤辟

也蓋雖賓主之容未親進退之節未行而其莊敬

之容已雍雍乎其可觀也是承命之始其敬如此

○揖所與立揖是拱手

非作揖也左右手

時為次擯末擯在衣前後

禮服禮如也禮如也

禮如也禮如也禮如也

禮如也禮如也禮如也

禮如也禮如也禮如也

禮如也禮如也禮如也

如註事上謂君也對君

此則皆為下故曰接下

○君召使擯君指魯君

色勃如也色見於足躡如也

足躡如也躡如乃盤

旋曲折意註出接賓者勃變色

貌躡盤辟貌皆記者謂夫子之為人臣也君嘗召之使為擯以接賓矣夫子將何

敬君命故也謹以承之但見其敬形於色勃如其變色也敬形於足躡如其盤辟

也蓋雖賓主之容未親進退之節未行而其莊敬

之容已雍雍乎其可觀也是承命之始其敬如此

○揖所與立揖是拱手

非作揖也左右手

時為次擯末擯在衣前後

禮服禮如也禮如也

禮如也禮如也禮如也

禮如也禮如也禮如也

禮如也禮如也禮如也

禮如也禮如也禮如也

不達於賓賓
命上介復命
復以次傳之
賓而達於主
然後主迎賓
入門

入公門三字是通章綱領
門曰公門已先有敬在心
了鞠躬不容相連看
立不節旨

賓退
過位節旨
外朝在庫門之內非有大
人送出門外
故君不常御色足言三平
設兩拜賓更
看言似不足只是不放縱
不顧而去
大言與似不能言有別

中門履闕
攝齊節旨
升堂提起攝齊鞠躬屏氣
作三項看此是治朝在雉
木闕是中門之內進此為燕朝則在
兩屏相闕處
路門之內乃同姓公族所
又有一直木
朝而諸臣不與者治朝燕
以界之常設
朝皆可謂之內朝

而不動朱子
出降節旨
出字提起降沒復位三平
曰古人常闕
看總是敬君之心不以出
左扉所謂中
而忘也沒階翼如行容之
門者右扉之
敬復位蹴踏立容之敬此
中也禮惟兩
位字即在治朝堂下
君相見雙扉

若不容敬
之至也
講記者謂夫子時入公門以觀君則敬謹之至而曲身
講以行鞠躬如也公門雖高大如不足以容其身也
入之時常
人多忽略
行不履闕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根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
闕則
中門者君所出入之處夫子時而立也不敢中於門恐當尊也闕者君門內
不恪
講外之限夫子時而行也不敢履平闕恐不恪也是入門之始其敬有如此

過位
此位是
色勃如也
是敬見
於面
足躐如也
是敬形
於足
其言似不足者
只是不敢
放言意
謹位

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也君雖不在
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謹進此則門屏之間人君
子過之其色則勃如其變動也其足則躐如其不畜也至
於言則訥然似不足者是過位之敬視入門之敬有加矣
攝齊升堂
侯國堂高七
尺階七等君
日御此以
向明聽治
鞠躬如也
自入門來已鞠躬矣此復提撥者
屏氣似不息者
人無不息之
氣肅而
攝樞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攝衣使去地尺恐躡之
息微
謹進此則君
矣夫子升君之堂則兩手攝衣使無傾跌之失也曲身而行不敢直遂鞠躬如也至
於鼻息出入之氣亦屏之使無而似不息者是升堂之敬視過位之敬又有加矣

出
自堂而出不
降一等
降下
還顏色
只略舒展
怡怡如也
正形容
上句意沒階趨翼如也

是張拱端好如
鳥舒翼手容也
復其位
是復朝
班之位
蹴踏如也
蹴踏是餘敬
謹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
終不忘也
註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

上公而宗一
三十一

可書甫注甫言

俱啟賓入西
此章以聘為主享與覲皆
走就位也復位踧階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下堂以出也降階而

入東扉之中
聘中事須重敬說容色愉
愉皆敬中之和蓋非敬無
好而翼如也由是而復朝班之位則恭敬不虛而踧階如也夫自入門而過位而升

門餘則左扉
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
常闔是君出
通聘問之情

入皆由左扉
也臣行既不
執圭章旨
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
及見君成禮而

也臣行既不
執圭二字提起鞠躬以下
皆要跟執圭來以身手色
足四平看此指在往聘之

敢中門立亦
宜然○踐闕
一則自高一
則不淨並為
不敬

位
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
之以下
享禮節旨

亡立之處天
此將君享鄰之禮以情通
之

屏內諸侯當
私覲節旨
其君親來其臣不敢有私

在門內屏外
圭
見以君命聘則有私覲容
色曰有愉愉曰如皆就敬

圭瑞玉也公
執桓圭侯執
信圭伯執躬
圭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禮
此章總是衣服之制首二
節色字作圭以有嫌與不

記曰大夫執
君子章旨
君子章旨

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
及見君成禮而

走就位也復位踧階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下堂以出也降階而

一等漸遠所尊但見舒遲顏色怡怡和悅也及其下盡堂階趨走就位則張拱端
好而翼如也由是而復朝班之位則恭敬不虛而踧階如也夫自入門而過位而升

堂其敬為益至自降階而沒階而復位其補
古者朝會君臣皆立無坐見
敬猶不失夫子之事君盡禮於此見焉矣
臣下之禮故云當二而立

○執圭
圭是諸侯受之天子者執圭
就往聘之國行禮之時言
鞠躬如也
鞠躬是曲
如不勝
是似舉圭不起
意正形容上句

如揖
是似與人
下如授
是似以物
戰色比勃
足踧踧如有循
如有循正形
容其踧踧因

手中有圭不得擲
註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
齊亦防顛仆耳
註
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
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踧踧舉足促
註
記者謂夫子承君之命嘗
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註
執圭以通信矣但見其身
則鞠躬而行而奉持之間如不勝其主器之重其手則行動之間微有上下上不過
如揖下不過如授其色則勃然如臨戰陣之色其足則踧踧然舉足促狹如有循物
而行者焉是方聘
○享禮
是主君獻
鄰國之禮
有容色
有和悅
註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
而一於敬者如此
○私覲
是自己禮物
愉愉如也
是加私
氣滿
及既聘而行享禮也則用圭璧庭
○私覲
是見鄰君
愉愉如也
和意註
容
實以達君之情而有容色之和焉
○私覲
是見鄰君
愉愉如也
和意註

圭而所以
申信也

私觀
人臣無境外
之交若以君
命行既修君

好因敘己情
亦使臣之道
也

紺緞
紺含也青而
含赤色也考

工記三入為
纁五入為緞
七入為緇緞

在纁緇之間
紅紫
青黃赤白黑

正色綠紅碧
紫纁間色
羔麕羣而不

羔性羣而不
又跪乳象
禮鹿之為物

順天時贊化育之一端

此相對當暑四節時字作
主以夏葛與冬裘相對去

喪二節以備所當備省所
當省相對羔裘二節以弔

致其哀朝致其敬相對
君子節旨

補朱子曰命圭通信仍遺圭君圭璧即琮璜之類庭實謂皮幣與馬之類
皆陳於庭故曰庭實蒙引私觀亦有及其大夫者但此專指獻其君言

○君子不以紺緞飾
君子二字貫通章紺為齊服取鈞深索
隱之義緞飾練服取節哀順變之義
○揚赤色齊服也緞絳

色三年之喪以飾
練服也飾領緣也
記者謂君子不以深青揚赤色之紺與絳色之
練服也飾領緣也
緞以飾其衣為其色不常近於齊練之服也
○紅紫不以為

褻服
紅是以火克金而成
紫是以水克火而成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
○若夫紅

不以為私居之服為其色之
不正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
○當暑
暑是盛夏
炎熱之時
紵絺綌
暑服尚疏故
必表而出之

顯著之義出之是
紵單也葛之精者曰紵
纁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
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講

時乎當暑單葛所宜服也則或精而紵或麤而紵者然
必先著裏衣表紵絺而出之於外欲其體之不見也
○緇衣羔裘
朝觀用之取北

素衣麕裘
聘享用之取潔
素之義尚白
黃衣狐裘
大蜡後臘祭息民用之
緇黑也羔裘用黑羊

黃衣以禘裘
冬月則裘所宜服也用緇衣以禘朝觀之羔裘用素衣以禘
欲其相稱
○講
聘享之麕裘用黃衣以禘臘祭之狐裘以其色之相稱也
○褻裘

長短右袂
袂是
長欲其溫短右
至於私居褻服之裘其制則長欲
其溫也右袂必短所以便作事也
○狐貉之厚

以居
狐貉即
私居取其適體
然所謂褻裘以何者為之惟狐貉毛深
為褻裘者
○去喪

無所不佩
去喪是服已滿之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講
服必有佩居喪固不用佩矣
時佩是帶在身者
○講
去喪則玉與應用之物無所

善接其類而
去喪節旨
此佩服之制佩玉以象德
佩器以備用重必佩上
非帷節旨
此常服之制重別於朝祭

麇尤出於天
此佩服之制佩玉以象德
佩器以備用重必佩上
非帷節旨
此常服之制重別於朝祭

不忘本也故
此常服之制重別於朝祭
殺縫焉蓋不惟省
費且別於公也
○羔裘玄冠
皆是以
不以弔
註喪主素吉主玄弔
註弔所以喪死者

先王取以為
此常服之制重別於朝祭
殺縫焉蓋不惟省
費且別於公也
○羔裘玄冠
皆是以
不以弔
註喪主素吉主玄弔
註弔所以喪死者

單衣開露其
羔裘節旨
此弔服之制重哀死上
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
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而觀之夫子之制服也邪正有等寒暑有節
吉凶有經朝祭有辨無一不適其宜者矣
補首提君子是記者以教法書之蓋聖
人以身為教自身做底便是眾人合

美曰襦外
此弔服之制重哀死上
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
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而觀之夫子之制服也邪正有等寒暑有節
吉凶有經朝祭有辨無一不適其宜者矣
補首提君子是記者以教法書之蓋聖
人以身為教自身做底便是眾人合

加全衣掩蔽
此謹朝服之制重致仕上
必字亦須發揮
齊必章旨
此章當重四必字見謹齊
之意上二節致潔以盡敬
字見聖心化裁之妙

其裘曰襲
此謹朝服之制重致仕上
必字亦須發揮
齊必章旨
此章當重四必字見謹齊
之意上二節致潔以盡敬
字見聖心化裁之妙

黃衣大蜡時
必字亦須發揮
齊必章旨
此章當重四必字見謹齊
之意上二節致潔以盡敬
字見聖心化裁之妙

臘先祖五祀
必字亦須發揮
齊必章旨
此章當重四必字見謹齊
之意上二節致潔以盡敬
字見聖心化裁之妙

之服也
必字亦須發揮
齊必章旨
此章當重四必字見謹齊
之意上二節致潔以盡敬
字見聖心化裁之妙

狐性好疑
下一節變常以盡敬
齊必節旨
齊字提起看祭服必致美
者所以恭敬於鬼神也齊
服必用布者所以誠實其
心志也文與質各有攸當

藏獸故狐貉
齊字提起看祭服必致美
者所以恭敬於鬼神也齊
服必用布者所以誠實其
心志也文與質各有攸當

之厚以居
齊字提起看祭服必致美
者所以恭敬於鬼神也齊
服必用布者所以誠實其
心志也文與質各有攸當

佩
服必用布者所以誠實其
心志也文與質各有攸當

古者有德佩
服必用布者所以誠實其
心志也文與質各有攸當

有事佩德佩
服必用布者所以誠實其
心志也文與質各有攸當

則左右皆玉
必用節旨
履衣不失之狎有半不失
而致潔以盡

玉聲鏘鳴事
必用節旨
履衣不失之狎有半不失
而致潔以盡

佩則左紛說
必用節旨
履衣不失之狎有半不失
而致潔以盡

佩則左紛說
必用節旨
履衣不失之狎有半不失
而致潔以盡

百决得之類
變食以潔口遷坐以澄心
帷裳
是食亦敬坐亦敬也
楊氏曰齊所以交神
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謹以至齊之所食必變其飲食之常味齊之所居必易其安坐
之常處其變常以盡敬也如此夫子謹齊之事此可以得其

朝祭法服取
其方正故裳
此章見聖人隨物制宜自
用正幅如帷
然合節處在不多食斷上
上下齊潤猶
是飲食之節下是因飲食
今之裙然裳
而類記之
食不節言
必求其細亦
不厭細焉

積是衣摺
而類記之
食不節言
必求其細亦
不厭細焉

禮曰知生者
本無求精細之心但遇之
弔知死者傷
而不厭耳
食體節言

弔生而不知
此是善其養生兩句平看
本無求精細之心但遇之
弔知死者傷
而不厭耳
食體節言

死弔而不傷
此是戒其傷生五不食平
知死而不知
看口腹無飢渴之害也色
生傷而不弔
惡臭惡不單指上魚肉
割不節言

三代以來襲
此雖不傷生亦不苟食兩
有明衣按緇
不食平看其字指所食物
為齊服即其言
色也

食膾
肉雖節言
糲米一斛舂
此雖當食當飲者亦有酌
九斗為鬻舂
量兩段亦平看重不使勝
八斗為精
食氣與不及亂上

不食不厭精
是以飯之精者為膾不厭細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不食不厭精
是以飯之精者為膾不厭細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不食不厭精
是以飯之精者為膾不厭細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不食不厭精
是以飯之精者為膾不厭細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不食不厭精
是以飯之精者為膾不厭細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善未嘗厭而去之

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

沽酒節旨 此衛生之嚴承上酒肉來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並言之耳

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講不食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挾洽而已可也講者無論已至於有所食者亦豈因之而無節乎食以穀為主故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俾穀氣無滯也酒以合歡則不為限量但不至於醉亂恐昏性而喪德也 沽酒

內則曰濡雞醃醬實麥濡魚卵醬實麥濡鼈醃醬實

不撤節旨 此養生之周薑味辛得天地之正性溫得天地之和不多節旨

市脯不食註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講若酒出於沽脯出於市未必精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講皆不食焉其衛生不亦嚴乎 不撤

麥魚膾芥醬麩腥醃醬

把上面零星都收拾過了

而止無講 凡所當食適可而止不多貪心也講食也其食不亦有節乎 祭於公 是助祭於君之大廟不宿肉 肉是魯君所賜昨

註濡烹煮也實麥者實麥

祭於節旨 此以下就飲食而推其錫類報本向晦通幽無非見聖人之敬也出三日二句

祭肉 是祭於家之肉不出三日 亦是速分賜於親朋 出三日不食之矣 此明其不出助祭於公所

也醬魚子為醬也

是記者推夫子之意 食不節旨

又不足以飲食之微而或苟也其助祭於公昨肉即時頒賜不待經宿者蓋重神惠而尊君賜也家之祭肉雖未能當日分賜然亦不出三日蓋出三日則肉敗而人不食

內則云楂黎薑桂又云屑

食不語此條正意寢只帶言之言亦是與入言

之是褻鬼神之餘矣其 食不語 食是含哺時語 寢不言 寢是夜寐言是 答述曰

桂與薑以灑

雖疏節旨 此是每食必祭每祭必敬

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講且其存心又

諸上是薑為庶羞之所必用者

二必字重看雖字見易忽者而不忽也曰必祭則無不祭之食曰必齊則無不敬之祭註誠字要玩古者

之慎焉當食而食語非其時故不語也當寢而寢 雖疏食菜羹 疏食是麤米飯菜羹是菲薄之羹

祭肉謂之胾

不祭之食曰必齊則無不敬之祭註誠字要玩古者

瓜祭 瓜依註 必齊如也 註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

祭肉謂之胾

不祭之食曰必齊則無不敬之祭註誠字要玩古者

瓜祭 瓜依註 必齊如也 註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

祭肉謂之胾

不祭之食曰必齊則無不敬之祭註誠字要玩古者

瓜祭 瓜依註 必齊如也 註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

祭肉謂之胾

不祭之食曰必齊則無不敬之祭註誠字要玩古者

瓜祭 瓜依註 必齊如也 註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

穀梁云肫致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福肉也

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且其報本亦可驗其飲食之敬焉。每食之時，雖疏食菜羹之薄，亦必祭先代始也。講為飲食之人，其祭亦必齊如以致誠敬也。報本之誠，又如此夫。一飲食之間，莫不中節。若此何者，而非道之當然哉。

羹 內則言五羹 此記夫子所居必正蓋心相合要見細行必於意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講記者謂坐必以席古之制也。夫子心於坐焉，夫以一席之微，亦不苟處，況其大者乎。

也史記堯有節重高年下節尊古禮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講記者謂坐必以席古之制也。夫子心於坐焉，夫以一席之微，亦不苟處，況其大者乎。

天下乘糲之羹 此章是聖人敦禮教事上

○鄉人飲酒 鄉人是鄉里之人，兼父兄宗族。杖者出，杖者是執杖以扶行之。斯出矣。

曲禮食居人之節 此重敬老之禮，斯字重看

斯字作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講記者謂孔子居鄉時與鄉人飲酒，少長咸集，即字看。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講其中有老者焉。夫子於此必俟杖於鄉之老

席 席依戶牖而 此重尊王之禮，朝服立階

不敢後，所以尊老也。○鄉人難，難是古者。逐疫之禮，朝服而立於階。朝服是尊其奉君命

設與宮室相階 此重尊王之禮，朝服立階

不敢後，所以尊老也。○鄉人難，難是古者。逐疫之禮，朝服而立於階。朝服是尊其奉君命

向曲禮曰南階 此重尊王之禮，朝服立階

不敢後，所以尊老也。○鄉人難，難是古者。逐疫之禮，朝服而立於階。朝服是尊其奉君命

向北向以酉道 此重尊王之禮，朝服立階

不敢後，所以尊老也。○鄉人難，難是古者。逐疫之禮，朝服而立於階。朝服是尊其奉君命

方為上東向常服 此重尊王之禮，朝服立階

不敢後，所以尊老也。○鄉人難，難是古者。逐疫之禮，朝服而立於階。朝服是尊其奉君命

西向以南方 此章以交道為主，上節誠

也。此一節記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階，階東階也。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孔子居鄉之事，講階以臨之，蓋無所不用其誠敬也。夫子居鄉之事如此，可以見聖人教讓教附考。古者一歲三儺，季春命國儺以畢春氣，仲秋天子儺以達秋敬之道矣。附考氣季冬命有司合鄉人大儺，逐疫以送寒氣，此乃季冬之事。

於遣使下節誠於受饋 問人節旨

○問人於他邦 問人是問其所交。再拜而送之，使者行則從其後，再拜。送之是拜其所問之人。如親見之

席而坐 此不以人遠而廢敬於拜 送之是拜其所問之人 如親見之

王制曰五十神先通意

杖於家六十 康子節旨

杖於鄉七十 此不以不飲而虛賜於直

杖於國八十 告上見其誠古者賜車則

杖於朝 乘以拜賜衣則服以拜賜

饋 食則嘗以拜

周禮夏官方 廐焚全旨

相氏掌蒙熊 此記夫子仁民先於愛物

皮黃金四目 退朝只倉卒間便有貴賤

玄衣朱裳執 低昂蓋人馬輕重人人知

戈揚盾帥百 之所異者廐焚而不問馬

隸而時難以 耳畢竟亦問到馬註未暇

索室毆疫 字妙

神農始嘗百 此章總是事君盡禮首節

草察寒溫平 受賜之禮次節侍食之禮

執之性辨君 三節承視疾之禮四節急

臣佐使之義 君召之禮

作方書以瘡 君賜節旨

民疾○黃帝 三段平看重三必字凡賜

咨於岐伯而 盡出君恩皆當深臣子無

作內經究脈 窮之感必嘗必薦必畜俱

息處方餌 是禮以義起者要見聖人

廐 時中之妙

敬也謹記者謂夫子嘗遣使問所交之人於他邦當使者之行必再拜而送之○康子

饋藥饋藥遣使送 拜而受之 是對使而拜以 曰且未達 是未識其 不敢嘗 恐不利 註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

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

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 謹季康子嘗使人饋藥則拜而受之以盡其受賜之

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禮直告之曰是藥也且未達其宜於疾者何如不

敢遽嘗也蓋謹疾之意且示之 以情也其誠意見於受饋如此

○廐焚 廐乃家之私廐 焚是適然之災 子退朝 退自 曰傷人乎 是孔 不問馬 此門人 註 非不愛馬然

多故未暇問蓋貴 記者謂夫子在朝適家有畜馬之廐為火所焚及夫子退朝方

人賤畜理當如此 謹知而問曰廐之焚也得無因此而傷人乎初不暇問馬焉蓋仁

民愛物雖聖人之本心而 貴人賤畜亦理所宜然也

君賜食 君賜是魯君 必正席先嘗之 是不敢虛君之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重藥君

君賜生必畜之 畜是養之家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

畜之者仁君之惠 記者謂夫子之仕魯也君嘗賜之以食必正席而先嘗之如對

無故不敢殺也 君也其餘則頒賜矣其敬君之賜如此君若賜之以生肉之腥

必烹熟而薦之祖考其樂君之賜如此君若賜之未殺之 ○侍食於君 侍是孔子侍

廡養馬之閑 侍食節旨

也雜記云廡重先飯上君以客禮處我

焚孔子拜鄉 我不以客禮自處見其辭

人為火來者 尊居卑敬之至也

侍食 疾君節旨

禮玉藻云若重朝服句見其不以疾而

賜之食而君廢禮也

客之則命之 命召節旨

祭然後祭先 重不俟駕上見其不以勞

飯辭嘗羞 而廢禮也

東首 朋友章旨

君子寢恆東 此章以義為主上節是義

首但病中容 所當殯不可辭下節是義

有隨意所適 所當受不必拜

者君視則必 朋友節旨

正東首之體 重無所歸上此節獨記曰

命召 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

禮玉藻云凡 處而夫子有是言

君召以三節 車馬節旨

二節以走一 只重車馬不拜祭肉帶說

節以趨在官 寢不章旨

不俟履在外 此記聖容變而不失其常

不俟車 首節是敬以處已中三節

君賜 祭是以所食置之豆間之 先飯 臣為君嘗食之禮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

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 謹 至於有時而侍食於君也君置所食物於豆間

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謹 以祭則已不祭而先飯馬蓋以膳夫之嘗食者

自處 疾是孔 君視之 魯君來 東首 以病者之 加朝服 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

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 謹 夫時或有疾而君視之也則遷於南牖而必東其首

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謹 以受生氣且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之紳於上不取以

疾而廢尊 君命召 君命魯君之命召是以司寇之 不俟駕而行 馬之代勞行是步

趨重急 謹 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謹 時夫子當仕而君命召之也則急趨君命

君命上 謹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謹 不俟駕車而行不敢以勞而廢急君之禮

也夫子事君盡禮如此洵 可以立萬世人臣之極矣

朋友死無所歸 無所歸是無骨 曰 是夫 於我殯 於作自字看殯是出 朋友以義

歸不得 謹 記者謂夫子於朋友之死或無親屬可依歸者則曰 朋友之饋雖車馬

不殯 謹 於我殯凡送終之禮皆以為已任焉所以全義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

周禮秋官司事天皆要見容變意民掌登萬民

○寢不尸 不尸是居不容 舒色愉也 註尸謂偃臥似死人也 居居家容儀范氏曰

之數自生齒 不尸不容若未嘗變者然 以上皆書於 與常人不同即變也 馮氏

身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 居不容非情 註記者謂夫子當寢息之時雖舒也 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 申申夭天是也 而其四體亦不肆焉而似尸也

版歲登下其 云寢尸則過於肆居容則 死生及三年 過於拘皆非養心之道

當居家之際雖不弛其威儀亦不拘焉而作 其容儀也 其容貌之變見於寢處者如此 ○見齊衰者 見是夫子見齊衰 雖狎狎

大比以萬民 見齊節旨

言 必變 變是改 見冕者 冕是冠冕 與警者 警是無目不 雖褻 褻以 必以貌 貌是尊

司寇獻其數 重前章必作必趨謂不相 於王王拜受 識者也此必變必以貌謂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 註不特此也其見人之有喪而服齊衰者雖素所親狎亦必 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變其容哀有喪也見服冠冕之貴者與警而無目者雖當

之登於天府 素所親比者也

燕居之褻亦必以隆其禮 貌尊有爵矜不成人也 ○凶服者式之 凶服即上 式負版者 版即今 註式車前橫

雷 凶服節旨

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 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註此也

雷者太陽之 上句哀人之死宛然下車 激氣也月令 而泣之意下句敬人之生

在車而見服齊衰之凶服者則俯而憑式以敬之亦以哀有喪也有負邦 國之版籍者必式之所以重民數也是則容貌之變見於接人者如此 ○有盛饌

曰仲春之月 儼然登拜而受之意

有盛饌 設夫

日夜分雷乃 有盛節旨

必變色而作 是改容而起敬 註主人之禮 不特此也至若主人有盛饌之設夫

發聲仲秋之 重敬主人禮上盛饌主敬

若不敢當也 註非以其饌也 講子必變乎顏色而作非以其饌也所

月日夜分雷 客也變色客敬主也

以敬主人 ○迅雷 是聲 風烈 必變 是變其常度以起敬 註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

始收聲淮南 迅雷節旨

之禮而已 ○迅雷 是疾 風烈 必變 是變其常度以起敬 註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

子曰陰陽相 重敬天怒上聖人與天合

冠而坐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註怒也夫子必變其常度而不敢逸豫非慢其

薄感而為雷 德天變則聖人亦變恐懼

威也乃以敬上天之怒也夫子容貌之變如此此皆

激而為霆 修省猶屬餘意耳

理之當變者也則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者乎

風 升車章旨

莊子曰大塊 上節有敬容下節無肆容

莊子曰大塊 上節有敬容下節無肆容

理之當變者也則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者乎

噫氣其名曰

風作則萬數

怒號風經云

調協祥和天

之喜氣也折

傷奔厲天之

怒氣也○飛

兼風伯也箕

星風師也

綏登車索也

曲禮云獻車

馬者執策綏

禽經云雉介

鳥也耿介而

一志者也

升車節旨

此升車之始事執綏人所

同重正立上此立在車下

時也

車中節旨

車中字提起以身容口容

手容三平看皆重失容上

感人意輕

色斯章旨

此章示人以知幾之學當

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即得

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

舉意記此於鄉黨之末蓋

以孔子聖之時所會心者

無非時也

色斯節旨

即鳥以警人鳥有相時之

智斯字而後字當玩二句

蓋為夫子歎雌雉記也

山梁節旨

山梁見為翕靜之所雌雉

便有隱伏之意時故註訓

飲啄看來當放寬說首末

○升車是登車必正立執綏是達次不離正意註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

不在升車則註正立以執乎綏而無偏倚焉○車中不內顧直也不疾言口容不親

指手容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註及夫子在車中非無顧也而不

遠而疾言非無指也而不妄動而親指三者非惟不失容而且不補陳氏曰大夫得

至於感人矣升車之間而其動容中禮如此非盛德之至能之乎補乘車觀瞻所係

故夫子謹之○色斯舉矣色即幾之動處翔而後集翔正擇之審處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

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註翔審視而後下集焉夫鳥且如此况人可無見幾

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註翔審視而後下集焉夫鳥且如此况人可無見幾

之智審處之明乎○曰山梁雌雉山梁是山澗橋時哉時哉二哉字有子路共之其之是欲

三嗅而作嗅作雉鳴看作是飛起而去註邢氏曰梁橋也時故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

經嗅作夏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註

說則其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註

也子路不達以為時物乃欲共而執之其色疑於不善雉遂三嗅其聲而飛作所謂

要補人當知幾意

色斯舉者可驗矣信乎鳥之見幾也補前後通以鳥之飛集得時說而示人知幾意

然則人於去就之義其可以不審乎補第補在言外亦可想見夫子仕止久速各當